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體育學系 博士學位論文

運動家之眼—
身體與羽球世界深刻互動的痕跡



研 究 生：鍾芝憶

指導教授：劉一民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中華民國臺北市

運動家之眼

—身體與羽球世界深刻互動的痕跡

2015 年 6 月

研 究 生：鍾芝憶

指導教授：劉一民

摘 要

本篇論文主要是在探究「人所看到」的運動世界，而不是「沒有人稱」的運動世界，人意識介入下的「凝視現象」是本探究的主要對象。本文採取現象學描繪的方法，對運動員的凝視意識，進行不斷描繪，呈現運動員意識經驗下的羽球運動世界，建立了三種意識經驗下的運動員凝視現象文本：一般球員的、頂尖球員的和教練球員的凝視現象文本。本文以描繪運動員凝視的「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意識作用內容，做為主要的研究結果。這樣凝視現象內容的刻劃和現象學操作，具體回應及說明運動主體經驗的「意識領域」、「現象學基礎」，以及「意識作用內容」三個研究問題。

關鍵字：凝視現象、現象學、羽球身體經驗、運動哲學



Gazing at the Phenomena of Badminton Embodiment through the Athletes' Eyes

June, 2015

Author : Chung, Chih-Yi

Advisor : Liu, I-Min

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explores the “personal witnessing” instead of “non-personal witnessing” badminton embodiment. The principal subject of this exploration is the “gazing phenomena”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athletes’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approach of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to continuously describe the athletes’ consciousness of gazing to present the badminton embodiment under the athletes’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 concrete result of this exploration is to establish three texts of “gazing phenomena” under the athletes’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general players, top players and coach players. The chief consequence is through depicting the content of conscious function of “visual phenomena”, “sensible phenomena” and “interpreting phenomena” under the athletes’ gazing.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gazing phenomena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phenomenology thus respond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thletes’ experience in “the domain of consciousness”, “the basis of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tent of conscious function.”

**Keywords : gazing phenomena, phenomenology, badminton embodiment,
philosophy of sport**



謝 誌

我很感謝學術研究帶給我的一切。

論文口試的那一段經驗，在口試現場的我，覺得作為研究生是十分幸運的事。看著口試委員，齊聚一堂，聽著哲學系蔡錚雲教授和黃冠閔教授，體育系許義雄教授、胡天玫教授和劉一民教授，這些來自現象學、哲學、運動教育、運動實踐的專家，真摯地討論著我「不成熟的論文」，針對我的論文給予建議時，我心中滿是深深的謝意，覺得何其有幸，論文能獲得這麼多教授們的實質建議！

寫作論文的那一段經驗，我也感受到作為研究生的幸運。在學術生涯的路上，永遠都有指導教授可以做為最終的依靠，有問題的時候有老師可以問，老師永遠有解答；沉潛在自己的節奏裡再久，老師也總是說能夠理解；以為突破不了的研究困境，老師永遠都笑笑地說「免驚」。我是真得很幸運，我始終知道，師大分部的體 001 永遠有一盞明燈，是劉老師點亮的，讓我在這十年來的學術生涯，面對一切可以不驚不怖。

還有諸位學門夥伴有形無形的陪伴，也是我在學術研究的意外收穫，是運動哲學學門讓不同位置的我們遇在一起，謝謝這幾年來一起相互扶持的碧琴學、育萍學、鈺芳學、阿秋、承佑、筱霏、林涓、瑪莉和佳琦，你們所提供的關心、語言性資料和幫忙，讓我回憶這一切時帶著微笑。

還有我的家人們，這些年來我過得很開心，都是因為有你們的理解和認同…

鍾芝憶 謹誌

2015.07.26

目 次

口試委員與系主任簽字之論文通過簽名表.....	i
論文授權書.....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i
謝誌.....	ix
目次.....	xi
圖次.....	xiii

第壹章 緒論.....1

第一節 探究背景說明.....	1
第二節 問題敘述.....	7
第三節 現象學方法.....	15
第四節 本文的書寫策略.....	29

第貳章 凝視現象的本質內容.....31

第一節 運動視覺現象的本質.....	33
第二節 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	41
第三節 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	47
第四節 運動反思的方法.....	57
第五節 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探究.....	61

第參章 一般球員的凝視現象.....	65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場景.....	67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預示-預視」.....	73
第三節 運動語言促生場景.....	77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85
 第肆章 頂尖球員的凝視現象.....	 89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臨場基本球.....	91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作球」.....	97
第三節 運動語言指出的「緊張/舒張存在」.....	101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105
 第伍章 教練球員的凝視現象.....	 107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肉質球場.....	109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守中反攻」.....	121
第三節 運動語言在追問中的聲響.....	123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131
 第陸章 結論—運動風格的凝視.....	 133
參考文獻.....	139
附錄一.....	143
附錄二.....	149
附錄三.....	161
附錄四.....	179

圖 次

圖一	運動視覺現象的本質架構.....	39
圖二	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架構.....	45
圖三	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架構.....	55
圖四	運動反思方法的架構.....	60
圖五	運動凝視現象的本質架構圖.....	63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探究背景說明

本篇論文研究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在運動學術領域可能激起的漣漪，我們在西洋哲學的發展史上、或在應用領域的發展史上，可以找到有跡可尋之處。如同，近年來運動學術領域所興起的質、量爭議，回溯到哲學的發展史上，哲學家早已經對「知識」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對「沒有預設的知識」進行探究，取代了對主觀、客觀知識的爭議。當現今運動學術領域還在為運動經驗和運動科學知識的合法性爭論時，哲學早已經建立可以澄清「主體意識」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而現象學早已經在不斷的自我反省中，從主體意識深入到身體意識、從哲學領域進入到應用領域。研究「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這樣的研究走向，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脈絡中是有跡可尋的。

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在他學術生涯的早期階段是一位數學家，他以《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¹一書探究數學領域的源頭。在 19 世紀初期，西洋哲學領域上爆發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懷疑浪潮：胡塞爾以「嚴格科學」的標準來檢驗實證主義，他認為實證主義將個人意識抽離，而僅留下「客觀」的對象，這樣的「客觀科學」是預設了沒有意識介入的研究立場，因而個人“意見”、“觀點”和“立場”，在實證主義所發展出的「知識」中，在研究立場預設的排斥下，「意識」不被說明，「主體經驗」陷入了模糊不清之中。胡塞爾認為在嚴格科學的判準下，知識只要還有不清晰之處，就是不夠完善的理性，在「嚴格科學」的標準下，科學還需要建立「意識科學」以完善對理性知識的追求，也就是說，「客觀科學」對「沒有意識介入」的預設，這預設必須被澄清開來。如此一來，西洋哲學的發展，在「嚴格科學」

¹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邏輯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Erster Band)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倪梁康譯）（臺北：時報出版，1994）。

知識的追求下，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的爭議被消弭，而是以「沒有預設的知識」作為理性知識最終的依歸。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懷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美妙理論的客觀真實性或客觀論證了的或然性。在這裡—從總體上說—沒有為私人的“意見”、“觀點”、“立場”留下棲身的場所。但只要這些私人的東西還個別地存在著，那麼科學就不是、並且一般也不被看作是已經形成的科學，而是、並且一般也被看作是正在形成著的科學。²

胡塞爾在學術生涯的中期，以《純粹現象學通論》³一書，對「主體意識」進行探究，最終，他建立起現象學理論，作為「意識科學」的內容。現象學的追隨者，隨著胡塞爾對理性知識的追求，離開了質、量的是非爭議，「意識科學」在現象學家自我的反省中，不斷澄清對理性知識的說明：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將理性知識的追求不斷往源頭裡推，將「意識科學」推到了人存有的說明上；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將主體從「意識」主體深化為「身體」主體。近一百年來西洋哲學的發展，對於「知識」的說明，早已經不存在對「主體意識」知識合法性的懷疑，「主體意識」的科學，在現象學哲學的發展完善下，早已經走得很遠了。

哲學對「主體意識」進行澄清，現象學家在哲學領域中自我反省，已經建立起對「主體意識」的豐富論證。另一方面，現象學對知識的說明，也被帶進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作為應用領域探究「主體經驗」之所以可能的理論基礎。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主體經驗」不再是空泛的哲學對象，而是具體的、貼著意識、貼著身體、貼著存在的「主體經驗」：美國女性主義政治學家楊（Iris Marion Young）的主體經驗對象是，男孩/女孩丟

²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³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純粹現象學通論（*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球時的身體空間⁴、是瑞奇（Rich）懷孕初期主體分裂的感受⁵；國內心理學家余德慧的主體經驗對象是，詩歌的說、是小說的說，是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詩⁶、是川端康成⁷的文字；國內哲學家龔卓軍的主體經驗對象是，侯約翰（Hull）眼前的陰影⁸、是馬塞爾的口感⁹；國內運動哲學家劉一民的主體經驗對象則是，網球選手的運動風格¹⁰、是職業網球選手技術重建期的劇烈碰撞¹¹。「主體經驗」作為社會科學領域中，對「主體意識」探究的對象，這樣的主體經驗對象，已經從哲學領域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中，從意識經驗進入到身體經驗、從透明的身體經驗到流變不拘的身體經驗。社會科學領域下的「主體經驗」，在現象學的推波助瀾之下，「主體經驗」做為「意識科學」探究的對象，也早已經走得很遠了。

艾莉絲·馬利雍·楊的「主體經驗」對象：

這五歲的女孩，沒有運用任何側邊空間。她沒有橫向伸展手臂；她沒有扭動身軀；她雙腿併攏，動都不動。她所有的丟球準備動作，只是舉起右臂、水平前伸，再彎曲前臂、向下收回……。球丟得毫無力量、速度，也無法對準目標……。同年齡的男孩，在準備丟球時，會橫向並往後伸展他的右臂；前臂朝上；扭動、旋轉並彎曲身軀；將右腳往後移動。用這樣的姿勢，他可以盡可能地使出運動中樞的全力……。這顆球以可觀的加速度被投擲向前；它直直射向目標，拉出一條長而平滑的曲線。¹²

⁴艾莉絲·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像女孩那樣丟球：陰性身體舉止、活動力與空間性的現象學〉（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市：商周出版，2006）：43-74。

⁵艾莉絲·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懷孕的肉身化：主體性與異化〉75-103。

⁶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心靈工坊，2001），66-67。

⁷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95-96。

⁸龔卓軍著，〈生病詮釋現象學〉，《生死學研究》，創刊號（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2003）：57-75。

⁹龔卓軍著，〈身體感與時間性〉，《身體部屬—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2006），76-77。

¹⁰劉一民著，〈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的周旋〉，《運動文化研究》，18（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協會，2011），7-39。

¹¹劉一民著，〈運動技術重建經驗的發生現象學探討〉，《運動文化研究》，21（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協會，2012），7-36。

¹²艾莉絲·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像女孩那樣丟球：陰性身體舉止、活動力與空間性的現象學〉（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44。

余德慧的「主體經驗」對象：

我把遙遠的奇蹟或夢想
帶到我疆域的邊緣
期待著遠古女神降臨
在她的深淵深處發現名稱—
我於是能把它掌握，嚴密而結實
穿越整個邊界，萬物欣榮生輝……
一度幸運的漫遊，我到達她的領地
帶著一顆寶石，她豐富而細膩
她久久地惦量，然後向我昭示：
「如此，在深淵裡一無所有」
那寶石因此逸離我的雙手
我的疆域再也沒有把寶藏贏獲……
我於是哀傷的學會了棄絕：
詞語破碎之處，無物存有。¹³

龔卓軍的「主體經驗」對象：

眼中會出現一塊圓盤形的黑色區域，快速眨眼時，圓型區域的四周會有光線閃爍。之後我花了好幾年得時間，觀察這些黑影的進展，仔細在牆上測量它們的大小，以確認它們發展的速度，並嘗試向疑問頗多的眼科醫師解釋它們的正確的外型和位置，後來我得知當那圓盤形的陰影來到我視線的中心點時，我便再也無法閱讀了。……十七歲時，那圓盤型的陰影出現在左眼；當時我們住在墨爾本，於是我被帶到一間一流的醫院去。在那

¹³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66-67。

裡醫生沒有做任何的診斷，那個盤型的陰影已經蒙蔽了我左眼的視線。有一段時間，那感覺就像是透過一層綠色的凝膠在看世界，然後我的眼睛出血，光線逐漸消逝。¹⁴

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脈絡下，研究「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非但不是科學研究的倒退，反而是跟上學術領域整體的發展走向，只是相較於現今西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國內運動學術領域對「主體經驗」的現象學認識和探究，對「理性知識」的認識還不夠完善、探究還不夠豐富。

運動學術領域對「運動經驗的主體經驗」的認識和探究，有著兩種不同的走向。如同西洋哲學對社會科學領域發展的剖析：有一類的運動人文學者是將實證主義、將處理物理世界的「客觀科學」，套用到對人類現象的探究上。這一類對探究「主體經驗」的走向，是將人類的意識物理化，探究以「驗證假設」的「客觀科學」邏輯，仿照「客觀科學」的信、效度判準，將「主體經驗」轉換成精確的數字或文字，進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建立出如同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客觀知識」。面對質、量的爭議，這些運動人文學者，將對人類現象的探究邏輯，倒向採取自然科學的研究邏輯後，找到了平息爭議的休戰點：將「主體經驗」物理化，以便建立「客觀」的主體知識。另一類的運動人文學者，則是將現象學、將處理人類意識的「意識科學」，帶進運動現象的探究裡，如同現象學發展的起點，這一類研究的走向認為，理性知識不能存在不清晰的預設，完善的運動知識必然包含「客觀科學」下的客體知識和「意識科學」下的主體知識。這些運動人文學者認為，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應該要在「意識科學」的處理下，來進行澄清說明，而不能將意識現象等同於物理現象、不能將「客觀知識」視為是「理性知識」的全部，他們在哲學的發展史上，找到了質、量爭議的出口：主體經驗是「意識科學」的內容，解謎意識的構成，澄清出具有「公共性」的主體知識，在「嚴格科學」的判準下，完善對「理性知識」的追求。

¹⁴龔卓軍著，〈生病詮釋現象學〉，《生死學研究》，創刊號：59。

本篇論文探究「運動經驗的主體經驗」，對於「研究問題的背景說明」是放在西洋哲學的發展下、放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脈絡中，這「意識科學」的研究走向和「主體經驗」的研究對象，在這時代的思潮下是有跡可尋的必然發展。另一方面，從國內運動學術領域的發展，驗證西洋哲學思潮所剖析的「知識」發展，運動人文科學對「主體經驗」的探究，在實證主義和現象學思潮的各自影響下，正走過質、量爭議的衝突期，朝向對「公共性」的、「客觀性」的運動人文現象，各自豐富。運動人文科學的發展，符應了西洋哲學對應用領域「知識」發展的剖析，在符應哲學發展的背後，哲學後續的發展也為社會科學領域、為國內運動學術的未來發展，提供了西洋哲學已經澄清出來的足跡：探究「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是對「理性知識」源頭的澄清，能完善對理性知識的追求；而現象學所建立的「意識科學」說明體系，則是運動學術領域探究「主體經驗」不可或缺的思考借鏡。



第二節 問題敘述

一、問題背景說明

現象學和實證主義所欲面對的對象，是分屬在「意識世界」和「物理世界」領域裡的不同對象。在「意識世界」領域裡的事物，事物永遠是「意識下的事物」，「現象（phenomena）」是事物在某種的意識下的表象（appearances）。這樣的「現象」，是「直接意識」到的事物，也是「空虛意識」下的事物，是我面對面直接經驗到的事物，也是我未曾直接經驗但信以為真的事物，「現象」是某種意識下的事物表象。譬如說，眼前的桌子和回憶裡的桌子，都是在我「意識世界」中的事物，透過「直接意識」到而存在的事物和經由「空虛意識」而存在的事物，都是「意識世界」裡我們信以為真的事物。現象學所關注的問題，即是「意識世界」裡「意識下的事物」，而這些「現象」不等同於「物理世界」裡的事物，經由如此的分辨，意識科學的範圍才能從自然科學的範圍區別開來。本論文所欲探究的問題：運動經驗中的主體經驗——「運動員的凝視現象」¹⁵，當「凝視經驗」以「凝視現象」作為意識科學的內容現身時，才不致於讓長期處在實證主義下的運動學術領域在驚慌中激起太大的漣漪。

我們因此而涉及一門科學——我們同時代人還無法想像它的巨大範圍——這門科學雖然是屬於意識的科學，卻不是心理學，它是一門與關於意識的自然科學相對立的**意識現象學**。¹⁶

讓我們把研究主題加以更精確的限制。它的標題是：意識，或更明確些說，在一種最廣義上的一般**意識體驗**。……作為起始點，我們在嚴格的、一開始自行顯示的意義上理解意識，我們可以最簡單地用笛卡兒的詞 cogito（**我思**）來表示它。眾所周知，**我思**被笛

¹⁵在上一節對問題的背景說明下，本文使用「凝視經驗」是有意地帶著對「意識」澄清的探究立場。

¹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18。

卡兒如此廣意地理解，以致於它包含著“我知覺”、“我想像”、“我判斷”、“我感覺”、“我渴望”、“我願意”中的每一項，以及包括在其無數流動的特殊型態中的一切類似的自我體驗。¹⁷

然而，一旦我們將屬於意識科學裡的主體經驗，放置在實證主義的思考中，而非放置在現象學的意識世界裡思考，當「運動員的凝視經驗」成為物理世界裡的問題：凝視經驗便以「運動場上的物理畫面」，作為對「運動視覺」的說明，運動學術領域對「凝視經驗」的探究，便會是如下的知識景觀：

對於「運動視覺」的科學研究，在筆者所作的文獻回顧下，可將國內的運動科學研究區分為三種主要的研究典範¹⁸：「視覺前線索」典範、「眼動研究」典範和「運動陳列學（kinematic display）」典範。

首先，「視覺前線索」典範的觀點，認為人類在訊息處理上存在著「預期」的歷程。在「視覺前線索」典範下的實證研究，以美國運動心理學家 Schmidt 對「預期」的說明為核心，而進行相關的實驗設計。Schmidt 認為預期有兩種：一種為對事件的預期（event anticipation），即視覺可以透過前線索（precue），而預期到動作的發生；另一種為時間的預期（temporal anticipation），指視覺可以透過動作前期的規律性和持續的時間，來預期到動作的發生。在「視覺前線索」典範下的實驗設計是藉由對時間的遮蔽¹⁹²⁰：如將羽球發球動作停格在擊球前後五個畫面，發球動作本身又區分為正手發向不同落點的

¹⁷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純粹現象學通論（*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102。

¹⁸典範（paradigm），代表著當時代大多數科學家所信奉的最基本概念，請參閱劉一民，〈體育研究可能的典範轉移〉，《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臺北市：師大書苑，2005），67-82。除了「運動陳列學」典範，在湯鳴遠、陳志強、張智惠，〈排球助跑起跳攔網者負重的運動學陳列：視知覺與判斷〉一文中有明確提出外，另外兩個典範為筆者所自行分類而得。

¹⁹陳俊汕，〈不同羽球發球方式、視覺前線索與技能水準對預期羽球落點的影響〉（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1994）。

²⁰溫卓謀，〈羽運動員知覺預期能力與訓練策略之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0）。

動作，研究者製作出隨機混合不同時機下停格的畫面，由實驗參與者判斷這時間遮蔽下的靜止動作，將會把球發向何處。這類型的研究，應用在不同的運動項目中，國內的研究結論顯示：在動作的前期，當實驗參與者是技術水平較高的運動員時，他們能利用較早的前線索進行正確的判斷，另外，研究參與者能經由反覆觀看影片的訓練，提升利用前線索來進行正確的判斷。

其次，「眼動研究」典範則是基於科學儀器—眼動儀的使用。1978 年美國為研究運動視覺，由美國視力檢定師協會（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簡稱 A.O.A.）設置運動視覺部，從事相關的研究²¹。在 Athlevision 專業運動視覺軟體系統的實證研究中，實驗參與者注視電腦螢幕的畫面²²²³，並藉由兩個眼球瞳孔追蹤器收集眼球的活動資料，稱為「運動視覺測驗」。檢測內容包括動體視力²⁴、眼球運動、週邊視力及瞬間視力等能力。另一類使用可攜式眼動儀的實證研究，實驗參與者在實驗控制的運動中，配戴眼動儀器所製成的眼鏡，以收集運動員凝視控制的相關資料：如凝視位置、凝視頻率及凝視時間²⁵。在「眼動研究」典範下的實證研究，研究者操弄不同的變項，如比較不同技能水準選手所產生的眼動儀資料、或者是比較一般人與運動員經由眼動儀測驗所產生資料。研究結果呈現出研究參與者的運動視覺資料和凝視控制的資料，在相關的結論中，受限於實驗參與者的人數過少的限制，資料的比較上雖有差異卻無法同一而論。

第三，「運動陳列學」典範的理論核心在於：視覺可以判讀環境中的恆定訊息。在這典範下的研究，將人體的關節以光點標示，將動作過程拍攝成影（圖）片：黑暗的背

²¹請參閱，《運動視覺訓練法》（林明聲譯）（台南市：信宏，1999）。

²²林如瀚，〈眼動儀在運動視覺控置研究的取向與發展〉，《中華體育季刊》，25(3)（臺北，2011）：478-485。

²³張世聰、劉雅甄、劉妍秀，〈軟式網球不同技能水準選手的運動視覺比較〉，《體育學報》，46：3（臺北，2013）：231-239。

²⁴動體視力的測驗設計是符號分為由上到下、下到上、由左至右、由右至左進入，研究參與者正確說出符號時加快速度，同一速度錯誤達到三次實測驗結束，此資料即代表研究參與者的動態視力能力。請參閱徐國慶，〈不同年齡層桌球運動員動體視力能力、手眼協調與聲光反映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碩士論文，2012）。

²⁵劉佩柔，〈不同技能水準跳遠選手在助跑階段視覺凝視的差異〉（花蓮：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論文，2012）。

景中靜態的圖片僅剩下分布的光點，影片則呈現出動態光點，實驗參與者從影片中的光點獲得視覺訊息，而加以判斷動作的型態。在「運動陳列學」典範下的實證研究²⁶²⁷，結論說明在簡單的動作型態中，人類的視覺可以藉由動態的光點，判斷出人體所進行的身體動作，如走路。除此之外，研究者操弄變項，如動作實施者的年齡、性別、動／靜態的光點、正／側面的動態光點、負重與否的動態光點，來瞭解不同視覺訊息來源，是否影響視知覺的判斷。這類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指出，人類的視覺可以辨別簡單動作型態上²⁸的差別，推論視覺是根據身體肢段的比值、關節角度的變化而作出正確的判斷。

當對「凝視經驗」的探究是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進行時，物理世界裡的對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主體經驗的實質內容：注視畫面裡客體事物的秩序，想當然爾地成為探究「凝視經驗」時待解決的問題。當上述的探究把物理世界裡的秩序，釐清出系統的「客體知識」後，這類「清楚明晰」的知識，卻如同隔靴搔癢般，在說明運動員的凝視經驗後，仍舊留下曖昧不明的陰影，在筆者心中揮之不去。原來，沒有明說的陰影，是運動員在「意識世界」裡的「凝視現象」，曖昧不明的陰影來自於筆者對「有效運作」的認識感到真實，而無法輕易讓「清楚明晰」的知識代越庖俎、代為說明。因此，對運動員凝視經驗的探究，我們不得不放回現象學思考下的「意識世界」領域裡，以「運動員的凝視現象」作為探究的對象。

²⁶嚴雅婷、劉有德，〈從步態的性別辨識探討訊息來源〉，《體育學報》，41：3（臺北，2008）：29-42。

²⁷湯鳴遠、陳志強、張智惠，〈排球助跑起跳攔網者負重的運動學陳列：視知覺與判斷〉，《中華體育季刊》，14(3)（臺北，2012）：310-317。

²⁸在湯鳴遠、陳志強、張智惠，〈排球助跑起跳攔網者負重的運動學陳列：視知覺與判斷〉一文中，研究者操弄的變項為動作實施者身上背負不同的重量，由實驗參與者藉由動態光點進行判斷動作者之負重。研究的結論為，研究參與者對負重最重與負重最輕的判斷準確性最高。

二、問題敘述

在「意識世界」領域裡的，「直接意識」和「空虛意識」下的現象，諸如"我知覺"、"我判斷"、"我想像"、"我回憶"、"我感覺"的種種「凝視現象」，這樣的「主體經驗」對象是帶著「運作有效」標記的認識，在實務上我們確實是這樣經驗到凝視現象的：

仔細想想，我們意識下的事物並不同於我們眼前的東西，**意識到的事物**是意識的相關物。譬如，我們通常說「昨天的那張木桌」，而沒有仔細說「我“空虛意識著”、“回憶著”昨天所看見的木桌」，「昨天的那張木桌」不一定是眼前的東西，但確實是我們意識世界裡的事物；我們通常說「她啟動慢了」，而沒有仔細地說「我“直接意識著”她的身體動作、“經驗判斷著”她的身體沒有在節奏」，「她啟動慢了」是意識的相關物，也不等同於眼前的身體動作。因此，唯有我們將“我意識”放回事物裡，我們活在「空虛意識」和「直接意識」下的意識世界，才得以和物理世界分辨開來，「運作有效的認識」和「清楚明晰的知識」也才得以各自說明。我們進一步思考在「意識世界」裡的現象，**現象**是世界對於風格意識的要求所作的回應，也是意識對於發散著的世界所作的回應。就如同在畫布上的，是畫家意識下大山成為畫布上的山所需的線條，線條的取捨、曲直或顏色的選擇、濃淡，都是畫家意識介入的痕跡和世界所作的回應—畫布上的山既似眼前的山，卻不同於眼前的山。**凝視現象**是意識與世界間的相互回應，是與意識相關聯的現象而與物理世界的事物不同，是與意識要求相關的現象而產生了凝視現象間的不同。會有這樣的領悟，是因為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眼與心》這樣論及畫家的眼力：

眼睛觀看世界，看見了世界要作為圖畫所欠缺的東西，看見圖畫要成為自身所欠缺的東西，看見調色盤上為畫面所期待的色彩，一旦畫面完成，眼睛會看見了繪畫對上述所有空缺的回應，也看見了其他畫家的圖畫，乃是對其它空缺的不同回應。²⁹

²⁹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眼與心（*Eye and Mind*）》，（龔卓軍譯）（台北：典藏，2007），86。

當我開始如此看待我的凝視，將其分辨為是在「意識世界」裡的凝視現象，我開始瞭解為什麼我總是那麼期待瞭解別人眼中的羽球世界，因為我知道我意識下的羽球世界是特殊的，所以必定還有另一張畫：

以我的凝視現象來說，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下半身的雙腿，有些身體的雙腳移動會包含有一個「啟動的節奏」：身體向下壓，就像彈簧向下壓一般，然後推撐出去；這個節奏可以再說得更明白，這身體的向下壓，就像往下跳一般，往下跳是用來彎曲自己的雙腿，然後推撐出去；這個節奏還可以描繪得更仔細，在對手要擊球的瞬間，身體就要準備往下跳，對手擊球瞬間，自己的身體下壓，對手球擊出，然後自己的雙腿就推撐出去。

我的意識專注於（要求著）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要求著）那雙腿，那雙腿的動作回應著我的意識要求：我意識到有些身體有著「啟動的節奏」、有些身體沒有這個節奏、而有些身體有著自有的節奏。雖然羽球場上的身體動作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在我的凝視現象裡，卻可以輕易地將這些身體動作分成這三類的節奏，而且我相信我的分類標準穩定性很高，因為我確實看到這「啟動節奏」的線條，「啟動的節奏」是我凝視現象裡的事物之一。

羽球場上無時無刻都有身體在展示這「啟動的動作」，在某些人的凝視現象裡確實也會出現，但卻不見得出現在所有人的凝視現象上。同樣看到這畫面的人，有學者命名為「步伐啟動（split step）」³⁰、「騰空開跳步（hop step）」³¹、「啟動腳法」³²，有學者以肌肉的牽張－縮短循環(stretch shorten cycle)，用科學式的說明³³來描繪這畫面；學者或

³⁰黃貴樹，〈羽球啟動步伐之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8）。

³¹蘇宥甯，〈排球防守中騰空開跳步動作之應用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2008）。

³²涂國誠，〈羽球基本步伐及應用步伐的分析〉《中華體育季刊》，13(2)，52-53。

³³在黃貴樹與蘇宥甯的研究中，皆以簡稱為 SSC 的牽張作用來分析這啟動的動作，牽張作用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向下蹲到起跳的過程，二為從最高點著地，然後再啟動離地，在這兩階段的過程中肌肉會較大的爆發力。其中蘇宥甯研究結論之一，為甲組組排球選手防守啟動時間點較乙組選手集中，且啟動時

者是彙整羽球選手的步伐，以啟動腳法，用經驗性的說明³⁴來素描這畫面。果不其然，原本以為僅是我所看到的「啟動現象」，在他人凝視現象的展示中，同樣也存在著這樣的內容。哲學家梅洛龐蒂的說明讓我更加理解凝視現象：我看見了其他人眼中的凝視現象，都是對「啟動動作」的回應，雖然線條些許不同，但「啟動動作」在相關的意識要求下，確實存在。

…一旦畫面完成，眼睛會看見了繪畫對上述所有空缺的回應，也看見了其他畫家的圖畫，乃是對其它空缺的不同回應。

作為羽球場上的旁觀者，每個旁觀者都有著自己特殊的凝視現象，在彼此分享時，我們知道了其他旁觀者視覺上如何回應「啟動動作」：有些人的眼中畫面沒有「啟動動作」的線條—他們沒有將「啟動動作」視為凝視現象的內容、或者是「啟動動作」的線條在凝視現象裡並不明確；而有些人則有捕捉到「啟動動作」的線條，用著科學式、或經驗式的說明來回應、來素描。在旁觀者相互的分享中，我們看見了彼此對「啟動動作」所捕捉到的不同現象。

在哲學家梅洛龐蒂對繪畫的說明裡，我重新理解了我的凝視現象：我們都是羽球場的旁觀者，我眼中的僅僅是羽球場眾多可能表象中的一種，但也不僅僅是一種表象而已，確切地說，是一種特殊的凝視現象，我們眼中的都是一種特殊的凝視現象，有些人能與他人同見某個現象、有些人則是不能見他人所見。就在這個落差中，哲學家梅洛龐蒂的

機擊中在扣球員擊球後約 0~0.05 秒之間，反觀乙組選手的啟動時間約在-0.2~0.2 之間，啟動的時機點散布，開始啟動的時機橫跨於扣球員擊球的前後。

³⁴在涂國誠的彙整說明中，將羽球的基本步法分為站位、步伐與腳法來說明，其中在基本腳法上，又分為啟動腳法與到位擊球腳法。對於啟動腳法的說明是：「由原心準備站位，右腳稍前（右手持拍者）、兩腳與肩寬或略寬。兩腳微屈，身體重心置於兩前腳掌中間，視對手將要擊到球時，須預先作一原地輕跳啟動的腳法，再視球擊出的方向此同時身體因反作用力往上彈升，（腳未離地，膝關節角度伸展），球向左即右腳掌側推則身體重心向左可迅速移動，球向右即左腳掌側推則身體往右移，左或右腳掌推蹬則身體向前或後移。」請參閱涂國誠，〈羽球基本步伐及應用步伐的分析〉《中華體育季刊》，13(2)，52-53。

說明又再度浮現，讓我更加理解他人的凝視現象，凝視現象雖所有的不同，但都是對於啟動動作（其他動作）的回應：

…其他畫家的圖畫，乃是對其它空缺的不同回應。

凝視現象裡的「啟動現象」，與梅洛龐蒂的思想初步對話後，本論文對將「運作有效的認識」作為本論文主體經驗的對象，有了初步的問題意識：首先，凝視現象不等同於物理現象，凝視現象裡的事物，是凝視者意識要求下，物理世界所作的回應。其次，凝視現象是事物眾多表象中的一種可能，我凝視現象中的「啟動動作」，是在我意識要求下獲得的回應，而他人的凝視現象，是「啟動動作」對不同意識要求的另一種回應。最後，他人凝視現象裡的其它內容，是其它意識要求下，羽球世界的回應。

承接上述，具體的問題意識是，凝視現象可藉由對主體端和客體端的內容來共同呈現，主體端是凝視者的意識要求，而客體端是意識的相關物。譬如說，我注視著，這是我的意識要求，不斷要求身體、雙腿、雙腿的時空節奏給予回應。而身體的動作、雙腿的下壓、雙腿的推蹬成為凝視下的事物現象—我看到了有「啟動」的身體動作。因此，我們將在意識世界裡的凝視現象，以具體的知覺現象和視覺現象作為探究的對象，我們對「運動員的凝視現象」提問：（一）客體端的視覺現象內容為何？（二）主體端的知覺現象為何？（三）說出凝視現象的詮釋現象內容為何？

第三節 現象學方法

一、現象學方法基礎

探究運動經驗中的凝視經驗，我們需要建立理論上的基礎，澄清「運作有效的認識」如何可以成為知識，我們必須澄清在實務上"我知覺"、"我判斷"、"我想像"、"我回憶"、"我感覺"的種種凝視現象，如何可以成為運動知識，在先前各節論述的預備下，「凝視現象」之所以成為探究對象的可能已經完成了說明。這個論理基礎，並不是藉由單一哲學家的理論來說明，而是在實務優先的考量下，以爬梳「凝視經驗」的現象學思考為優先，對「凝視現象」之所以可能的論理基礎有必要再次概要地說明：**理性知識**：在「嚴格的科學標準」下，理性的知識是「沒有預設的知識」，澄清主體經驗的知識可以完善對理性知識的追求。**現象世界的內容**：胡塞爾分辨出「空虛意識」，現象世界的內容是空虛意識和直接意識下的如實（as it is）內容，而不是現實（real）的內容，「運作有效的認識」是現象世界裡的內容。**現象**：是意識和世界相互的回應，主體端的「意識」是對世界要求著的意識，而客體端的「世界」是對意識回應著的世界，實務經驗上的知覺現象、視覺現象是「凝視現象」主客兩端的具體內容，而語言現象是其說出來的媒介。「凝視現象」之所以可能成為運動知識的對象，理論基礎的說明遂而完成。

探究運動經驗中的凝視現象，理解實務上「運作有效的認識」，自始至終都是本探究的優先考量，因此，採用現象學知識論下的現象學方法，也是以實務上的「現象」為優先。在胡塞爾以現象學科學地說明「意識」之後，其後的哲學家及不斷將現象學操作在對知覺、對存有、對社會世界³⁵等等的說明上，應用領域的學者也不斷操作出詮釋現象學、運動風格的現象學、生病現象學、實徵現象學³⁶等等的內容。胡塞爾所提出的現象學哲學方法步驟：還原、描述、本質，在其後的現象學者操作下有了方法具體的內容。

³⁵舒茲（A.Schutz）著，《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盧嵐蘭譯）（臺北：九大，1991）。

³⁶Amedeo Giorgi,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8.2 (New York, 1997): 235-261。

在實務優先的考量下，本探究不以哲學方法理解現象，而是用現象學方法操作出的豐碩「現象」上理解「凝視現象」：以梅洛龐蒂操作現象學方法下的視覺現象理解運動員的視覺現象、以劉一民的風格現象理解運動員的風格現象和以余德慧的詮釋現象理解運動員的詮釋現象。這些具有實務性格的「現象」，既是現象學方法的具體運作，也是實務上現象的具體運作。最後，我們再從如實呈現的「現象」上，思考進入實徵分析時的步驟，在現象學的基礎上，完成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理解。現象學方法下的「現象」和「實徵分析步驟」說明如下：

（一）梅洛龐蒂的視覺現象

梅洛龐蒂撰寫〈眼與心〉一文，用現象學的方法沉思繪畫。梅洛龐蒂以視覺作為繪畫的源頭，以人的存有作為視覺的源頭，這些說明正是現象學所要求的，對「對象」意識源頭的釐清。梅洛龐蒂對視覺的探究，往意識的源頭走得很遠，對「視覺現象」是從意識相關物的客體端澄清至主體端，還原出「視覺現象」、「能見」、「我運動」、「眼球運動」、「視覺」等源頭，完整對「視覺現象」的說明。舉例來說，我說「我看見她啟動慢了」，在這樣的「凝視現象」裡，我說出口的內容是以「語言作為媒介的視覺現象」，停留在此的討論，是對詮釋現象的討論。梅洛龐蒂對「視覺現象」的討論是在對「能見」的澄清上，「我看見她啟動慢了」，這樣的視覺現象是「“我運動”所投現的能見世界」，是對可見版圖的能見捕捉。進一步澄清「能見」，“我運動”是更為靠近主體端的意識，是「眼球運動」和「視覺」的交纏，而「眼球運動」是「視覺」熟透時的自然序列。「視覺」朝向她的身體，眼球不斷移動完成視覺的序列，「她身體的動作」在“我運動”下被捕捉。「視覺」是梅洛龐蒂對「視覺現象」最終的還原，近似於胡塞爾對意識發軔之際的說明：意識發軔之際，是一道意識的光束打到事物的表面上。梅洛龐蒂的「視覺」不是在「我說我看到」的層面上，而是我看到的「意識發軔」，「視覺意識」被觸發而射向事物的發軔。

我們回到梅洛龐蒂操作現象學方法所呈現出的「視覺現象」說明裡。在「**視覺意識的發軔處**」，我的眼球運動是視覺熟透時的自然序列，如此一來，可見的世界便呈現在我能見的世界版圖裡，我所能見的世界是自然地、整體地被我所見，雖分不出能見序列的細節，但我的視覺確實以一種熟透的方式在運作；「**視覺的交纏狀態**」，我的身體，在既是凝視者也是可見者的雙重身分中出現，我能看見別人、看見萬物，我的身體是能見的基礎，但同時我的這個身體是別人眼中的可見物，是他人眼中的萬物之一，我的身體正擁有這主動的、這被動的雙重身分。視覺和身體交纏，凝視萬物的同時，「自我」也同時看見「身體」正在看、「身體」正在摸，這種「自我」在能見能力的內面中出現，不是可見/能見的那一面，是能見/我見我能見的那一個視覺內面；視覺、身體和萬物交纏，在我向外看的同時，事物環繞在我的四周，在視覺與萬物的掛搭下，我的視覺不僅僅是我的視覺，我的能見包含著他人見我、萬物眼中的我，我的視覺掛搭在樹林裡，走在樹林間的我，看見樹林也同時看見樹林眼中的我，事物成了我的身體的附件、延伸，嵌進身體的肉中，我的身體，這種自我是透過萬物視見效果而可見的可見者。

這就是為什麼畫家時常喜歡畫自己正在畫畫的樣子，在他們所見的事物之外，補上「事物」所見的他們，好像為了證明種整體或絕對的視覺，在此視覺之外空無一物，此視覺自身在事物之間重新合攏自身。³⁷

（二）劉一民的運動知覺現象

劉一民撰寫〈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與〈運動技術重建經驗的發生現象學探討〉兩篇論文，沉思網球教練和職業網球選手³⁸的知覺遭逢。劉一民以「身體主體的完型運作」呈顯運動知覺，他以「背景－圖形」、「不可見－可見」、「不可逆－可逆」，從知覺運作的客體端澄清至主體端，完整對運動知覺的說明。譬如，我知覺到她啟動慢了，知覺的運作是把「啟動慢了」，從球場、球場的人事物中把握成

³⁷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眼與心（Eye and Mind）》，94。

³⁸詳情可參閱，劉一民，〈球場故事三部曲〉《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177-194。

圖形，不論知覺把什麼把握成背景、把什麼把握成圖形，知覺的運作總在整體中把握部份，在完形中知覺。「不可見—可見的」的說明，則是對靠近知覺運作主體端的說明，知覺的運作是把「啟動慢了」從過去的、想像的、判斷的等種種不可見的意識對「可見」進行把握，我們對動作的認識，不在物理的動作上，是認識著「不可見」的意識作為對「動作」的認識。進一步往運動知覺的發軔處澄清，知覺的完形已經完形，在球場上覺到的啟動動作、在不可見意識烘托下的可見認識，這些小完形，在整體上的、背景上的、不可見上的知覺運作，在我們知覺的當下已經完成了運作：小完形作為中完形、大完形的背景，知覺完形已經完形，難以鬆開而不可逆，形成風格知覺。當我說你啟動慢了，這樣的知覺不足以撼動你的知覺完形，更遑論可以重塑他人的風格知覺，知覺是完形的完形，風格穩固而不可逆。但某些球員與教練，如同某些畫家與事物，在風格知覺和風格知覺遭遇時完形破壞，一旦教練和選手進入同質的知覺裡，確實可以進入知覺的可逆運作裡，重建出新的知覺完形，完成技術的重建。

我們回到劉一民操作現象學方法所呈現出的運動「知覺現象」說明裡。「**運動風格知覺**」，身體知覺，是由大大小小的完形—視覺、觸覺、動覺、肌肉覺及身體移動之間的完形，整合而成的。每個人的身體主體的完型運作不同，在眼前的相同事物，人會把握不同的事物視為圖形、視為背景，在背景與圖形間轉換、在過去經驗與當下經驗間、在可見與不可見間轉換，驅動這些動態轉換的是風格。風格調配著身體知覺完形中的部分與整體，人的風格知覺因此而有異於他人，個人間具有不同偏向的風格知覺。個人的風格知覺是一貫地呈現，穩定地作用在自身不同的完形上，風格讓整體與部分的調配，在大小不同的完形上，呈顯為在同一個風格下的風格知覺。而在實務上運動知覺生成時的當下，卻是呈現反風格的模態，「**運動反風格知覺**」，運動影像在運動知覺生成時不斷出現，造成運動知覺過程中動態轉換的失調。一種不確定的斷裂，一種處在混亂、矛盾、差距不斷、認知失調的反風格是運動知覺的另一種模態，運動知覺生成時的模態，便是在風格與反風格裡周旋，既連續又斷裂。「**風格知覺的遭遇**」如果我們站在風格知覺的基礎上，我們明瞭完形的風格、個人的風格，是具有一貫性：小完形的動態轉換是由風

格驅動、在大大小小的完形中、在個人橫向的完形中，都由一貫的風格，穩固著個人身體知覺的完形。當教練和選手在運動技術重建的階段合作，是完形與完形彼此遭遇的存有處境。根深蒂固的完形，讓在技術重建階段的選手倍感掙扎，個人的風格知覺、穩固的完形進入有意的混亂中，讓選手倍感矛盾，選手觸覺完形遭遇教練的視覺完形，不同調性的完形在技術重建階段不得不赤裸碰撞。在運動技術重建的階段，知覺完形的內部和知覺完形的外部，相互的離析、相互的碰撞，在運動知覺生成的發軔處，完形的結構滋滋作響。此時，若使用評價的語言來更動身體、用智性的語言來更動身體，便是脫離了完形運作的身體知覺，而預設了沒有背景的圖形、孤立存在的知覺運作，唯有風格知覺的遭遇進入同質的知覺裡，才得重建知覺完形。

「圖形是由背景襯托出來的（a figure on a background），沒有孤單孤立存在的圖形，圖形一定建立在某種背景上，知覺（perception）總是發生在圖形與背景、事物與事物的相互影響的場中。」³⁹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在從事運動的過程，運動影像會不斷的出現，也不斷消失，消失的影像，以「記憶」的姿態留下，同時對原有的「影像記憶群」投下「比較」的因子：是否比以前的動作更好或更壞？是否達到自己的期待？下個動作要不要調整？

40

與其說，運動影像全景是眾多影像的統合、協調、溝通下的結果，不如說是多種異質、矛盾、衝突影像的失衡、鬥爭、妥協後的產物。⁴¹

（三）余德慧的詮釋現象

余德慧著作《詮釋現象心理學》一書，沉思語言的現象。他所談論的語言，不是用作語意、內容分析的對象，而是人活在裡面的語言性。余德慧的起點不是用語言分析語

³⁹劉一民，〈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運動文化研究》，18，5。

⁴⁰劉一民，〈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26。

⁴¹劉一民，〈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27。

言，而是用存有來理解人的語言性。人的存有是「大地的存有」，也是「語言的存有」，人依靠著身體而有存在感，同時人也依靠著語言性而感到存在，身體和語言性是人活著離不開的背景。譬如說，我們感覺活著，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在，大地的世界就在，所以我們感覺活著，當我們的身體衰敗了，我們也就不存在了。我們一出生就落進了大地的存有裡，但很快地我們就進入到語言的存有裡，我們不斷說話，就連在夢裡、在心裡、在閱讀時，就連我們不說話的時候，我們都不斷在語言性中呢喃，我們落入在語言的存有裡，語言性一直都在，甚至絕大多數的時間，語言性都讓大地的存有無法獨處，我們無時無刻都依靠著語言性在活。

我們在清醒時說，我們在夢中說。哪怕我們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傾聽或閱讀，這時，我們也是在說。甚至，我們既沒有專心傾聽，也沒有閱讀，而只是做著某項活計，或者是悠然閑息，這當而我們也總在說話。⁴²

余德慧以「語言在說話」呈顯詮釋現象。「語言性作為人離不開的存有背景」，人活著，有一種活是語言的活，是語言的存有，人是居住在語言這屋子，而存在於世，事物是語言說出來的。這種語言的世界，不是真實地理上的世界，而是語言給出的世界。而另一方面，人活著也會進入另一個並置的存有裡，大地的存有，這一種活是靜默的活，是語言給出前的存有狀態、是沒有語言的深淵。在大地的存有裡，人依靠著身體靜默地在看、靜默地在活。「語言性說話」，語言性能「召喚」，所以成為存有的依靠。如同詩的語言，詩人一句「晚禱的鐘聲悠悠鳴響」⁴³，大地存有裡的靈魂旋即被召喚而來，靈魂靜默地看著、聽著，日落西山的鳴響聲。如同我們在話題裡，議論著不在場的人，我們透過人名將他召喚來到意識的世界，以一種不在場的在場，討論著他的是是非非，語言讓他現身，語言性召喚出整個世界。語言性能「點亮」，所以成為存有的依靠。人們一旦對世界操煩（take care），論述一旦送出來，人就從靜默的大地存有裡離開，語言如同暗

⁴²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走向語言之途》，（孫周興譯）（臺北，時報文化，1993），1。

⁴³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走向語言之途》，6。

夜裡的一盞燈，點亮了大地存有，語言性點亮了事物。但語言「點亮」事物的同時也「遮蔽」了事物，雙重性是語言的必然內容，語言既揭露事物，也遮蔽事物。語言性能讓人的活有所「**依靠**」。余德慧說「人根本存在地活著本身是給不出東西的，是沉默的，直到人拿語言來當作活著的感覺，也就是做為人(to-be-human)之時才出現。」⁴⁴人與動物的語言並不相同，語言能召喚、能點亮，也能認出關係，說出「媽媽」「女朋友」，這樣的語言性帶著能掌握的秩序，人可以依靠著語言，從掌握秩序中感覺到存在。語言性是人離不開的存有方式，不說話，人的存在感就有危機，論述之際，語言實現了世界，然而在話語破碎之處，語言世界無物存有。

現象學學者以哲學方法理解對象，對於視覺、知覺和語言的對象，都各自**還原**到源頭裡去澄清，最終以對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的如實**描繪**，呈顯現象學思考下意識**本質**的內容，這些具有實務性格的「現象」，既是現象學方法的具體運作，也是實務上現象的具體運作。有鑑於此，筆者在實務優先的考量下，採取以「現象」理解「凝視現象」，而非以哲學方法分析「凝視現象」，採取對運動員的「凝視現象」提問現象學學者所呈顯的「現象」內容：（一）對客體端的視覺現象提問「能見」的內容為何？（二）對主體端的知覺現象提問「風格知覺」的內容為何？（三）對作為媒介的詮釋現象提問「語言性」的內容為何？

（四）胡塞爾對現象的描繪

現象學學者說明了意識世界，因此筆者可以對運動員的「凝視現象」提問「能見」的視覺現象、「風格」的知覺現象和「語言性」的詮釋現象。筆者繼續在「現象」的描述中理解現象方法，胡塞爾在《純粹現象學通論》所呈顯「視覺現象」⁴⁵讓筆者對現象學方法中的描述，有了三種筆法的認識：

⁴⁴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24。

⁴⁵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純粹現象學通論》（*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這張白紙在半昏半暗光線中橫在我面前。我看著它，摸著它。對這張紙的這種知覺的看和觸摸是一種思維行為，一種意識體驗，它是對橫在這兒，並正好在這一性質中所與的這張紙的充份具體的體驗，這張紙剛好在这种相對昏暗的光線下，在这种不完全的規定性中，在這一方向上對我顯現。⁴⁶

…在做為一種知覺活動的嚴格意義的知覺中，我朝向對象，（例如）朝向那張紙，我把它把握為這個此時此地的存在物。把握行為是一種選出行為，任何被知覺物都有一個經驗背景。在這張紙周圍有書、鉛筆、墨水瓶等等，這些被知覺物也以某種方式在“直觀場”中被知覺為在那兒；但當我朝向這張紙時，我一點也未朝向和把握它們。它們顯現著，但未被抽出，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設定。

胡塞爾描述「視覺現象」，還進一步仔細分辨「視覺意識」的本質，他在「視覺現象」的源頭，捕捉到容易穿視而過的「視覺意識」細節：

每一物知覺都以此方式有一個背景直觀的暈圈（或“背景看”，如果人們已經把被朝向物包括進直觀中去的話），而且這也是一種“意識體驗”，或者簡單說，“意識”，特別是“關於”一切事實上存於其一同被看的客觀“背景”中的意識。但是顯然，我在這樣說時並未談論那種應在可能屬於被看背景的客觀空間中被“客觀地”發現的東西，也並未談論有效的和向前湧進的經驗可能在那兒發現一切物質物和物質事件。我們只是談論屬於按“朝向客體”方式實現的該知覺本質的意識暈圈，以及進而談論在此暈圈本身的固有本質中內含的東西，我們將其描述為一種的“目光”自由朝向—不只是物理目光、而且也是心理目光的一，從最先被注意到的紙朝向那些先前已顯現的、因此“隱含地”被意識到的對象，這個對象在目光轉向它們之後，就成為明顯地被意識到的、“在注意中”被知覺的或“被偶然注意的東西”。⁴⁷

phe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103-104。

⁴⁶底線為筆者自行加註的，用以強調胡塞爾描繪時的三種筆法。

⁴⁷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純粹現象學通論（*Ideen zu einer reinen phenomenologie und phe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p103-104。

胡塞爾所關注的「視覺現象」，看似平凡無奇，但卻也頻繁地出現在每個人的私己經驗中。胡塞爾對眼中一張白紙的描繪，是「一張在半昏半暗光線中橫在我面前的白紙」，這樣的描繪看似限定了這張白紙，以致於使這張白紙落入個人經驗領域，其實不然，這樣限定下的白紙，反而因此有了公共經驗的解釋力。這怎麼說呢？如果我們不對一張白紙多加描繪，而僅用一張在客觀時間、客觀空間下的白紙來取代對「視覺現象」的描繪，客觀的白紙，反而沒有說明出我們貼身視覺裡的這張白紙；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對眼中的白紙多加描繪：如半昏半暗的白紙、細細柔柔的白紙、寫滿情緒的白紙，在視覺與觸覺介入下的白紙，反而貼身說明了「視覺現象」－在意識裡的白紙，總是以限定的方式呈顯出來。如此一來，原本看似私己經驗的描繪，反而才擁有對公共經驗的解釋力，描繪意識下的對象，私己經驗才能夠帶來**貼身感**，而視覺現象的公共經驗，公共的視覺對象本來就是意識下的對象。

在描繪意識的對象後，再一次關注著平凡無奇的經驗，胡塞爾關注的是「將眼前捕捉為眼中」的意識作用，這樣的對象，是退回到我與白紙之間，而不是關於白紙的客觀性質，如物理性質的種種，不再是先前關注的意識下的對象，而是我看白紙這個視覺現象中「意識的作用」。胡塞爾從對半昏半暗白紙的描繪，退回到「我看白紙之間的意識作用」的描繪，由「從背景中把握出知覺物」，呈顯出對「意識作用」的描繪：

…在做為一種知覺活動的嚴格意義的知覺中，我朝向對象，（例如）朝向那張紙，我把它把握為這個此時此地的存在物。把握行為是一種選出行為，任何被知覺物都有一個經驗背景。在這張紙周圍有書、鉛筆、墨水瓶等等，這些被知覺物也以某種方式在“直觀場”中被知覺為在那兒；但當我朝向這張紙時，我一點也未朝向和把握它們。它們顯現著，但未被抽出，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設定。

胡塞爾面對私己經驗是採取對其公共性內容的描繪。當他捕捉「現象」的公共性時，事物的客觀性質、經驗的種種事實說明都不再是關注的對象－可想而知的是，一旦我們

進入事物或經驗的偶然性裡，種種事實的說明會落入私己的經驗裡，而讓我們遠離「現象」的公共性。因此，胡塞爾採取的是，不斷地描繪意識，以呈顯出「視覺現象」：先注視著意識下的「對象」，再注視著「意識作用」，這樣對私己經驗的描繪不但帶來貼身感，也同時擁有對公共經驗的解釋力，對私己經驗中的意識多所描繪，能給出帶有公共性的貼身感。我們可以小心的分辨出，私己經驗的貼身感，不是來自於是描繪經驗的具體存在、或是其種種的偶然性事實，而是來自於對私己經驗中，對意識的描繪，意識作用的必然性，讓私己經驗得以擁有**貼身的公共性**，貼身感才得以浮現。

胡塞爾又再次關注著私己經驗中的意識，再次排除偶然性的事實、具體的存在，從我看白紙的意識作用，推向對「視覺現象」的本質說明。對在書桌背景中「突出」的白紙，更進一步地對這「視覺現象」的本質再描繪：「視覺現象」公共的內容－不論是白紙還是墨水瓶，不論是對大山還是大水的知覺，「意識暈圈」的結構，是所有「視覺現象」的最終被包含者，是「視覺現象」的本質，是胡塞爾對「視覺現象」所給出的公共內容：

每一物知覺都以此方式有一個背景直觀的暈圈（或“背景看”，如果人們已經把被朝向物包括進直觀中去的話），而且這也是一種“意識體驗”，或者簡單說，“意識”，特別是“關於”一切事實上存於其一同被看的客觀“背景”中的意識。

沿著胡塞爾對「視覺現象」的描繪，我們對「視覺現象」素描有了三張圖畫：（1）關注著作為意識對象白紙，描繪出意識下的白紙；（2）關注著「將眼前捕捉為眼中」的意識作用，描繪出白紙之所以突出的把握作用；（3）關注著意識經驗－意識對象與意識作用的整體，分辨出「視覺現象」所具有「意識暈圈」的本質。胡塞爾的描繪，採取三種不同的筆法：從貼身的私己經驗著手，再對具有貼身公共性的私己意識作用再次描繪，最終以具有公共性的意識本質作為第三次素描的視角。藏在這三張圖畫背後，潛藏在這三張不同筆法、不同視角的邏輯，是不斷將經驗的偶然性、具體實在的種種，加以剝除

的還原邏輯，朝向現象中必然性本質的描繪的邏輯，在胡塞爾的說明中，筆者對於對「現象」的描述方法，有了三種筆法了認識。

二、實徵分析的方法與步驟

從如實呈現的「現象」上，思考進入實徵分析時的步驟。「運動員凝視現象」的現象學分析，客體端的視覺現象有了梅洛龐蒂的說明、主體端的知覺現象有了劉一民的說明和詮釋現象有了余德慧的說明。為了能在「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探究中，復原出「能見」、「風格」、「語言性」的內容，筆者參考美國現象學心理學者喬齊（A.Giorgi）將現象學方法在科學分析的操作上所劃分出的步驟，修正出本探究的四個具體的步驟，實徵分析的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一）還原運動員的凝視

筆者設定了一個「存有的凝視平面」⁴⁸，作為本探究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最終還原，當視覺現象還原到「能見」的內容、當知覺現象還原到「風格」的內容裡、當詮釋現象還原到「語言性」的內容裡，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澄清，便完成在這個「存有的凝視平面」源頭裡。

（1）**能見的視覺現象**，我的眼球運動是視覺熟透時的自然序列，如此一來，可見的世界便呈現在我「能見」的世界版圖裡，我所能見的世界是自然地、整體地被我所見，雖分不出能見序列的細節，但我的視覺確實以一種熟透的方式在運作。

（2）**風格的知覺現象**，風格調配著身體知覺完形中的部分與整體，人的風格知覺因此而有異於他人，個人間具有不同偏向的風格知覺，個人的風格知覺是一貫地呈現，穩定地作用在自身不同的完形上，

⁴⁸ 請參閱第 66 頁的說明。

- (3) **語言性的詮釋現象**，人與動物的語言並不相同，語言能召喚、能點亮，也能認出關係，說出「媽媽」「女朋友」，這樣的語言性帶著能掌握的秩序，人可以依靠著語言，從掌握秩序中感覺到存在。

(二) 描述凝視現象

對「凝運動員視現象」的探究，可藉由主體端和客體端的内容來共同呈現，主體端是凝視者的意識要求，而客體端是意識的相關物。在實務上，筆者以「關注著意識對象」的描述，描繪出「視覺現象」作為對客體端意識相關物的說明；其後，筆者以「關注著意識作用」的描述，描繪出知覺現象作為對主體端意識要求的說明。

- (1) **關注著意識對象的描述**，關注的凝視現象中的視覺對象。例如，不單單只是描繪為「白紙」這對象，而是以「在昏暗燈光下的白紙」，這描繪是關注著包括意識的白紙。關注著作為意識對象白紙，描繪出意識下的白紙。
- (2) **關注著意識作用的描述**，關注著凝視現象中的知覺作用。例如，不單單只是描繪為「看到」一張白紙，而是描繪「在意識的突出作用下，白紙從書桌上的其它物體中，被把握為前景」，這描繪是關注著意識的作用。

(三) 四個的具體步驟

在現象學思考和現象學方法的說明下，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最終還原有了雛形。筆者從現象學學者如實呈現的「現象」上，思考進入實徵分析時的步驟，在實務上，筆者從運動員實務上運作有效的認識開始，通過四個具體的步驟，呈現「運動員凝視現象」裡豐富的意識內容：(1) 收集臨場的語言資料；(2) 反覆地進行對資料的提問；(3) 分辨意識的對象、意識作用和對語言的依靠，並不斷地描述；(4) 將筆者的所作的分辨，以整體的理解來組織表達。

- (1) **收集臨場的語言資料**，分為臨場語言資料和對賽後追問的語言資料。臨場語言資料的提供者，分別是筆者、Chen 和 Zheng，Chen 和 Zheng 是筆者數十年的朋友，選擇具有朋友關係的資料提供者，是筆者有意地拉近了研究者和資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Zheng 曾經是單打選手，後來以混雙球員的身分拿下過全國羽球排名賽的第一名，目前沒有擔任教練，她在本論文是以「頂尖球員」的身分，與筆者一同現場觀看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提供臨場凝視的語言⁴⁹。Zheng 曾經也是單打選手，後來以女雙球員的身分多次拿下全國羽球排名賽的前二名，目前擔任基層教練，在本論文她是以「教練球員」(曾經是球員，後來擔任教練)的身分，在教育盃中等羽球錦標賽擔任選手的教練，以配戴隨身錄音筆的方式，提供臨賽凝視的語言⁵⁰，而筆者則是一同在教練席現場觀賽，並錄製賽事影片。由於 Zheng 是比賽中球員的教練，筆者以不介入的方式，以完整收集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資料為主，因此，在賽後多日，筆者以謄寫好的逐字稿和現場錄製的賽事影片，與 Zheng 再次觀賽並且追問疑慮，成為追問的語言資料⁵¹。
- (2) **反覆地對進行資料的提問**，筆者將謄寫好的語言資料反覆閱讀，並對語言資料提問「能視」的視覺現象內容為何？提問「風格」的知覺現象為何？提問「語言性」的詮釋現象為何？反覆地閱讀和提問，直到對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語言現象的整體感浮現出來。
- (3) **分辨意識的對象、意識作用和對語言的依靠，並不斷地描述**。在「凝視現象」的整體感浮現後，筆者將分辨出的意識對象，描述在視覺現象的說明裡；將分辨出的意識作用，描述在知覺現象的說明裡；將分辨出對語言的依靠，描述在詮釋現象的說明裡。並且以貼著意識的方式不斷地描述，為視覺現象、知覺現象、詮釋現象帶來貼身感。

⁴⁹見附錄一〈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⁵⁰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⁵¹見附錄三〈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追問逐字稿〉

(4) 將筆者所作的分辨，以整體的理解來組織表達。經過不斷反覆地閱讀、提問、分辨和描述，筆者對於「運動員凝視現象」的現象學凝視，整體感逐漸清晰。筆者將所有的分辨，放置在這個整體感中理解，並且組織表達出來

運動員臨場凝視的語言資料，是實務上運作有效的認識，通過上述的四個具體步驟，運動員意識世界裡的視覺意識、知覺意識和語言意識，這些豐富的意識對象和豐富意識作用，在現象學的思考下，如實呈現了出來。



第四節 本文的書寫策略

運動員凝視的內容究竟為何？本文所指的凝視內容，是運動員對運動世界的認識，這些認識，不論最終是否可以成為清楚明晰的知識，但在實務上，這些認識早已經是運作有效的認識了。運動員對運動世界的認識，這些認識，是意識世界裡的豐富內容，在實證主義的思考下，被視為主觀經驗而忽視不談，或將意識物理化而以抽象的方式來談論，在現象學的思考下，則將認識視為現象，如何以方法如實呈現現象、澄清現象如何成為現象是現象學探究的起點。本文所指的凝視內容與現象學對現象的澄清之間，筆者找到相互說明的聯繫：現象學對現象的澄清，讓運動員對運動世界的認識得以如實呈現，而這主體經驗的知識同時也完善了運動知識對理性知識的追求。

一、凝視現象的論述基礎

第壹章的書寫策略，是將「凝視現象」的合法性和客觀性建立起來。在哲學對理性知識的探究下，「凝視現象作為意識科學的內容，而意識科學完善理性知識」的論述，為以凝視現象作為探究對象的主體經驗知識提供合法性的基礎；其次，現象學對意識的科學研究，是將「如實」的真實以現象學的方法科學地呈現，在現象學文獻的觸發下，運動員凝視現象的內容，將由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共同說明，而能視的視覺現象、風格的知覺現象和語言性的詮釋現象，將透過實徵的分析步驟完成描繪，運動員凝視現象如實呈現的客觀性，在這樣的現象學方法確保下建立了起來。第貳章的書寫策略，則是深入對「凝視現象」的認識，將梅洛龐蒂的視覺現象、劉一民的知覺現象、余德慧的詮釋現象，從事物、意識相關物還原到主體端的意識和意識的發軔處，將現象的各種內容分辨說明，而本篇論文對於凝視現象的還原，則停留在對凝視現象作為意識相關物的說明上，第壹章和第貳章的書寫策略，是說明凝視現象的論述基礎。

二、凝視現象的如實呈現

第參章、第肆章、第伍章的書寫策略相同，透過實徵方法的步驟，筆者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整體感，自臨場語言的資料中浮現出來。筆者在這樣的整體感中，重新組織筆者對意識現象分辨：將能視的內容以視覺現象表達、將風格的內容以知覺現象表達、將語言性的內容以詮釋現象表達，如此來呈現個別運動員凝視現象的內容。以「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的內容，來呈現運動員的凝視現象」這樣的書寫策略，分別用在對「一般球員」、「頂尖球員」和「教練球員」的凝視現象的呈現中，如此一來，不但呈現了個別運動員的凝視現象內容，也讓凝視現象的差異在相同的書寫策略中呈現。第參章、第肆章、第伍章的書寫策略，是讓凝視現象如實呈現，在運動員眾多不同的認識中，呈現主體經驗的豐富。第陸章的書寫策略，則是重新回顧本探究的成果，為本文對運動員的凝視探究作最後的結論。



第貳章 凝視現象的本質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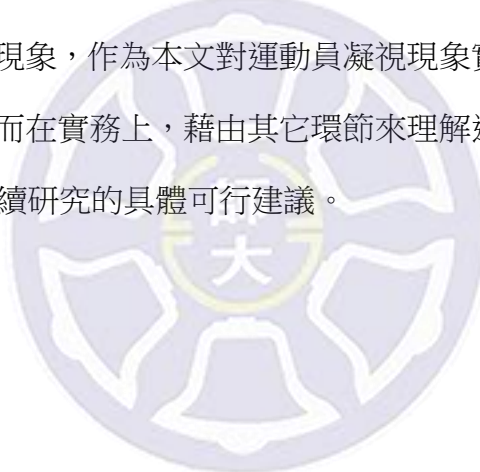
胡塞爾所辨認出來的意識世界，說穿了，就是我們日常經驗中的存在。胡塞爾對意識世界的說明，不是設立了一個理論上的意識世界，而是對我們日常經驗的存在，在意識幽微之處所辨認出的意識世界。我們活在意識世界裡，意識就如同一盞燈打亮了原本黑暗的世界，但我們談論事物，卻好像事物獨自存在一般；我們談論意識，就好像意識是無法再分割的一道光而沒有意識作用的歧異一般。這是說明意識的必然困境，因為我們就活在意識裡面：點亮的世界多采多姿，客體知識的蓬勃發展掩蓋了幽微運作的意識世界，以致於雖然我們活在意識世界裡面，但我們對日常生活經驗的說明，卻多以客體知識為對象侃侃而談，而對主體經驗無話可說。

胡塞爾對意識世界的現象學說明突破了這樣的困境：現象學將被點亮的世界還原回到是由意識點亮的世界，從多采多姿的世界還原出豐富的意識運作，現象學在描述意識相關物下，讓處在幽微之處但卻極其豐富的意識作用呈顯出來。學者在原本捉不牢、摸不清的意識作用裡不斷分辨，直到對意識作用本質的掌握，梅洛龐蒂、劉一民和余德慧等學者，便是抗拒了客體知識清楚明晰的吸引力，而走向對模糊不清卻有效運作的認識進行說明。他們通過對意識的不斷思辨，掌握了重新理解意識運作的現象學說明，在本章，筆者將透過學者們對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的掌握，重新理解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本質。

運動員的意識世界有著眾多的內容，在現象學家的思辨引領下，筆者將對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本質內容進行沉思。首先，筆者將視覺現象作為對凝視現象的初步還原，視覺現象作為意識相關物的客體端，具有較易清楚辨認的特質。進而，筆者將知覺現象作為對視覺現象的再還原，知覺現象作為要求著事物回應的意識，這樣的還原是往凝視現象的主體端移動，知覺是視覺現象背後的意識作用，知覺現象雖處在幽微的暗處，卻是視

覺現象不可脫離的背景。最後的還原，凝視現象的現身，離不開的背景是語言的媒介，凝視現象是說出來的凝視現象，縱使我們在沉默裡，我們仍舊是在心底裡說，在心底裡以語言性理解著凝視現象。

運動員的意識世界包羅萬象，本探究對凝視現象的意識說明，是以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三個面向來共同呈現。在本章節裡，筆者藉由現象學學者所掌握到的現象本質，來掌握對運動員凝視現象本質的說明，筆者分辨出三個緊緊相交纏的環節，經由對三個環節的說明呈現出現象的本質，筆者對於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都以三個緊緊相扣的環節來做說明。我們可以在各個環節中說明運動員的凝視現象，這些環節本來就是現象本質的一部分，但本探究選擇凝視現象中的能視的視覺現象、風格的知覺現象、語言性的詮釋現象，作為本文對運動員凝視現象實務上還原的終點，這樣的選擇是是本研究的限制，而在實務上，藉由其它環節來理解運動員凝視的其他內容，則是在本探究之後，對後續研究的具體可行建議。



第一節 運動視覺現象的本質

筆者從梅洛龐蒂對視覺現象的本質說明，輔以龔卓軍的後續說明，推演出對運動視覺現象本質的說明：視覺現象是由「能見視覺下的可見物」、「即內部性視覺⁵²下的能見物」和「旋進⁵³視覺下的肉質」三個環節所組成的整體。運動員視覺現象的內容裡，必然包含著沒有門檻的可見物、有門檻的能見物和物我彼此穿透的肉質，而這些屬於客體端的意識相關物，是由能見的視覺、即內部性的視覺和旋進的視覺意識所指認的。本節，筆者對運動視覺現象的本質說明，是從較易清楚辨認的可見物開始，繼而說明由風格意識所要求的能見物，最後往沒入在視覺意識發軔處的肉質源頭說明：

一、沒有門檻的可見物

視覺現象內容裡的萬事萬物，萬物，如物體、身體、顏色、線條等，萬事，如，大小、高低、形狀、遠近、深度、縐摺等，是凝視者視覺現象裡鮮明可辨的內容，筆者稱為「可見物」。人注視世界，看見他人的身體、自己的身體和萬事萬物，這些「可見物」公平地分享給所有凝視者：我看見那棵樹，我知道他人也看見那棵樹、看見矮的那一棵樹、看見樹幹的灰黑色和樹葉的針狀，視覺現象裡的「可見物」沒有門檻，公平地分享給所有的凝視者。而這些可見的事物之所以可以被凝視者指認，背後的意識作用是來自於凝視者「能見的視覺」，「能見的視覺」讓「可見物」出現在凝視者的視覺現象裡，並且指認著「可見物」。

⁵²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 (Eye and Mind)》，82。

⁵³旋進狀態，如同陀螺的運動，陀螺自身繞著自轉軸而轉動，自身轉動的陀螺又繞著鉛直線轉動，這樣一個軸繞著另一的軸的轉動方式，就是旋進狀態。筆者認為視覺意識的發軔處，視覺與事物也呈現旋進狀態，可以物我相通、人我相同的「旋進視覺」來說明。請參閱，龔卓軍，〈旋進的身體影像〉，《眼與心 (Eye and Mind)》，57。

用「能見視覺下的可見物」這視覺本質，來掌握運動視覺現象裡的內容，那沒有門檻的「可見物」，將可以如此說明：

職棒的現場，我們看到觀眾的手舞足蹈、show girls 比畫手腳的唱跳，或者是球場推陳出新的設備、球員矯捷的身體，這些都是視覺現象裡的「可見物」。這些易於清楚辨認的「可見物」，是由凝視者的「能見視覺」，朝向身體外的事物所獲得的事物回應，不論是場外的手舞足蹈、比畫手腳亦或是場上的身手矯健，都在凝視者視覺現象裡作為可清楚辨認的「可見物」。

當我們的「能見視覺」朝向棒球場上的事物看見「可見物」，這些「可見物」同時也在其他凝視者的視覺現象被看見，雖然凝視者們視覺現象裡的內容些許不同，沒有門檻的「可見物」仍舊處在可見裡，只待我們重新注視，「可見物」就會重新被「能見視覺」輕易捕捉到，成為視覺現象裡的內容。

你有看出白隊的打法了嗎？白隊只要把球送進去就好，綠隊要一直切才能(送)進去。你看白隊從哪邊把球送進去？白隊都打 High-Low，白隊打組織時，都是打 High-Low，人少時才會切進去。你要先看傳球的路徑是怎麼送進去的。⁵⁴

當我們一旦重新回顧這場籃球比賽的錄影畫面，我們將重新注意到「球的流動」，白隊的球是從高位的中鋒傳給低位的中鋒，而綠隊的球，是由後衛運球將球帶到禁區底線。這原本不在視覺現象中的「可見物」，在重新注視後來到我的視覺現象裡，我們可以說，沒有門檻的「可見物」在可見的世界裡，公平的分享給所有的凝視者。

我們注視向外，籃球是可見的事物、對手的身體也是可見的事物、球的流動是可見的事物、我自己的身體也是可見的事物。視覺現象上，這樣的「可見物」沒有門檻，會

⁵⁴ 見附錄四〈高中籃球甲級聯賽觀賽逐字稿〉

出現在所有凝視者的視覺現象上，可見物可以透過不同的注視方式而被凝視者共享。運動視覺現象的內容，藉由鮮明的「可見物」來說明：視覺現象是「能見視覺下的可見物」。

二、有門檻的能見物

視覺現象的內容裡，能夠透過畫面重播、重新注視而可見的事物，是落在「能見視覺下的可見物」上所作說明；而視覺現象內容裡，不能透過重播畫面、重新注視而可見的，筆者稱為「**能見物**」。在凝視者的視覺現象裡，凝視者在「我運動」⁵⁵下所投現的「能見物」與可見物之間各自完備，「我運動」所投現的「能見物」，在可見的世界中能找到對應，但這「能見物」卻不是公平地分享給所有凝視者：我知道他人看到這一場球賽，看到球、人、場地，看到身體的移動、球的軌跡，但我看不到他人，把什麼看在一起成為視覺的輪廓、把什麼細節看成視覺的內容，這樣的「能見物」無法輕易地通過畫面重播，而讓其他凝視者捕捉到。而這些「能見物」之所以可以被凝視者指認，背後的意識作用是來自於凝視者「**即內部性的視覺**」。能見的視覺，本來是一個向外注視的意識作用，但人在向外注視的能見視覺中，看見了自己的身體，看見了自己的手、看見了鏡中自己的自己，看見自己正在看，在辨認視覺意識作用的說明裡，能見的視覺分裂出「**即內部性的視覺**」：「我」不只是可見物、也不只是能見者，在我能見視覺向外注視「可見物」的同時，我注意到我自己正在看，「**即內部性視覺**」讓能見視覺被指認出來，「**即內部性的的視覺**」讓「能見物」出現在凝視者的視覺現象裡，並且指認著「能見物」。

身體凝是萬物的同時，也能凝視自己，並在它所見之中，認出能見能力的「另一面」。它看見自己正在看；摸到自己正在摸、它對自己可見、可感覺。⁵⁶

⁵⁵ “我運動”是更為靠近主體端的視覺意識，是「眼球運動」和「視覺」的交纏，而「眼球運動」是「視覺」熟透時的自然序列。

⁵⁶ 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 (Eye and Mind)》，81。

用「即內部性視覺下的能見物」這視覺本質，來掌握運動視覺現象裡的內容，視覺現象裡內容裡，有門檻的「能見物」，將可以如此說明：

籃球運動員看到的「球的流動路線」，我們可以透過重播畫面，以注視球流動的方式重新注視，但是籃球員能見到的「時間、空間變化」則是有著能見的門檻：

我以前有一度演戲(製造對手的進攻犯規)演得很著迷。我就知道(怎麼演)，演到對方的教練都說可以不要再演戲了嗎？就是我知道那規則，就是垂直面是不能被侵犯的，不管是進攻者還是防守者的。就是我們在籃底，我們都打籃底，我是防守者、你是進攻者，你會晃，我們兩個人之間的時間差已經差不多了，你會晃，可是我的手會靠近，當你晃，第二次要投籃的時候，我就後倒，裁判會吹。教練就會喊，「我的選手只有晃而已，沒有撞她」。可是我已經知道，我從垂直變成後仰的時候，裁判就會吹。我有一度很著迷，每演一次就賺到一次(對方的進攻犯規)。⁵⁷

在籃球場上，防守者要造成或製造進攻者的進攻犯規是很難的事，籃球規則對於防守者的限制較大，在攻防之間，進攻者是佔有較大的優勢。因此，防守者獲得裁判吹判進攻者犯規的哨音，即意味著成功的防守。在上述例子中的籃球員，能見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能見時間空間裡的細節、能見被侵犯垂直面的時間空間輪廓。運動員的身體也能將這樣的「能見物」，用身體動作透露給裁判看見。而對方的教練，也能見該選手刻意用身體所表現出來的「能見物」而大發雷霆。這樣存在於「時間、空間變化下」的「能見物」，不是公平地展現給所有人，而須要風格意識⁵⁸的要求。我們在選手的語言性⁵⁹中可以意會到，該選手能見「進攻犯規」，而有異於其它選手的能見能力，該選手的身體能展現「進攻犯規」的「能見物」內容，有異於其他選手的身體運動所展示的內容。

⁵⁷見附錄四〈高中籃球甲級聯賽觀賽逐字稿〉

⁵⁸筆者將會在第二節「知覺現象的本質內容」裡對風格知覺作進一步的說明。

⁵⁹筆者將會在第三節「詮釋現象的本質內容」裡對語言性作進一步的說明。

這樣的視覺現象裡，「我」既看到了可見物，也看到了能見物，能見物在可見的世界裡能找到對應，但卻不能公平地分享給所有的凝視者；而視覺現象裡的意識作用，視覺意識既是「能見視覺」的作用，也是「即內部性視覺」的作用，我能見可見物，也同時看見我正在看。這裡出現了一種「有門檻的視覺」現象內容：當我望外看的時候，環繞在我四周的事物，「可見物」是視覺現象裡鮮明的內容；但同時，我也看見自己正在看，「把什麼看在一起成為視覺的輪廓、把什麼細節看成視覺的內容」是我的「能見物」。視覺現象的內容是可見物與能見物的交纏，而對這樣指認這樣的視覺現象，是由「即內部性的視覺」所認出的。

三、彼此穿透的肉質

視覺現象的本質內容裡，除了可見物、能見物的內容外，還有一塊未分化的「肉質內容」。在視覺意識的發軔處，視覺現象的「肉質內容」是：我的注視包含著他人（事物）的注視；我注視著他人（事物）同時也意識到他人（事物）注視著我，視覺意識在發射向外時，物我、人我都是在「肉」的質地上，「肉」質內容是一個物我相通、人我相通的交纏狀態。譬如，我看到球的視覺現象裡，球是「可見物」、來球的質量是我的「能見物」，但在這個視覺現象裡，還有「肉質內容」：我的視覺意識延伸到球拍的視覺上，視覺意識是相通於「球拍對球注視的視覺」；我的視覺意識也相通於「球對我的注視」，我的視覺意識可以掛搭在球的視覺上，在我的視覺意識中，用「來球的視覺」注視著自己。這樣的「肉質內容」，背後的意識作用是「**旋進的視覺**」：凝視者不僅由「能見的視覺」看向可見物、不僅由「即內部性的視覺」看見自己正在看，在視覺意識的發軔處，是物我視覺意識的交纏、人我視覺意識的交纏，「旋進視覺」的說明補足了凝視者由內而外和可見者由外而內的肉質內容，視覺和事物彼此旋進交纏，是視覺意識的最終基礎。

用「旋進視覺下的肉質內容」本質，來尋找運動視覺裡物我不分、主客不分的視覺現象內容，這樣的「肉質內容」沒入在視覺現象的發軔處難以具體辨認，筆者藉由羽球、柔道和籃球視覺現象裡的「肉質內容」來說明：

譬如，在羽球場上，視覺現象下的身體空間，除了可見的、能見的身體空間內容外，視覺現象下的身體空間在視覺意識的發軔處，「肉質內容」是藉由對球拍的視覺，附加出我的身體空間：球在那，我知道我打得到，我毫不遲疑地知道那是我的身體空間內，我的視覺意識附加在「球拍的視覺」上，球拍的視覺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成為我身體的延伸，我視覺意識下的身體空間，不僅是我的物理身體的周遭空間，而是透過對球拍視覺的附加，視覺現象裡的身體空間遠大於實際上的物理身體的周遭空間。

譬如，柔道選手將他人身體，成為自我身體的附加，柔道選手的視覺現象裡有著「肉質的內容」：當柔道選手要進行身體的反摔動作時，對手的身體首先要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對手身體動作成為選手身體反摔時的第一個動作，而自己的身體動作是反摔第二個動作，包含對手身體動作的反摔動作，是柔道選手視覺現象裡的「肉質內容」：

有攻就有破，任何動作都有反摔動作。當對方企圖摔你的時候，就是反摔的最佳時機。他的左手把我扯向他的位置，左腳割向我的左腳小腿，「反摔」，就是現在，藉其力量，瞬間右腳轉向後畫圓，身體轉動。⁶⁰

在「肉質的內容」裡，旁觀者被可見的事物穿透，運動旁觀者穿透成為、被穿透成為運動當事者，運動旁觀者、運動當事者和週遭的環境，成為被穿透的人的眼裡，同一塊質地的肉：譬如，籃球員眼前的籃球賽場，是旁觀者旁觀到的賽場、也是置身其中的

⁶⁰周育萍，〈一段運動生命與經驗的剪輯〉，《運動技藝：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臺北：師大書苑，2007，106。

球場，「肉質的內容」是運動旁觀者和當事者視覺意識的交纏、是物與物與物的交纏、事與事與事彼此的交纏，眼前的世界是一塊「快攻」的肉：

這一球不該傳，你已經 2 打 1 了，你還傳，那這一波快攻就已經失效了。防守者站在(兩個)進攻者中間，你(進攻者 1)還傳給她(進攻者 2)那防守著跟兩個進攻者的距離一樣，那你還傳，所以她們的快攻太慢了。⁶¹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一對運動視覺現象的本質有個整體的掌握：



註：筆者使用虛線分隔的是可見與不可見作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⁶¹見附錄四〈高中籃球甲級聯賽觀賽逐字稿〉



第二節 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

筆者從劉一民對知覺現象的本質說明，推演出對運動知覺現象本質的說明：知覺現象是由「動態知覺下的完形」、「風格知覺下的完形」和「可逆知覺下的完形」三個環節所組成的整體。運動員知覺現象的內容裡，必然包含著「圖形－背景」、「可見－不可見」和「不可逆－可逆」的完形結構，而這些屬於客體端的意識相關物，是動態知覺、風格知覺和可逆知覺意識要求下的回應。本節，筆者對知覺現象的本質說明，是從較易清楚辨認的「圖形－背景」開始，繼而說明由風格意識所要求的「可見－不可見」轉換，最後往沒入在知覺意識發軔處的「不可逆－可逆」來說明：

一、「圖形－背景」的動態完形

完型哲學對知覺現象的說明，放棄用「刺激－反應」的說明、放棄用「我知覺到桌子，知覺的作用是桌子刺激大腦的皮下組織，大腦反應出是桌子的知覺」來說明，而是用知覺現象是整體理解下的部分、輪廓理解下的事物，用這樣「完形」來說明知覺現象裡知覺的作用。

我們在視覺現象裡看見「桌子」，但在視覺暈圈上的可見物眾多，譬如，桌子背後的牆、桌子上的刀叉、桌子旁邊的空間，都同時是視覺暈圈裡的內容，視覺現象背後是知覺現象的意識作用，是知覺意識的作用，讓桌子突顯在前，其餘的可見物則退居在後。

「圖形－背景」的完形是對知覺現象的初步還原：知覺作用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圖形意識而已，而是必須襯著背景意識呈現圖形意識的完形作用。而「動態完形」知覺驅動的「圖形－背景」間的轉換。我們視覺現象裡的桌子、椅子、杯子，是知覺在「圖形與背景」間，自由動態轉換下的綜合內容：牆壁不是永遠的背景，桌子也不會是永遠的前景，知覺作用在「圖形－背景」間的轉換是「動態的轉換」。在凝視者的知覺現象裡，牆壁、

桌子都是可見的內容，而在可見物在視覺現象以背景或以圖形出現，則是知覺意識的作用，但無論如何，知覺現象裡必然有著「圖形－背景」的完形結構。

採取「動態知覺下的完形」來說明知覺現象，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將可以如此說明：

U：那南韓的女生比較沒有突擊的球，所謂的突擊球是說，南韓的女生站後排，她沒有像中國的女生有一攻就上前的能力，這樣可以製造男孩子可以去後面攻擊。那南韓的女生她只會切或扣或拉，她沒有一個突然變線的能力，她沒有利用比較有質量的扣殺後偷溜上去，她比較沒有這個能力。⁶²

運動知覺現象裡，知覺作用不是來於對各個部份細節的集合，不是來自於韓國女生的切球、扣球或拉球等個別技術，也不是韓國男生的殺球，或中國男女生的防守技術，運動員知覺到「缺乏突擊球」是來自於對整體的知覺，是以整體的方式來掌握各部分的關係，以綜合的突擊球能力來評斷韓國選手組合球路所欠缺的能力、所帶來的劣勢。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總是包含著對背景的知覺和對前景的知覺，而獲得整體性的內容。

我們得連著背景一起看，才看得出「這個動作」是在發球，運動知覺現象，不真得是處於如此靜止的「圖形－背景」狀態。當我知覺球員站在很遠離底線的位置上手發球，知覺作用早就已經主動地不斷置換「圖形－背景」，疊合出我的知覺現象。譬如說，球員發球時的腳步、發球員所站的位置、我想像著自己的上手發球、我回憶著兩隊球員所站的位置等，都不斷成為前景或背景，以構成運動知覺現象的整體。因此，在語言資料裡，「這兩隊的球員，站在很遠離底線的位置上手發球」⁶³，知覺現象是動態完形知覺下，「圖形－背景」間不斷地置換的完型作用，而疊合出運動知覺現象。

⁶²見附錄一〈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觀賽逐字稿〉

⁶³出自筆者的運動筆記，筆者與一位曾是國家隊的排球選手一起觀看全國高中排球聯賽比賽，筆者只做了部分的錄音。

二、「可見—不可見」的風格完形

在如實的意識內容裡，知覺現象還有著由「**風格完形**」驅動轉換「**可見—不可見**」的知覺作用。在風格完形的知覺意識裡，知覺作用的主體不是意識主體，而是身體主體，意思是說，凝視者的知覺，不只是在意識上的知覺作用，也是身體上的知覺作用，身體是知覺的主體，用觸覺、聽覺、視覺在知覺，身體的舉手投足，都是知覺的作用。在身體主體的知覺作用裡，「可見—不可見」的知覺完形作用著：知覺現象裡，槌子在眾多可見物的背景中，凸顯為前景，是知覺現象的客體端內容；而手拿著槌子，槌向釘子的「可見」意識前景，有著手握鐵槌的「不可見」身體背景和意識背景，是知覺現象裡身體意識的內容。而「可見—不可見」間的動態轉換，背後是由「風格完形知覺」所驅動：「可見—不可見」在轉換間是不是中性的動態轉換，知覺現象裡所有轉換都有「風格」的關連，有著個人獨特的偏向，但個人驅動邏輯卻保有著一貫性。

用「風格知覺下的完形」，來說明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內容，運動知覺現象可以如此被說明：

運動知覺現象本質上是「一貫的變形」，可用三個主要的詞彙來說明：「一貫」、「變形」和「等價系統」。舉例來說，和我一起觀賽的排球選手，在比賽的中期說出了「現今排球選手發球不具攻擊性」的知覺，而不以「站的位置很遠」來知覺場上的發球，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知覺風格。而她在一次又一次對發球的凝視中，都共同地、一貫地、潛藏著用「有效的發球」知覺著。這樣的一貫性，在不斷重複後，變形為這位排球選手鮮明的、獨特的個人風格知覺，「攻擊性」的知覺現象即是這種變形中的一貫—她總是用「攻擊性」來知覺發球，這是她的獨特知覺風格。而排球運動風格世界，也是一個業已完成風格化的運動世界，排球運動有排球獨獨有的風格—潛藏著「空中擊球」的風格，在排球運動裡，球不可以落地，「空中擊球」的風格一再地、重複地、有序的變形，形

成排球運動風格世界。風格知覺者在排球風格世界中，找尋等價系統⁶⁴以共鳴出知覺者的風格，因此，具有不同「風格知覺完形」的人，在凝視排球運動風格世界時，由於自己身上共鳴器不同，以致於與排球風格世界中不同的等價系統，引發出不同的共鳴、知覺到不同的內容。如同筆者用「客觀時空」的風格來知覺排球的發球，知覺到的即是「她站在好遠的地方發上手」，而有異於用「攻擊性」來知覺的知覺現象。

那球員真不知道在想什麼，上手發球又不像男生要助跑，她站這麼遠要幹嘛，她發出的球就已經夠沒有攻擊性了，還站那麼後面，只會學別人站在後面的位置，都沒有想想要發出的球是有攻擊性的球，她站在底線不用跳，都發得比現在還有攻擊性。⁶⁵

三、「不可逆—可逆」的可逆完形

知覺現象裡的本質內容，除了「圖形—背景」、「可見—不可見」的完形結構內容外，還有「不可逆—可逆」的完形內容。完形結構的界線逐漸模糊，事物是由不可見者烘托出可見者，而只不是由事物與事物之間相互烘托，在知覺意識的發軔處，完形和完形間是同質地的肉，完形和完形之間可以互相對話，在可逆的完形結構裡重建不可逆的完形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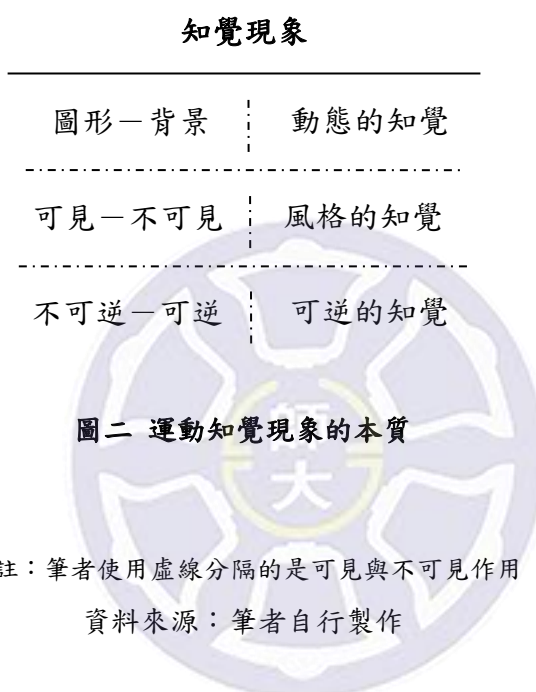
人與物的界線也模糊了，在知覺現象的主體端裡，知覺的主體和知覺對象不再是人與物的區別、人與世界的區別，而是可見與不可見的分別。這意味著，人與物、與世界根本就是同一個質地，在這同一的質地裡，知覺作用裡不可逆的完形，是在這可逆完形的背景上。知覺現象的完形結構，以「不可逆—可逆」的結構，被包含在所有的知覺作用裡。而「不可逆—可逆」之間的動態轉換，在具象的界線取消後、在物我的界線取消

⁶⁴賽尚說：「自然，就在內部。」展現在眼前的性質、光線、色彩、深度(profondeur)，它們的展現，只因為它們在身體中喚起回響，只因為身體迎接了它們。請參見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眼與心(Eye and Mind)》，(龔卓軍譯)，83。

⁶⁵出自筆者的運動筆記，筆者與一位曾是國家隊的排球選手一起觀看全國高中排球聯賽比賽，筆者只做了部分的錄音。

後，不可逆的知覺過程、不可逆的風格轉換，由可逆的動態轉換取代。在這「可逆完形」的知覺下，知覺主體與知覺對象是相同的質地，知覺現象由不可見烘托著可見，也因著是同一個質地，因此知覺的發軔處是人我可逆的、是物我可逆的。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二對運動知覺現象的本質有個整體的掌握：





第三節 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

筆者從余德慧對詮釋現象的本質說明，推演出對運動詮釋現象本質的說明：詮釋現象是由「表達語言的符號」、「存有語言的語言性」和「破碎語言的深淵」三個環節所組成的整體。運動員詮釋現象的內容裡，必然包含著「符號」、「語言性」和「深淵」，而這些屬於客體端的意識相關物，是表達語言、存有語言和破碎語言意識要求下所回應的。對詮釋現象的本質說明，筆者是從較易清楚辨認的「符號」開始，繼而說明由意識所要求的「語言性」，最後往沒人在語言意識發軔處的「深淵」說明：

一、表達語言的符號

在詮釋現象裡，語言符號是鮮明的內容，語言資料裡的「球拍」、「手腕」、「直線的球」、「加快腳步」、「擺甩手腕」的語言，是詮釋現象客體端的符號，能有效地把事物表達出來。當我們從「表達功能的符號」來說明詮釋現象時，詮釋現象裡的符號內容，可以被輕易分類來說明：速度變快的概念裡，有「加快腳步」、「擺甩手腕」兩個動作；正向鼓勵的概念裡，有「好球」、「漂亮」、「水喔」、「(鼓掌)」的事實。從「表達功能的符號」說明詮釋現象，語言活動是將意義傳遞的活動，「好球」、「漂亮」、「水喔」、「(鼓掌)」等語言符號是意義相同、相通的事實，與說話的主體無關。在這樣的對詮釋現象的說明上，詮釋現象是對事物指認的語言和語言建構語言的語言所組成的語言王國。

詮釋現象的本質內容是「表達語言的符號」，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將可以如此被說明：

我們看運動，然後我們用語言將我們看到的運動現象指明出來，是一種語言上的看到。譬如我說：「哇！剛剛那一個過人動作，真得是騙到防守者了！」語言上指認了一個有過人動作、有防守者的場景。我們看運動，然後用語言指明，語言上的看到是提取

自「我看到場景中」的部份，雖然說出的現象遠不及所看到的現象，但我們還是避免不了用語言指明現象。不論是我們思考運動現象、閱讀或寫作，我們根本上脫離不了語言，縱使是沉默的、不說話的人，在心中默默思考或在一筆一字的文字中，都在用語言說話、語言都在說話。縱使只能提取部分的現象，語言的存有與大地的存有，仍舊是人存在的唯二世界，而語言世界的發展還凌駕其上。

在語言的王國裡，我們用語言來建構語言。在籃球場上，我們用三重威脅的概念，談論籃球場上剛才的那一個過人動作，「那一個過人的動作」是對眼中現象的一種語言性指認，而我們可以用三重威脅的概念來談論：「在他接球後的預備動作裡，確實保持著對瞄籃、傳球、投籃的機會」。三重威脅的概念，成為一種由語言所建構的語言，也成為一種運動語言的類型。語言，讓運動詮釋現象被指明；語言又建構語言，讓運動語言的樹開始枝繁葉茂，運動詮釋現象是運動員身在其中、難以脫離的背景。

語言，除了有指認的、建構的功能外，還能作為意義的載具。語言不只建構語言，還將意義承載在其中，我們聽到球評說「這球投進，是一顆三分球，背號 23 號的球員，在本賽事中的三分球命中率是百分之三十八」，籃球場上，被以「這球投進」的現象指明出來，是一種語言上看到的版本；並用一個「三分球」的概念框住這個現象、用「命中率」這建構出來的詞彙，來表達一種進球的累積現象；「很有機會問鼎本屆賽事的三分球王」這樣的運動語言，承載著三分球的意義—收藏著可能是得分後衛、投籃動作很穩定等意義。表達功能的語言意識裡，語言符號是詮釋現象鮮明的對象，人們表面上彼此用語言交談，實則是現象的指明、意義的傳遞。

二、存有語言的語言性

詮釋現象的本質內容裡，除了鮮明的語言符號外，語言性也是詮釋現象裡的內容。以「存有語言的語言性」來說明詮釋現象裡的內容，語言是人在說話、是語言在說話。

語言，說出的是一個語言的世界，活在語言的世界裡、在語言的世界感覺到存在，是人存在的一種方式－以語言性存在。人說話的內容，人說出了一個語言的世界，作為符號的語言，只是語言世界裡一小部分的前景，人依靠語言所建立出的立場、所建立出的自我版本、所建立的存在，是人說話的整體內容，是撐出語言符號的語言性和語言本身。

人在說話，語言在說話，說話所指認的事物，有些是在現場的實在、有些是不在現場的事物、有些則是不在現場的非實在物，像是語言中的「ET」。人指認出、說出「不在場的實在物(非實在物)」，而建立的語言世界，是有別於大地的存在，人活在這樣的語言世界裡，語言存有是人活著的另一種世界。從「存有本質的語言性」，來說明運動詮釋現象裡的內容，人說話、語言說話，說話是在召喚，是用語言符號召喚在現場(不在現場)的實在物或非實在之物，用「名字」、用「論述」召喚物，而不只是指認出實在物而已。語言資料裡，「看他的揮拍，我知道他還不太會打」，語言指認著眼前實在的揮拍動作，語言也同時以「還不太會打」這個場景的名字，召喚出一個現場，這個語言所論述的現場，即是語言世界中的現場。「還不太會打」的場景，是語言世界中的場景，是論述出的場景，可以在語言的世界中成為物，成為語言溝通中的物。說話、論述讓語言世界中的物成形，海德格說「物化之際，物才是物；物化之際，物才實現了世界」。語言中的物是召喚物，是論述，一個個的論述，實現了語言世界中的物，人說話即是進入這語言的世界中，活在語言的世界中、在說話中感覺存在。

從「存有語言的語言性」，來提取語言資料裡的詮釋現象內容，人在說話，並不是人透過語言這工具來傳遞意義，來指認實在物而已。人在說話，事物是語言中的事物，活著是語言中的活著，人是在說話裡活著，人活在說話裡，說話說出的不只是物，也是人的存在，人依靠說話而感覺存在。人說話，表面上是人使用語言，人是主體而語言是客體，但人卻無法完全脫離語言而有活著的感覺，人一說話，不論是想還是說、或是寫，人就進入到語言的世界裡，人的說，人的語言性反過來是人活著的依靠。說話的時候，

人感覺到存在，說話，說出的是人存在的版本，人和語言的關係，是人依靠著語言性而感覺活著，而不是人利用語言，語言不僅僅只是客化的東西。

當我們提取語言資料的內容，是站在「存有語言的語言性」上時，語言資料呈顯的是語言性，是人存有的語言性，是說話的人對語言世界的依靠；語言資料呈顯的是語言的活動，是說話的人用論述召喚來的現場；語言資料呈顯的語言符號，是說話的人，所指認的實在或非實在物，現場或不在現場的論述。運動語言在語言存有的刻度上，語言資料將可以如此說明：

將語言用作表達，是一種視語言為符號的層次。然而語言還有另一個意義，「語言讓人感覺存在、感覺活著」。在這裡語言不是因為人在而存在的符號，反而是語言讓人的存在獲得依靠：人的存在是一種語言性的存在，人依靠著語言是一種活著的感覺。在這作為「依靠」的語言性層次上，我們不看由語言所建構的柔道技術的內容是什麼，而是看運動員凝視時語言中的語言性。柔道對摔時的現象必須由語言說出來、運動員不得不透過語言來表達，在這字裡行間，語言性的特徵－語言的秩序性，運動員對大外割動作的知道從中溢了出來。我們在下述的例子中看到一種語言性中的「有」、一種語言性中的「知道」：

在柔道運動中，「大外割」動作一直是偏向適合個頭高的人來發展。不過，我在練習中，發展出我的動作特色。我不先將對方身體向前拉（破勢），而是直接左手先推向對方的下顎，一旦他身體發生傾斜，就是出腳時機。這成為我選手時代的主要得意技之一。⁶⁶

⁶⁶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30。

三、破碎語言的深淵

當人說話，用論述實現語言世界之際，人在語言的世界中，有了知道而感覺到存在。當我說「爸爸」、「媽媽」這語言符號時，是召喚出一種親子關係。語言世界中的種種物、種種論述都提供說話的人一種「知道的、得以依靠的感覺」，說話讓我的存在，感覺可靠。長時間不說話的時候，我的存在搖搖欲墜，說話的時候，知道語言帶來的秩序、知道語言能帶來秩序，語言性讓人的存在感覺可靠。

但，語言有時候以「說」作為依靠，不斷的說出來，說本身提供依靠感，有時候語言卻以「破碎的說」，讓人認出依靠感。人在語言存有的深淵，即是從破碎的語言、失序的語言中，赫然聽見語言的另一種聲音，不是直接說出來的聲音，而是在說出來的語言之外，所引發出的存有的聲音。

我們看小說的時候流淚、在看電影的時候流淚，這些語言資料在深淵的語言存有刻度上，是語言存有深淵裡，讓說出語言引發出存有的弦外之音：

在巴比倫之子這部影片中，阿瑪和奶奶是受到迫害的庫德族人，奶奶在等待了十二年後，決定帶著年少的阿瑪到六百哩外的監獄，找尋被迫從軍的兒子—阿瑪的父親。在無奈未知的尋親路上，祖孫在到達監獄後失望的離開，轉而祈求在一處處的亂葬崗裡找到親人。祖孫在一處又一處的亂葬崗裡奔走，祖孫倆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悲傷的情緒將近滿溢。會說阿拉伯語的小阿瑪，又一次支身去查詢亂葬崗的名單，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在亂葬崗裡盲目找尋的奶奶身邊。眼前的奶奶，手撫摸著一具已成白骨的屍體，如同其他在亂葬崗裡尋獲親人的女人，聲嘶力竭地對白骨訴說想念、掏出心肺地哭訴生離死別的痛楚，阿瑪跑向白骨拿起上方的身分資料，「奶奶你看他是叫奧瑪，這一個叫朗賽，奶奶！」，阿瑪的淚阻止不了阿瑪的說：「這一個叫賈瓦，我的天啊！你不要這樣！拜託你不要這樣！」

如果我們不從破碎語言意識來理解影片中的語言資料，我們將無法說明在看影片時，自己止不住的淚。在阿瑪不斷朗讀白骨口袋上的身分資料時，語言一直打向觀眾，淚也跟著停不了的流。

如果，我們只看向語言資料上的內容，「奶奶你看他是叫奧瑪，這一個叫朗賽，奶奶！」「這一個叫賈瓦，我的天啊！你不要這樣！拜託你不要這樣！」，我們不會流淚；如果語言純粹的說出「奶奶在亂葬崗裡，看見別的女人尋獲自己的親人時所面對的巨大傷痛，奶奶在找到也是巨大傷痛、找不到也是巨大傷痛的情緒裡，一處處的奔走，最終，奶奶在一具陌生的白骨面前，認了白骨，從而宣洩出所有情緒」。這樣直接的說，也引發不了觀眾的悲傷感受。但在影片中，一直提醒阿瑪要勇敢、堅強的奶奶，拖著年邁的身軀也要找回兒子、帶回兒子的奶奶，奶奶話裡的自我版本是一個不顧一切，不願兒子流落異鄉的母親。在影片的論述裡、在奶奶的話語裡，奶奶「不顧一切，不願兒子流落異鄉」的存在，在「這一個叫賈瓦，我的天啊！你不要這樣！拜託你不要這樣！」裡破碎。「賈瓦不是易普拉欣，奶奶的兒子叫做易普拉欣」，在存有的深淵，任憑小阿瑪極力用名字證明，那是具陌生的白骨而不是爸爸。奶奶在「賈瓦和易普拉欣的語言秩序裡失序」，奶奶所依靠的語言存有發出了聲響、阿瑪所依靠的語言存有發出了聲響。如同川端一句「十八歲的我不懂，那時我已經參加完家中所有人的喪禮」。「所有人的喪禮」是一句破碎的語言，是語言裡的失序，這時語言的存有才會在語言符號背後，發出聲音。

從破碎的語言意識，來說明語言資料裡的內容，破碎的語言讓人認出未破碎的依靠，讓人依靠語言而建立的存在，在語言符號之外嗡嗡作響。運動語言在深淵刻度裡的語言資料，將可以如此說明：

我們在語言的世界裡說話，我們在語言性的秩序有所憑靠，我們在語言的世界裡「知道」，我們憑藉著語言性而有活著的感覺，但有時一個踉蹌的墜落，墜落在無序、在不知道裡，一個關於語言存有的深淵，在那裡運動員說出「我慌了」：

瞬間，我的腦袋充斥的無數個過去與未來的想法，我沒有辦法壓制住這些想法，我開始分心了。我的思想一直遊走在過去與未來的情境中，沒有辦法專注在比賽的當下，我在球場上開始僵化。身體僵化，不論做什麼動作都像卡住的感覺；反應僵化，無論做什麼決定都是錯誤的決定。「我開始慌了」，我變得不知道自己在球場上該做些什麼，也變得不知道自己在球場上能做些什麼。我開始失誤連連，我開始害怕拿到球，拿到球只想趕快把球傳給隊友，那顆籃球就像是一顆火球，好像會把我手燒毀一樣。⁶⁷

在上述語言中指明了一種深淵的狀態語言上的深淵：做什麼都不對，以致於說什麼都不對的存在。原本運動員能做的、知道怎麼做的「決定」、「身體動作」、「反應」，在語言存有的深淵裡，反而都不知道了，只能靜默地吐出在深淵裡的語言，而不長出茂盛的語言大樹：在愛裡，說出「我慘了」；在苦裡，說出「唉呦」；在失序的身體裡，說出「我慌了」，在語言存有裡的深淵，語言長不出語言，只能發出寂靜之音，語言性所帶來的秩序呢？在語言中我怎麼變得不知道了，秩序所帶來的依靠感消失了，在語言的存在中，掉進了無序的裂縫，「不知道」是語言存有的源頭，語言性裡帶不出知道，在語言存有裡發出轟然巨響。

四、大地存有的靜默

語言，把我們在語言世界中原本不知道的內涵說了出來。我們看著眼前的大地，用語言活動，用說話召喚出一個在語言世界中原本不知道的現場。當我們不說話的時候、沒有語言的時候，我在大地裡(卻)確有一種靜默的知道。有身體的靈魂，是必死之人，是沒有了身體就消失的人，這一種活著的感覺，存在的感覺是大地的存有，一旦我們不說話，人就是以這一種方式活著，人一說話又進入並置的語言世界中，人們長時間依賴著語言而感覺活著。

⁶⁷吳永仁，〈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的敘說與範疇勾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體育系碩士論文，2009，59。

大地存有的靜默，不是語言現象的本質之一，而是與語言存有並置的大地存有。大地存有的靜默與語言存有的深淵有著鄰近性：活著的鄰近性，大地存有和語言存有都是人活的一種狀態；知道的鄰近性，語言將語言世界中不知道的事物，論述成知道的事物，而大地存有裡的人，雖然不說但卻知道，知道事物的存在；靜默的鄰近性，在深淵裡語言破碎，在破碎的深淵裡，人們卻在這裡說出大量未破碎、說出依靠，而大地存有的靜默，是全然的寂靜，沒有語言。

在寂靜的高山湖泊旁，薄布搭起的帳篷外，芒草晃動、水鹿緩步、只有咀嚼聲的夜晚。必死之人的肉體，在寂靜的大地裡活著，在這裡，知道但不說話。我們得要是道行極深的宗教者，才能待在這大地存有裡夠久，否則我們一旦指明、一旦思考、一旦說話，語言又讓我們遠離了這靜默、遠離這作為深淵的大地存有裡，轉進語言存有裡。

在這幾天的籃球教學裡，我和學生示範著切入上籃。示範學生扮演防守者、在我的口語提示中扮演著防守者，一連十一個班的切入上籃教學，我遇到了一個身體上的對話，在大地存有裡的對話震撼了我。原本的防守示範，都是依著我的口語指示，我說「防守者傳球」，實際上我開始拿球後瞄藍；我說「防守者上前封阻」，實際上我已經過人準備切入；我說「防守者被擺脫」，實際上我已經準備上籃。但有一位籃球隊的示範學生，在我要上籃的那一刻，學生頂推了我的左手，我的身體不得不也得回頂這個來自學生的身體力量，如此我的球才能順利入框⁶⁸。那一刻，我們師生倆在靜默的大地存有裡，寂靜裡有了知道，因為，一般看示範的學生，只看到語言上的擺脫、只知道球進了，但我們師生倆卻知道「這個擺脫」是帶著力量上的抗衡，在一推一頂之間，我知道她瞭解防守、也知道她知道我瞭解如何抗衡，在那一瞬間「球進」，我們師生倆有了屬於在大地存有上的知道。大地存有的寂靜和語言存有的裂隙是具有沉默的鄰近性，兩個存有之間的分別在於：語言存有的底蘊是「不知道」，而大地存有的源頭是「知道」。

⁶⁸ 出自筆者的體育教學筆記。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三對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有個整體的掌握：

詮釋現象	
符號	表達的語言
語言性	存有的語言
深淵	破碎的語言

圖三 運動詮釋現象的本質

註：筆者使用虛線分隔的是可見與不可見作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第四節 運動反思的方法

運動員凝視的反思，在面對各式各樣的語言性資料時，我們可以藉由運動人文科學的各式研究方法，予以精鍊後說明。然而，本研究受到美國現象學家索科羅斯基所著《現象學十四講》⁶⁹及國內運動哲學學者劉一民〈運體經驗本源的追問—相遇於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⁷⁰的啟發，試圖採取更貼近「存有凝視的平面」的反思來深究本課題，本節對於反思的說明脈絡為：一、自然態度下的反省；二、現象學態度下的反思；三、基進反思的原則與行動綱領。

一、自然態度下的反省

如同在日常生活裡反省，運動當下，我們也時常在反省，「面對來球，我又順手一抽，球沉了下去掛在網前，懊惱地自己的不應該，又忘了要更專心的看球、更專心的加長對球的接觸時間、應該要更專心加旋對球的摩擦。」⁷¹當然我們也時常在運動後反省，「昨天那一球不應該就這麼傳出去，否則就不會最後傳出界外，搞得連最後一擊的機會都沒有。」我們除了反省面對運動時的種種，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反省著運動世界裡的種種，並把種種的反省思考，彙整成關於運動技術、運動人文或運動科學的內容。在我對桌球的反省中，我得出了對「這一顆來回球」的認識，我對運動凝視的再反省「對手用力時發出氣音ㄘ、，此時製造出的來球軌跡很沉、很平，如果我順球就想抽，如果我的拍面與球的接觸時間太短、或帶來的旋轉太弱，抽球時球就會沉下去而掛網」，得到了對這一球的反省，並作為我運動凝視的內容。

⁶⁹索科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著，《現象學十四講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李維倫譯)(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4)。

⁷⁰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追問〉，《運動文化研究》，14：07-33。

⁷¹出自筆者的運動筆記。

但這樣的反省內容，就是對「那一球的凝視」的所有內容嗎？事實上，我還可以反省出我對「那一球抽球時的身體動作」，我抽球時的重心太高、可以反省出處理「那一球抽球時的心理顧慮」，我擔心如果我切回去對手又回放小球時，我的雙打隊友會來不及上前接球…。種種都是對那一球而反省出的表象，是對那一球凝視時的表象，而我的凝視內容就是這些表象。

我們對於運動的凝視，除了上述「加多」表象式的反省，面對日常的生活、思考與經驗，除了一頭栽進去這些自發經驗之外，若想要把反省往存有的維度裡推，而加深、加廣對運動凝視的反省，往更貼近運動凝視的實情裡反省，我們也可以藉由現象學的態度引導，對關聯著這些自發經驗的意向進行反思，這即是現象學態度下的反思。

二、現象學態度下的反思

在一般自然態度下的反省，是一種對於「立場」、對於「意向」、對於「信念」忽視下的反省。也就是說，當我們注意到自發經驗是來自於相關連的「立場」、「意向」和「信念」時，我們對於經驗的反思，對於「那一球的凝視」經驗，就會注意到其中的時間意向、身體意向、空間意向、人我意向，關於對「那一球的凝視」，實情反而得以被加深、加廣地反思。

現象學態度，是一種看者立場、懸置立場、描述立場，以中立化的態度，經由對立場及其相關物的種種描繪，呈顯出事物的實情。我們離開自然態度下的表象，而回到帶有意向性的現象裡，才能夠辨明，為什麼我的同事理所當然地認為我那一球的處理太不可理喻，而我卻覺得理應如此：「那球很沉不應該拉的！如果你真的要抽，你的重心要在沉下去一點等球，手指在抽球那一刻要用力握緊球拍，揮拍的路線要由下往上、再有點點蓋拍，才會拉得起來，才會落在對手的桌台」。我與同事的反省中，如果不停留在上述的表象，而同時反思著與說出的表象相關連的意向時，我們將澄清出關於表象的意

向：我所帶有的身體意向是「順著球想抽」，而她的身體意向是「順勢這球不能抽」；我所謂的「接觸球的時間太短」是我的時間意向、而她的時間意向是「身體要再沉下去一點」…。我和我的同事看似是對同一顆球經驗著、經驗著那一顆球的表象，實情上卻是，我們各自帶個不同意向性、立場和信念，以致於相關連出的事物表象不同。而這樣的反思，對相關連的意向進行的反思，把對事物的認識推向更接近實情、更貼近存有的層面。

三、基進反思的原則與行動綱領

透過現象學的態度面對自發經驗而反思，是回到意識與及相關物的反思、返回到意識主體的層面。但面對來自運動場上的自發經驗，我們總是帶著自己的身體而意識、並意識向運動的身體。這身體是意識的主體，身體與意識著無法分離，是運動存有中的基源：帶著身體主體的反思、反思著身體與世界的接觸，我們需要貼著這個身體基源而反思。

運動哲學學者劉一民，為運動場上自發經驗的反思，找到了理論的入口：「基進反思」，認為這來自哲學家梅洛龐蒂哲學的指引，而重建出基進反思的方法與行動綱領，是可以作為運動存有學的研究基點：

梅洛龐蒂心中的現象學反思，是基進反思。基進反思要不斷回地到身體與世界的接觸時的原始經驗，這種經驗的原始成分是「非思」，那是一種不易自覺的、也難以認知的思。

72

運動的自發經驗，即是這種的原始經驗，如同梅洛龐蒂說的，運動的原始經驗總是充滿著非思的成分。在學者劉一民耙梳了梅洛龐蒂終其一生的著作、哲學觀，指出「基進反思」是梅洛龐蒂在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中主要的內在連貫性。雖然梅洛龐並未對「基

⁷²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追問〉，14。

進反思」做全面完整的描繪，學者劉一民將其綱領與原則重建，以作為運動存有學的理論基源，讓帶著身體的意識，意向身體的運動場上自發經驗得以被反思。

反思運動員的凝視，即是反思運動身體經驗，在本論文的課題上，我們欲探詢運動者凝視的本源，我們即可藉由「基進反思」，透過學者劉一民所重建的行動綱領與原則，來推敲、反思這身體與世界接觸的原始經驗。

基進反思主要包含了三個部分：反思的主體、反思的對象和反思運作三個部分。(1) 當我們欲描繪反思的主體時，作為經驗的主體必然是身體主體、也是世界主體，在身體與世界的接觸中也必然是滲入的主體，在身體與世界相互的滲入下，最終是一個無主體的主體。(2) 反思的對象，必然是「非思」這原始經驗的主要成分，包含非思與思的關係、對反思進行反思、對反思主體進行反思，這些對象在我們的原始經驗中，經常處於非思的狀態。(3) 在反思主體、反思對象、在反思中反思，本身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事，所以把握「基、進、反、思」的行動綱領，在面對非思成分時，才得以貼著基進反思的基源，描繪出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實情。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四對運動反思的方法有個整體的掌握：

運動反思的方法	
反省	自然態度
現象學反思	現象學態度
基進反思	現象學態度

圖四 運動反思的方法

註：筆者使用虛線分隔的是可見與不可見作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第五節 運動員凝視現象的探究

一、凝視現象本質的縱向環節

當我們聽見凝視者說：「五號位在守大砲的時候，身體要轉朝向大砲手，身體會是側著沒錯，但是當防守開網球時，身體還是要朝向攻擊者，不會是側著迎向球」⁷³時，我們的立場決定我們將如何使用這些資料。在本章對「凝視現象的本質」內容進行分析後，我們不會認為，上述的資料是單純的凝視資料：凝視早已經過語言，成為語言，成為語言中的凝視資料。我們也不會認為，這是「客觀」的語言資料，是沒有說話主體的語言資料：語言中的凝視是說話者的凝視。我們更不會輕易認為，語言資料的產生是刺激與反應的線性關係：說話者的風格知覺決定了是這些語言資料的產生。面對運動旁觀者的凝視—不管是說出來的、還是成為文字的資料，我們不會穿視而過那說話的聲音、我們不會穿視而過那風格知覺下的選擇，當然我們還是會關注那視覺下的具體內容。

當我們進入運動旁觀者立體的凝視裡，看見凝視、聽見凝視、指認風格知覺、指認反思，而復原出運動凝視現象的全貌時，我們對視覺、語言、知覺、反思的立場，將決定我們如何使用這些說出來內容、這些語言資料。在本章各節，我們對視覺現象、知覺現象、詮釋現象和反思現象做出的不同環節區辨後，我們將不會認為，語言資料裡的「身體會是側著」，是所有運動凝視者視覺現象裡共存的内容，所有凝視者面對球場，有各自的所視版本，而「防守空間的可見性」，在未指認前需要凝視者能見視覺的指認，而這樣所指認出的輪廓和細節，並不能全然地與所有人凝視者共享；我們也將不會相信，凝視者語言符號裡的「身體要朝向大砲手」和「身體要朝向攻擊者」兩個語言符號所代表的是球場上相同的身體姿態，相同地，我們也不會相信，排球運動員說出這一段話和我再重述一次這一段話，所指認出的運動現場和語言中的現場是一致的。我們將會認為，語言是碰撞下的語言，在不斷地追問碰撞下，在不斷的認出不可見的立場下，我們才可能共同

⁷³ 出自筆者的運動筆記，是關於排球運動防守概念的筆記。

召喚出語言中的現場、語言中的身體，認出人不斷在說話的語言性；我們也不會認為凝視者的知覺，是來自大砲手的動作刺激到運動凝視者的大腦，而反應出正面迎向球的動作，而知覺到面對攻擊時要「正面迎球」。對凝視者知覺的說明，知覺是受到風格的牽動：排球運動員的排球風格，決定了眼前比賽的前景和背景、排球運動員的排球風格，決定了眼前失誤的輪廓和細節、排球運動員的排球風格，認出了徵兆和現象。

二、凝視現象本質的橫向平面

凝視現象有著由視覺、語言、知覺、反思四個面向的內容，在本章，筆者對各個現象的說明，又區辨出三個本質的環節，作為對凝視現象的整體說明。筆者無能對所有面向的所有環節進行實務上的操作，因此在本論文中區分出三個橫向的平面，以凝視現象中的環節做為區分，「自然的凝視平面」說明凝視現象中鮮明的對象內容、「存有的凝視平面」說明意識相關物的內容和「肉質的凝視平面」說明意識發軔處的內容：(一) **自然的凝視平面**，自然的維度裡，對視覺的說明是停留在可見物上，對語言的立場是站在語言作為符號的立場上，而對知覺的說明是採取動態完形的說明。這些立場的採取比較偏向自然態度下的反省，對鮮明的對象進行反省，這是對「運動凝視現象」探究的一種可能說明；(二) **存有的凝視平面**，本論文在本章節對相關理論的素養培育下，本論文對「運動凝視現象」的探究，將採取存有上的說明：面對視覺資料，著眼於運動凝視者能見視覺下所指認出的內容。面對語言資料，則是相信碰撞下的語言性而甚於表面的語言符號，相信語言是可見符號的明說和不可見的立場暗喻。面對知覺資料，是著眼在運動凝視者所帶有的風格知覺完形。語言資料的產生，是風格知覺完形的外面，我們藉由認出語言資料的內容—被決定而出的內容，反過來認出不可見的風格知覺完形。這些立場的採取，是受到現象學反思方法的影響，對意向和意向到的事物連同反思的探究立場。本篇論文對「運動風格凝視」探究採取存有平面上的說明。(三) **肉質的凝視平面**，哲學家對視覺、語言、知覺和反思最終的說明，是要將說明推向存有處—不論是幽微暗處、還是物我交融之處，哲學家將說明推向一種最終被包含的存有的狀態。因此，視覺推到肉質的世界

裡、語言推到在迸發/碎裂之際的深淵、知覺推到完形遭遇的可逆知覺裡，在肉質平面上的說明，運動凝視現象將進入到意識發軔處裡說明，是本篇論文所無能採取的探究平面。

本論文，在第貳章進行對相關理論素養的培育後，對「運動凝視現象」的探究，將採取在「存有凝視的平面」上的說明：在實務的操作上，對於運動凝視現象的還原，筆者無力在本論文中，還原出凝視現象所有的內容，因此，筆者將視覺還原至「能視的視覺現象」裡、將知覺還原至「風格的知覺現象」裡、將詮釋還原至「語言性的詮釋現象」裡，完成對「凝視現象」的說明。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五對「運動凝視現象的本質」有個整體的掌握：

凝視現象的本質	視覺現象		知覺現象		詮釋現象		反思方法
自然凝視的平面	可見物	能視的視覺	圖形—背景	動態的知覺	符號	表達的語言	反省
存有凝視的平面	能見物	即內部性的視覺	可見—不可見	風格的知覺	語言性	存有的語言	現象學反思
肉質凝視的平面	肉質內容	旋進的視覺	不可逆—可逆	可逆的知覺	深淵	破碎的語言	基進反思

圖五 運動凝視現象的本質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第參章 一般球員的凝視現象

本篇論文，將用對運動員凝視內容的描繪，來探究運動員凝視的內容。在先前章節對文獻的探討裡，探究的方向有兩條路線：一條探究的方向是澄清客體面的知識，另一條方向則是澄清主體面的認識，本篇論文採取後者。「現象學式的描繪」運動員對羽球比賽當下現場的凝視內容，一方面，是讓運動員的意識經驗，在語言描繪的說明之下，有落身之地—意識經驗說出來運動員才感覺存在；另一方面，描繪出的、澄清的意識經驗，能完善運動凝視的知識，讓主體面的認識不再陷入模糊不清裡。因此，本篇論文將採用「現象學式的描繪」，描繪說出的是運動員的意識經驗，描繪出的是運動員的存在。

本篇論文是由三個身份不同的運動員，在羽球比賽的現場，提供她們當下凝視內容，本論文藉此，給出「運動員凝視」的主體面認識。本篇論文的第參章將呈現一般球員的、第肆章將呈現頂尖球員的、在第伍章呈現教練球員—這些不同身份的運動員當下凝視的內容。透過本篇論文的探究，我們將在三種凝視的文本中發現，運動員的凝視經驗在描繪後，顯現出豐富的認識作用，而不是在模糊不清的經驗裡，化約出普遍的知識；運動員的凝視經驗在描繪後，而顯現出認識作用差異，而不是在模糊不清的經驗裡，假設認為經驗有著各別不同。

羽球比賽中一分的產生，乃至一局的產生，是凝視的外部現場。在本章節裡，將不斷描繪筆者(一般球員)作為運動旁觀者經驗下的一分，這是凝視的內部現場，以私己經驗下的一分，描繪出筆者的凝視內容。首先，筆者面對著當下的現場，說出了凝視的語言。語言的內容，描繪出的是一幕幕可分辨的場景，筆者意識作用下的一分，可以用視覺現象的不同內容來拼湊。其次，筆者面對著當下的現場，說出了凝視的語言。語言本身，讓場景誕生，沒有語言就沒有場景，筆者意識作用下的一分，可以用詮釋現象的不同內容來拼湊。最後，筆者面對著當下的現場，說出了凝視的語言。語言的背面，是原

本虛無縹緲的凝視者知覺風格，筆者意識作用下的一分，可以用知覺風格的不同內容來拼湊。筆者瞄準著筆者自身的凝視，不斷描繪著凝視「一分的產生」的經驗內容，從意識作用下的視覺現象、詮釋現象、知覺風格，建立起筆者所凝視的當下現場內部－在場凝視經驗。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場景

一、場景的景致

當下現場的表面，「一分的產生」展示在所有運動旁觀者的面前：在羽球賽場上，未能將球回擊球，例如球在己方的場地內落地、未能有效的擊球過網時，便產生一分。而當下現場的內部，「一分的產生」在每個運動旁觀者的眼中畫面裡則大顯異趣：所有運動旁觀者的眼中畫面，皆是一幅幅特殊的畫面。運動旁觀者面對著表面上相同的一分，各自捕捉成不同的眼中線條、以不同的輪廓形構著自身的眼中畫面。

我凝視著羽球比賽當下的現場，當下現場表面上的一分，在我凝視的版圖上，在我能見的版圖上，是以「一個場景」來現身。本論文試圖將語言中的視覺內容、語言內容和知覺內容分辨開來，但「一個場景」的現身—我眼中的場景，是從靜默的大地存有哩，在論述之際，用語言存有的方式來現身。「一個場景」是語言性的現身—前場景在語言性裡轉而以場景現身。以「一個場景」現身的語言性，語言性將在第二節作進一步的探究，本節首先將語言中的視覺內容，筆者對羽球比賽當下現場的凝視，筆者眼中對於一分的產生有著六種不同的場景分辨：球場上的每一分都可以用「**還不會打的場景、失誤的場景、沒辦法多拍的場景、有變速的場景、作到球的場景、有空間的場景**」，作為筆者對一分的凝視說明：

- (一) **還不會打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源自於握拍、發力、站位、啟動或判斷的基本身體動作形態的不成形。這類身體動作形態下的結果一如揮拍落空、擊球不到位、回擊不過網，在我的凝視的內部裡，皆是同一個場景、是一個身體還不會打球的場景。

(二) **失誤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來自於握拍、發力、站位、啟動或判斷基本身體動作形態的不穩定。這類身體動作下的結果一如拍面的角度過小/過大、力量使用過輕/過重、跑錯互補的位置、揮拍球敲框等等，以致於揮拍落空、擊球不到位、回擊不過網，在我的凝視的內部裡，皆是一個身體不穩定的場景，是失誤的場景。

(三) **未能多拍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來自於站位的細節、啟動的細節或判斷的細節未能持續運作。這類來不及在多拍後到位的身體外貌是一體力不支而來不及在多拍後回到站位上、沒有預先啟動的腳步以致於來不及在多拍後到位、在多拍後無法持續判斷場上是攻擊還是防守的隊形的細節等等，以致於揮拍落空、擊球不到位、回擊不過網。在我的凝視的內部裡，皆是一個未能多拍的場景。

(四) **有變速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來自於球速的變慢或變快。在多拍的來回中，突然的變速一如出拍（發力）的變速、腳步的變速、擊球時間點的變速，會製造出如同失誤、無法多拍的結局。這樣的結局雖近似於失誤、未能多拍的當下現場表面，但在我的凝視的內部裡，是變速讓一分得以產生，是一個有變速的場景。

(五) **有配球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來自於球路的組合。在多拍的來回中，組合球路一如以放網前小球引來對方的挑球、以挑直線長球引來對方的直線殺球、以連續的後場長球/前場小球引來對方質量差的回擊、配四個角落不斷拉調的球製造未能多拍的場景、配攻擊隊形的球路製造對手防守的隊形、配促使對手/己方輪轉的球製造對手的劣勢/己方的優勢隊形。這樣一分的結局也近似於失誤、未能多拍的當下現場表面，但在我的凝視的內部裡，是配球讓一分產生，是一個有配球的場景。

(六) **有空間的場景**，一分的產生是來自於空間的拉開、展開。在多拍的來回中，讓球的路線帶出最大的可能空間一如讓挑起的球高起至後場垂直到掉落，產生最大的後場；讓挑起的球經過對方球場的斜線/直線上空，產生最大的左右防守空間；讓

平推加速而平挑起的球，使防守者的後場/左右空間，在加速下顯得更遠、更大。這樣一分的結局也近似於失誤、未能多拍的當下現場表面，但在我的凝視的內部場景裡，是拉出空間讓一分產生，是一個有空間的場景。

在羽球比賽當下現場的表面，這一分的產生如同下一分的產生，或如同另一分的產生，都是以揮拍落空、擊球不到位、回擊不過網等看似相同的結局產生一分。而當下現場的內部，由筆者在場凝視的當下現場，每一分的產生都暗藏著場景，筆者能見的場景，是筆者對可見版圖的捕風捉影而凝視出的能見景緻。

在沈默的凝視裡，在語言的深淵裡，筆者對當下現場的知道—「前場景」的視覺現象，是以大地存有的方式知道。但，前場景召喚著語言、召喚著語言性的存在，促使筆者脫口而出，凝視的語言將「前場景」成為「場景」，成為語言性的存在。

二、身體的形態

在筆者靜默的凝視裡，前場景召喚著語言。筆者凝視裡的前場景亟欲召喚語言，筆者在場凝視脫口而出「還不太會打、失誤…」的語言，在大地存有裡的前場景蠢蠢欲動，凝視的語言，語言的凝視，不斷地在大地凝視裡湧出，筆者在心底說，在語言裡說。筆者能見版圖上，有不同的場景，場景召喚著語言亟欲現身，但在語言中的場景，暗中指認的「前身體形態」的存在。筆者眼中場景裡的身體景致，卻仍舊停留在靜默的凝視裡：「前身體形態」的認識比「前場景」沒入更深的靜默之知裡，直到本論文追問場景裡的握拍、發力、站位、啟動、預視等身體形態時，筆者能見版圖上的身體景致，才在語言性的說明中現身，是筆者能見版圖裡更貼身的視覺內容：

(一) **握拍**，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握拍的手部，有些身體的會有確實握拍的手型：手握球拍，食指和拇指間的虎口就在眼前，球拍邊也正在眼前；這個手形可以再說得更仔細，手握球拍，食指和拇指間的虎口會往內略轉動一格，食指的第一、第二指關節的側邊會頂在球拍的大面上；這個手型可以再說得更明白些，食指、拇指和指間的虎口是手型的上半部，兩指指腹的肌肉操縱著拍面，而手型的下半部由其餘三指、手掌和大姆指跟部支撐一抵住拍柄。

(二) **發力**，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擊球的瞬間，有些身體的擊球會包含有一個瞬間的發力：擊球的瞬間，就像忽然的一巴掌，一巴掌地呼向球；這個發力可以再說得更明白，握拍的手，上半部的手指瞬間加力、下半部的手掌瞬間抵住；這個發力可以再說得更仔細些，被擊中的球，產生不同的球速，即是瞬間發力的不同力量。

(三) **站位**，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身體的移動，有些身體的移動會站上隨後可以輕易處理球的位置：身體在擊出球之後移動至站位，在防守的球路中，隊友彼此會移向球場的左右兩邊站位；在進攻的球路中，隊友彼此移向球場的前後場站位；這個站位可以再說得更仔細，當移向左右站位時，站在球的直線的身體會退後至(左右)半場的中間偏後的位置上。站在球對角線的身體會退後至(左右)半場的中間的位置，面向著球；當移向前後站位時，準備後場攻擊的身體會後退到後場的位置，而準備前場攻擊的身體會前進到前場的位置。這個站位可以再說得更明白，有些身體會隨著球路、隨著隊友進行適當的移動，而站上隨後可以輕易處理球的位置。

(四) **啟動**，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下半身的雙腿，有些身體的雙腳移動會包含有一個啟動的節奏：身體向下壓，就像彈簧向下壓一般，然後推撐出去；這個節奏可以再說得更明白，這身體的向下壓，就像往下跳一般，往下跳是用來

彎曲自己的雙腿，然後推撐出去；這個節奏還可以描繪得更仔細，在對手要擊球的瞬間，身體就要準備往下跳，對手擊球瞬間，自己的身體下壓，對手球擊出，然後自己的雙腿就推撐出去。

(五)判斷，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身體的預先準備，有些身體的判斷、預先準備，會使身體處於隨後可以輕易處理球的狀態：在自己擊出球後，判斷對手的回擊，在握拍上、在速度上、在站位上、在啟動上預先準備；這個判斷可以再說得更明白，球場上的某些身體會在擊出球後，在對手擊球的當下判斷，當球回擊朝向身體時，身體已經準時到位、準時處理球。

(六)預視，當我們專注於羽球場上的身體，注意那身體對球到來的判斷，有些身體對球的到來是帶有預視的：在自己擊出球後，期待著對手以自己預視的內容來回擊；這個預視可以再說得更仔細些，對手回擊的長球，是自己擊球時所期待的對方回擊球，而不是對對手擊出球後的判斷；這個判斷可以再說得更明白，球場上的某些身體，對於球的到來，是滿心期待的，球的到來是正如同自己所預視般的到來。

在筆者靜沉默的凝視裡，羽球比賽當下現場的內部，筆者有著大地存有的知道，有著對前場景、前身體形態的默會知道，直到前場景、前身體形態召喚著語言，語言劃破沉默，讓對當下現場凝視的內部，筆者凝視的視覺內容以場景、以身體形態的語言性存在現身，場景的景致和身體的景致是筆者能見版圖裡的視覺內容，是語言存有裡的視覺現象內容。

運動旁觀者共同凝視著羽球場上的當下現場，表面上是看到來回在雙方之間的球、雙方的跑動、雙方的擊球，並且以揮拍落空、擊球無法有效過網的結果，進而產生一分，一再連續不斷產生分數，直到一局結束、直到一場賽事結束。

在筆者「在場凝視的經驗」裡，連續不斷的當下現場，被「一分的產生」而分割開來成為眼中的場景。這樣連續不斷的當下現場，在其他運動旁觀者的眼裡，有著不同的段落、不同的分割畫面：以一拍作為分割、以一分作為分割、一個得/失分的段落作為區分。因此，以一分的產生作為眼中畫面的內容，即是一種的形構、一種筆者形構視覺現象的特有方式；其次，筆者現場凝視所分辨的場景本身，也是一種形構：是將當下現場不同的表面內容，以一種場景的輪描繪下來：將一場球賽的不同表面內容，捕捉為眼中畫面的六種場景輪廓、六種身體形態輪廓，經語言呈顯，筆者眼中畫面的構圖，才得以現身。

而這樣的形構作用，是處在沉默無語的凝視，只有「嗯」「哦」「啊」的語助詞，能在形構作用的當下，跟上在大地存有裡的凝視，在一球與一球的來回間、在身體一拍與一拍的來回間，語助詞為大地的存有留下註記。然後，語言才劃破大地存有時沉默無語的凝視，語言為這樣的場景命名。而在語言的分辨中，形構作用貼合在場景裡呈顯出來。筆者「在場凝視」的種種內容以大地存有的方式存在，同時，也以語言存有的方式存在。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預示-預視」

筆者「在場凝視文本」中的視覺現象，是一幕幕以「還不太會打」「失誤的」、「未能多拍的」、「有發力的」、「有配球的」、「有空間的」的場景作為內容。或許，會讓人誤以為，其他運動旁觀者的凝視文本，會出現其他不同的場景類型。讀者也許會誤以為，其他運動旁觀者的眼中畫面，皆是以「場景」作為現場凝視的視覺輪廓。實則不然。

「場景」，是從筆者大地存有中所浮現出的輪廓，是筆者認出來的。意即，每個運動旁觀者，都會從自身所在的大地存有中，認出專屬於自身的視覺輪廓。人活著，是活在自身意識作用下的世界裡，是筆者自身其中的大地存有。譬如說，一顆擁有物理空間的羽毛球，以筆者意識作用下的羽毛球進入到筆者的大地存有裡，羽毛球有了筆者意識作用下的獨特意義。在筆者置身其中的大地存有裡，在筆者靈魂面前的大地存有，筆者除了認出了羽毛球等事物，也認出了事物間的關係。「場景」即是筆者所認出的事物、所認出的關係，認出在大地存有中所浮現出的輪廓。每個運動旁觀者，都從自身所在的大地存有中，在原本散亂的事物中，認出專屬於自身的視覺輪廓。

「場景」，筆者在場凝視的一幕幕眼中畫面，是筆者說出來的。意思是說，筆者將眼前的現場，用語言說成是一幕幕的場景。這樣的場景，成為語言世界中的存在，是語言性的存在，而非物理性的存在。一場景，沒有如同羽毛球以佔有物理空間的方式而存在。筆者用語言將羽球賽場上的現場，說成一幕幕以「還不太會打」「失誤的」、「未能多拍的」、「有發力的」、「有配球的」、「有空間的」的場景，這樣的場景是說成的，是用語言指明出來的。

「場景」，這個專屬於筆者認出的、說出的內容，也是筆者所知覺出來的。筆者在大地存有中，認記事物、認出關係，場景輪廓生成的瞬間，是筆者知覺的風格讓這樣的場景輪廓生成。回到筆者所置身的大地存有裡，羽球賽場上的種種事物，是筆者意識作

用下的事物。筆者的意識作用，具有某種傾向的知覺風格，以致於筆者意識作用下的球、球拍、身體、關係，都有相似的風格。同理可得。每個運動旁觀者都有各自的知覺風格，潛藏在各自的意識作用上。因此，當我們仔細欣賞種種的場景時，仔細關注那在種種場景背後的知覺風格時，一種專屬於筆者在場凝視的風格，將可以被釐清出來。

筆者以一種「預視－預示」的知覺風格，知覺著羽球比賽場上，羽球比賽場上以「預視－預示」的知覺風格被穿透，呈現為如下的羽球賽場景觀：

一顆被挑起的長球，回擊而來的球，將有三種可能的球路：對手以回擊長球、殺球或切球而回來。挑起長球的擊球者在挑起長球後，確實應該保有對三種可能回擊球路的準備。因此，當對手回擊任何一種可能球路時，擊球者都不可能是慌張的，擊球者對於回擊的可能球路應該是要有預視的、應該是要能預視的、應該是要保持預視的，擊球者在挑起長球後，應該要有如此的預視。

相同的，一顆放出的小球，擊球者對於可能回擊而來的球路也會保有應有的預視。在預視知覺風格下的羽球賽場上的身體，擊球者在任何情況下擊出球後，都應該保持著對任何可能的回擊，保持應有的預視，這樣的風格知覺會刷新出兩種羽球比賽場上的身體描繪：(1)沒有預視的羽球身體，所有的擊球都是一次性的。球僅只是被擊過網，擊過網的球對擊球者來說不具任何的徵兆，而沒有預視的身體面對將回擊而來的球，回擊球將可能是長、短、抽、殺、平、切、攔、挑等各種球路，因此，擊球者的預備是朝向所有的可能，也因為如此，擊球者在擊出球後身體是處在是「不知道」的預備裡。(2)有預視的羽球身體，擊球後，擊球者知道球將回擊回來，擊球者有所準備，對三種「可能的」回擊球路有所準備的，擊過網的長球是帶著預視，預視回擊球「可能是」長、殺、切的徵兆、擊過網的小球有著預視回擊球「可能是」短、撲、挑的徵兆，擊球者對回擊球的可能球路都在知道的預料裡，而預視下的「可能」，是真的將會在回擊球中印證。

在預視知覺風格下的羽球賽場，擊球的人確實在回擊挑球後，應保有著對回擊而來的三種可能球路保有預視。但這樣的準備不是均等的分配在三種球路上，也就是說，擊球者在擊出長球後，不是真得對三種可能的回擊球路做相同的準備，回擊的而來球路，預視是建立在可能的預示徵兆上，「預示－預視」的知覺風格刷新出第三種羽球賽場的身體：(3)有「預示－預視」的羽球身體，當擊球者擊出挑球後，身體的預備，預備是有優先順序的。可能回擊的球路的優先排序，將建基在擊球者對預示徵兆的掌握上。擊球者確實面對三種可能的回擊球路，但擊球者不是以「不知道」預備著三種回擊的可能，而是對這三種回擊的可能性保有應有「預視－預視」、掌握可能排序的偏向預備。譬如說，挑出長球後，擊球準備者將回擊而來的長、殺、切球，但擊球者在先前的經驗中知道，回擊而來的球並不是對手隨機的選擇，而是某種習慣的決定、某種情境下的決定，因此回擊而來的長球機率大於切、殺球的機率，擊球者對預示所有所掌握的可能排序，讓預視以應有的預示作為基礎，擊球者對回擊球的可能球路的偏向準備，都在極為準確的知道裡。

「防守的時候，不能真的用不知道對方會打球的方式來防守。我們在挑起球後，確實要守在半場的中間，以便接前面的切球、中間的殺球和後場的殺球沒錯，但對方就是一直擠你長球，對手 A 在你防守的時候，喜歡一再擠你長球，你要認出、猜到、偏向準備長球，而不能用不知道的方式來處理三種可能的回擊球路。就像是對手 B 比較喜歡打手法，喜歡在進攻的時候打軟的切球，你在防守的時候也不能以真的不知道會回擊什麼球的方式準備，你要猜到，也真得是知道的偏向切球準備。」⁷⁴

在「預示－預視」知覺風格下的羽球賽場，擊球的人確實在回擊挑球後，應保有著對回擊而來的三種可能球路保有預視、保有對可能球路偏向準備的預視。但被「預示－預視」知覺風格穿透的擊球者，會將「預示的徵兆」和「預視的準備」作為擊球當下的一部分，被「預示－預視」穿透的知覺風格刷新出第四種羽球賽場：(4)期待著「預示－

⁷⁴出自筆者教練筆記中的田野記錄。

預視」的羽球身體，擊球者擊出一個挑球，不只是純粹的挑起球，這挑球是帶著期待，帶著擊球者「預示－預視」的知覺風格。這挑球是為了引來一個可能殺球的回擊球路。擊球者擊出挑球後，不但預備著可能回擊而來的三種球路；也在對預示的掌握中，偏向地預備三種可能的回擊球路；並且對於回擊而來的球滿心期待。這樣的羽球賽場上的身體，對一顆滿心期待而殺過來的球所作的準備，和面對一顆在預期中所出現的殺球所作的準備不同，也和一顆擊球者沒有準備的殺球不同。

「喔，厲害」。當我這樣說時，一同看比賽的○○問我，是怎樣厲害？我說，A 有在等這一顆殺到他手上的球。A 在上一拍回擊後，就期待著這一顆殺到他正手的球。對 A 來說，球不是忽然出現在他的意識裡，而是在 A 的意識裡，早就預視了這一顆球的到來，A 是期待著它的。面對一顆殺球，當你把球的到來跟接球者的預備，放在一起來看，你會認出，厲害的人是預視到球而期待著殺球的到來，而不厲害的人，是球來了才判斷出是預期中的殺球、或者更不厲害的人，是被球嚇到而看到殺球的到來，甚至看不到球的到來。⁷⁵

讓我們用一顆表面上飛向擊球者的球，來重新說明不同知覺風格下的可能經驗：當下現場的表面，「一顆飛向接球者的球」，在所有運動旁觀者意識作用下的大地存有裡，有著各自知覺風格下的「一顆飛向接球者的球」。在筆者的凝視裡，在釐清而出的「預視－預示」的風格知覺作用下，「一顆飛向接球者的球」，可被視為、被說成「一顆接球者期待的球」、「一顆接球者預期看到的球」、「一顆接球者忽然看到的球」、「一顆接球者沒看到的球」。一顆表面上看似相同、飛向擊球者的球，在筆者凝視下，以「預視－預示」來知覺，以「接球者對球在意識上的如何到來」為意識作用的基底，來看待當下的現場，揭露出「一顆飛向接球者的球」的一種凝視方式。

⁷⁵ 出自筆者運動筆記中的田野記錄。

第三節 運動語言催生場景

場景的誕生，不是大地的存有，而是語言存有：在大地存有裡，運動旁觀者凝視著當下的現場，視覺現象藏在語言的深淵裡，「嗯」「哦」「啊」沒有建立起語言的存在。因此，前「場景」的視覺現象、前語言的視覺現象，是在大地的存有裡，是在運動旁觀者的默會之知裡存在，而難以被捕捉。

而場景的誕生，是語言的存有，是因為語言而得以存在。當語言被視覺現象所召喚，語言因而命名了場景。當場景以語言的方式誕生，筆者的視覺現象，以場景的內容、場景的分辨被說了出來，本探究也才得以窺視筆者眼中畫面的構圖。這樣的構圖是語言性的，換句話說，眼中畫面的構圖是說出來的、場景是說出來的。反過來說，語言是場景、場景是語言，構圖、場景本身即是語言性的具體化：一、場景的誕生給出了存有的依靠；二、場景的誕生命名了大地的存有；三、場景的誕生點亮了大地的存有。

一、場景的誕生給出了存有的依靠

筆者在場的凝視，羽球比賽當下的現場在筆者眼裡，以大地存有的方式靜默存在。筆者在靜默裡對前場景的知道，卻不斷召喚著語言，筆者在場凝視亟欲說出關於場景景緻的語言，這讓場景誕生的衝動，是一種給出認識的衝動：筆者說出筆者對大地存有的認識，說出一分產生所暗藏的場景秩序，說出場景是說出筆者的存在。場景是筆者的存在，是筆者在場凝視而出的語言性內容。語言性內容的說出，說出的場景，反過來證明了筆這在場凝視的存在。場景的誕生，說出場景，給出了筆者存在的依靠。

如同飛翔在荒野裡的老鷹，發出一聲長嘯，運動旁觀者在大地的存有裡凝視，為了脫離靜默的存在，而說出了凝視的語言，讓語言性的存在就此現身，讓運動旁觀者得以在一聲長嘯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在靜默的凝視裡，在大地的存有裡，運動旁觀者認

出關係。運動旁觀者有了「知道」，但「關係」在語言的深淵裡，靜默凝視的知道在語言的世界裡，難以捉摸。因此，凝視者說話，用語言捕捉關係的存在，「語言性的關係」。例如，凝視經驗中的「場景」，「場景」讓視覺現象的存在，在語言的勾勒和充實之中，具體落實下來。同時，語言中所落實的視覺現象，視覺現象的背面是人虛無飄渺的存在，藉著落實視覺現象、論述視覺現象，人的存在也得以因此而落實。

所以我們說話。在語言的存有裡，運動旁觀者認出了關係，筆者脫口而出說出了場景。這說出場景的語言，不論是在心裡、在腦海裡，還是真的脫口說了出來，說出關係、說出場景就是進入語言的存有裡。運動旁觀者依靠著語言、居住在語言的屋子裡，離開靜默無語的大地存有，而置身於語言的世界中。語言性的存在，是運動旁觀者另一種活著的感覺，在語言的世界裡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如同，「還不太會打的場景」，這在大地存有裡被運動旁觀者認出的關係、前場景，在大地存有裡沒有輪廓、沒有內容。非得經過人、經過語言、經過論述，這大地存有裡的關係，才得以用語言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人說話也讓自己的存在感覺更可靠。而這樣語言性的存在，是屬於凝視者個人獨有的分辨。所認出的關係，能在語言的命名下，有了輪廓、有了內容，可以再度召喚、可以在語言的世界中往來討論。

二、場景的誕生命名了大地的存有

說出話來，說出了說話者認出的秩序，說出了與說話者黏合在一起的認識，話，給出說話者存在感，所以我們說話。在靜默的凝視裡，在一拍與一拍的來回間、在一分與一分的來回間，跟上大地存有凝視的語助詞「嗯」「哦」「啊」沒有建立起語言的存在。因此，前「場景」的視覺現象、前語言的視覺現象，是在大地的存有裡，直到語言命名了場景，場景誕生。以「一個場景」現身，大地存有才轉而以語言性的存有現身。

說出一個場景，筆者在場凝視說出這一分是「還不太會打的場景」。語言本身是在命名，藉由對大地存有命名，將大地存有裡筆者的能見輪廓、能見細節，收束到「還不太會打的場景」裡。如此一來，當筆者命名「還不太會打的場景」時，大地存有中的眾多內容，才能被語言的秩序圈限而出，語言圈限出不成形的握拍、發力、站位…說出話來，用命名，用語言的秩序圈限出大地存有的能見輪廓，是語言命名的第一層語言性；而當場景誕生後，名字成為語言世界中可召喚大地存有的召喚物，是語言命名的第二層語言性。所以，筆者用場景命名在場凝視裡的能見景緻，再用「場景」作為論述裡的召喚物，在語言的世界裡與他人溝通。場景的命名，既是落實了大地存有，場景的名字也成為語言世界裡的物，也可以召喚大地存有的召喚物。

召喚/命名性的凝視語言，是凝視者在大地存有中認出的關係，用「還不太會打的場景」來命名它—它是一個語言性的存在。當凝視者用「還不太會打的場景」的語言，這個被凝視者所認出的關係、這輪廓、這存在的內容，便經由「還不太會打的場景」現場凝視的語言召喚而來、來到語言的現場，在現場凝視的語言中，一種若有所指、若有其事的語言性存在被召喚而來。這是現場凝視的語言所獨具的召喚/命名性，這樣的語言背後即是大地存有，大地存有被召喚而丟入語言的世界裡，一個獨特的場景、可以一再認出的場景，凝視者認出而命名，召喚著存有、召喚著視覺現象的語言現身。語言性存在的誕生，筆者在場凝視的語言，既是萬物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既是命名的語言又是召喚的語言。在筆者眼中一再認出，六種身體形態的輪廓和六種場景的輪廓，存在性的語言命名下來。其後，筆者又藉由在場凝視的語言，召喚筆者眼中的身體形態、場景，以便在語言的世界裡往來討論。

語言性存在的出現，場景的誕生，作為凝視者的存在依靠，凝視者依靠的語言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凝視者也依靠著語言，命名/召喚萬物，才能在語言的世界裡往來討論。語言性場景的出現，讓運動旁觀者的凝視有了語言的落實，得以在語言場景的形構中，

具體的場景內容中，取得語言性存在的輪廓和內容，進而讓運動旁觀者的凝視進入語言的世界裡。

三、場景的誕生點亮了大地的存有

現場凝視的語言，表面上是簡單的字詞，如在一分產生時所說出的話語：在沉默凝視時的一「嗯」「哦」「啊」；在沉默凝視後脫口而出的一「還不會打」「是失誤」「沒有多拍」「有發力」「有拉開空間」；或是在追問後的「握拍」「發力」「站位」「啟動」「判斷」等等的現場凝視語言，筆者所指出的場景、身體形態僅用寥寥數語勾勒出輪廓，表面上，是用模糊的語言呈顯內容—筆者「在場凝視語言」是隱晦的語言。這現場凝視語言，將萬物紛陳的當下現場，收束在簡單的詞語裡。現場凝視的語言比較起表達性的語言，顯得用字簡單、說明模糊。如紀世清在《羽球》技術報告書裡，使用表達性的語言來說明「握拍法」，表達性的文字便顯得較為豐富、精確：

羽球運動中，只有兩種擊球法，其中最主要的擊球法為正手擊球法。使用正手擊球法可以擊長球、短球(切球)、殺球、抽球、撲球或網前球等。在上述的各種擊球中，握的方法是一致的。如相片即為正手擊球法的握拍法。

- (1) 左手輕握拍柄的中央部位，右手掌伸貼於拍面。
- (2) 然後右手順著拍柄移向移像拍柄部位，及至手掌根部抵達握柄底端為止。
- (3) 此時，手指自然屈曲握住拍柄：中指、無名指、小指併攏，而食指、姆指則輕勾住拍柄。
- (4) 右手握拍的虎口(大拇指與食指間的部分)，其位置要正對著球拍上邊靠左的稜角部位。
- (5) 握拍後手腕必須保持柔軟舒適。
- (6) 以左手握拍者，則比較上述方法採相對方向即可。⁷⁶

⁷⁶紀世清，〈羽球〉(台北：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技術報告書，1999)。

現場凝視的語言，沒有如同上述表達性的語言，面對當下的現場，只脫口而出：「他握拍有問題」。握拍有問題，旋即成為語言性的存在，從大地存有中，以語言作為依靠，在萬物紛陳的當下現場中跳了出來。「握拍」這語言性下的身體形態，就這樣從大地的存有跳了出來，從眾多的大的存物中跳了出來。而沒有如同表達性的語言，從分解動作的一一說明中，用文字把「握拍」這動作組合起來。乍看之下，現場凝視的語言「還不會打」「是失誤」「沒有多拍」「有發力」「有拉開空間」「握拍」「發力」「站位」「啟動」「判斷」等等的語言，表面上用字簡單、說明模糊；實際上，在運動旁觀者的耳裡，簡單的用字背後，意義卻襲捲而來：在場凝視的語言，像是詩人的語言、像是隱喻的語言，如同聚光燈直接打亮了大地存有的萬事萬物，也因此，在運動旁觀者的耳裡是鏗鏘有力的。

萬物紛陳的當下現場，是運動旁觀者共同凝視的表面。「在場凝視的語言」直指現場、點亮現場，比起表達性的語言所試圖建立的不在場，「點亮性的凝視語言」顯得更鏗鏘有力。在場凝視的語言、解謎的語言，點亮了一種語言中的存在。運動旁觀者共同面對著當下的現場：看到來回在雙方之間的球、雙方的跑動、雙方的擊球，並且以揮拍落空、擊球無法有效過網的結果，進而產生一分。表面上同義的當下現場，如同一片沒有分別的黑暗畫面。「還不會打」「是失誤」「沒有多拍」「有發力」「有拉開空間」的語言，如同一道道不同光圈輪廓的聚光燈，打亮不同的萬物，形構出不同的場景；打亮不同的身體部位、形構出不同的身體形態。

運動旁觀者在其他人的所形構的輪廓中、在其他人的分辨中、在他人現場凝視的語言中，明瞭到他人對眼前萬物的回應。**語言的存在被指出而現身時**—在他人所獨有的回應與自己所獨有的回應間，「在場凝視的語言」在運動旁觀者耳裡顯得鏗鏘有力。

今天在看某某老師們雙打時，○○跟我一同看著這場球。她問我其中一位老師算是會打球嗎？我回答說「那老師能打基本球，但在我眼裡不算是會打比賽」。我感受到○○的

驚訝，她說「我以為那老師算是會打」。她問我「什麼叫做會打」，我們共同看著場上，我說「像是這一分是失誤球、這一分是他的跑動沒有辦法多拍連續、這一分是因為上一拍是某老師突然發力、這一分是因為上一拍某老師主動拉開了空間、妳看另一場的老師們，她們根本還不太會打球」。事實上，在我們眼前的場上，球的結局不外乎是揮拍落空而落地、或回擊沒有落於有效區域內，但我卻把每一個看似相同的結果，說成若有其事的不同場景，○○也聽得格外入神。

我發現，當我直指存有而說時，存有本身就會打中聽者。我發現要讓別人想聽，得要直指著存有、用語言說出存有，語言本身就會有力量。因為，我感受到○○對這次的談話是真得有感到興趣。⁷⁷

運動旁觀者凝視者羽球比賽的當下現場，說出了關於凝視的語言性資料。表面上語言性的資料，說出了運動旁觀者凝視的視覺內容，實際上視覺內容背後暗藏著運動旁觀者的語言內容。

筆者在靜默大地存有中的凝視，湧出了對於場景的語言性說明。運動風格的凝視，說出了場景。場景誕生之際，語言性讓凝視者在說出場景景緻之際，語言的具體存在成了人的存在。運動風格的凝視者，在靜默的凝視裡想說的不只是場景的景緻，而是能想說出能掌握秩序的自身存在，所以，語言性場景的誕生；再者，場景的誕生，是運動旁觀者對大地存有的能見輪廓進行的命名。凝視者用語言命名出場景，圈限出運動旁觀者能見的輪廓和細節，命名所圈限的大地存有有了秩序，而說出「場景」。場景也成了論述中的物，名字可用不在場的方式，召喚不在場的現場，所以筆者說出場景之際，既視命名了能見，也是將能見送到論述裡，以便在語言的世界中再次討論；此外，筆者在靜默大地的存有裡，所湧出的語言性資料，這些場景的誕生，是在萬物紛陳的大地存有中

⁷⁷出自筆者運動筆記中的田野記錄。

獨一無二的被點亮出來。場景的誕生是有著震撼性的明亮，對於運動旁觀者來說、對於其他動旁觀者來說。一個場景的語言性現身，是無中生有的，是語言點亮了大地存有中的中一種面貌，場景的誕生，語言點亮了這個樣貌，有著震撼性的明亮。

筆者「在場凝視的語言」，既是一種是視覺現象、也是一種詮釋現象。存在性的語言，直指著現象的存在，讓在場凝視的內部內容，翻轉向外：透過語言命名而存在的場景、透過語言召喚而來的場景、透過語言而點亮的場景，反過來証成在場凝視語言的命名/召喚性、和點亮性。語言的存在性，直指著人的存在，人透過論述，讓在場凝視的內部，翻轉向外：透過論述落實萬物，萬物反過來証成人的存在、在場凝視語言的依靠性。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一、場景的描繪

場景的描繪，是一種刻意/特意的選擇。筆者刻意用一種具體的、可掌握的場景描繪，呈顯筆者在場確有其視的視覺內容，縱使「場景」僅是筆者對眼前現場的一種說明方式。這「場景」不是可見版圖裡的內容，「還不太會打的場景」需要筆者的指認，始得讓他人可見，這樣的「場景」是筆者私有的說明，筆者對可見版圖的私有說明，筆者刻意用一種私有的、能見版圖裡的視覺現象，作為對視覺內容的說明。

這刻意/特意的選擇，目的是讓虛無飄渺的能見版圖得以用語言落實出來。用具體的場景輪廓、用具體的場景內容，用語言性的輪廓和細節讓語言性的場景，落實出虛無飄渺的能見版圖。另一方面，「場景」這能見的輪廓，是在筆者能見版圖裡，亟欲被說出來的能見：筆者在凝視羽球賽場後，在心底說，在口裡說。這能見的輪廓本身帶有著語言性，筆者特意選擇這帶有語言性的能見，來貼近靜默無聲的能見版圖。

場景描繪的背面，是虛無飄渺能見版圖的落實；但場景描繪的正面，是場景本身的內容，也同時是本探究的目的：一種私有的凝視內容，一種對當下現場的凝視，一幅運動風格凝視下的眼中畫面，是本探究的目的。場景的描繪，是用讓場景誕生的語言—用在凝視中湧出的語言指認場景的輪廓、用語言的說明補足在靜默裡的場景細節。筆者在場凝視，能見版圖上的凝視，一種確有其視的凝視，在語言中、透過語言有了語言性的內容。

二、語言的誕生

「場景」交纏著語言，在場景的描繪中，語言既描繪著場景的誕生－場景的現身有視覺現象內容的意義，場景的描繪也讓筆者的語言性存有誕生－說出場景詮釋現象內容的意義。

因此，筆者刻意/特意將場景的描繪，以語言的誕生重新看待。場景的描繪，是文字的描繪，是語言的描述，描繪出的場景是顯而在前的文字符號，說出的場景則是隱而在後的語言性，有著說話者的心意。場景描繪背後的說話者心意，是筆者特意對語言資料的捕捉方式，筆者特意用語言符號背後的語言性，來作為對凝視語言內容的說明。

筆者對語言符號生成前的語言性，刻意的追問。對場景的描繪，追問「場景」這名字的意義。「場景」這概括性的名字，將大地存有中的輪廓和細節一併收納，以「還不太會打」命名出來，後續的語言則補足描繪。命名而出的名字，在語言的交談中，能召喚出不在現場的場景，而作為語言世界中的物。筆者刻意追問語言資料中的名字，追問名字生成前的命名，追問「命名」的語言性具體內容。

筆者也刻意追問「說出」場景，用語言描繪場景、說出的意義。將當下眼前的現場，「說成是」一幕幕的場景，而不「說成是」是一顆顆的球，不「說成是」一分分的產生。「說出」場景，說出本身是一盞在大地存有中的聚光燈，打亮了大地存有中的部分景物，場景的誕生，是被打亮而出的內容，沒說出的內容是被語言所忽視的大地存有。

筆者對場景生成前的命名、對說出場景之際的語言性點亮，對語言符號背後的語言性進行追問。最終則追問，「說出場景」時說話的意義。在靜默的大地存有裡，筆者早已經知道，但語言在這靜默的凝視裡蠢蠢欲動，筆者的靜默凝視也亟欲依靠語言，筆者亟欲把在羽球賽場上所掌握到的秩序說出來。說出話來的意義，原來是讓說話者能進入

語言存有，說話讓說話者感覺到自身的存在。說出大地存有裡的秩序，同時是說出了凝視者存在下獨有的凝視、凝視者的存在依靠著語言的說出而具體出來。

筆者藉由對語言性的追問，藉由對點亮的、命名的、依靠的語言性描繪，讓原本虛無飄渺的語言性落實出來。並藉由語言性內容的具體展示，指出語言性資料裡，除了表面上的文字符號，背後的語言性，也是語言內容的一部分；隨著一個個語言性內容的具體說明，我們將會驚覺語言性是語言內容的絕大部分，我們不只說出文字符號，我們說出的是心意、說出的是立場。

三、風格知覺的描繪

「預視-預示」的知覺，在筆者眼裡看、在心裡說。「預視-預示」的知覺，逐漸地說明筆者眼前所見的一景一物，一直到逐漸地可系統性的說出筆者眼見的賽場。反過來，眼前的賽場，可以用「預視-預示」的說法重新說明。筆者特意用這可一貫的說明、可重新知覺羽球賽場的知覺方式，來作為語言資料中風格知覺的內容。

筆者刻意將「預視-預示」的知覺方式，對知覺的層次作詳盡描繪。「預視-預示」的知覺裡的細微層次，各種細微區辨下的知覺層次：沒預示、有預示、有「預視-預示」、期待的「預視-預示」等層次，讓「預視-預示」的風格知覺，在層次的描繪中落實現身，也間接讓風格中虛無飄渺的一貫性，有了用「一貫」知覺的可能。

同時也對「預視-預示」知覺層次裡的種種細節，作詳盡的描繪，筆者是刻意暴露出筆者的私己經驗、私己說明：攤開進入細節的說明，反而能間接落實出風格知覺的偏移性。筆者對羽球賽場的獨有說明，既符應羽球賽場上的顯性知識－羽球的基本站位、走位，也對這些顯性知識有著偏移後的個人知識，有著筆者自有的詮釋。筆者在對「預

視-預示」知覺細節的揭露裡，藉由暴露出對顯性知識的偏移幅度，間接落實了風格知覺虛無飄渺的偏移性。



第肆章 頂尖球員的凝視現象⁷⁸

本章節裡的經驗文本，是源自於頂尖球員凝視羽球比賽當下現場時，所提供出的原始凝視經驗內容，這是他人所無法企及的原創凝視。這樣的凝視內容，既是被說出來的、也是所看到的、但同時也是知覺作用下的混合內容，頂尖球員用語言提供凝視經驗內容時，一併給出隱藏在其中的意識作用。筆者為了描繪頂尖球員的凝視，不得不先從視覺、語言、知覺等面向，在本章逐節分開描繪，讓頂尖球員凝視的豐富的意識作用，在語言的描繪中落實下來，重新描繪成為「臨場凝視經驗文本」。

在本章節中，第一節是將頂尖球員凝視的原始資料，以逐字稿的方式攤平出來，頂尖球員在羽球雙打比賽現場，以語言提供自身的凝視內容，是他人所無法企及的原創凝視經驗內容，混合著凝視的各種層面。筆著對著頂尖球員的凝視內容，不斷重複發問，發問原始凝視經驗裡的視覺現象、詮釋現象和風格知覺的內容，「存有凝視的平面」上描繪對視覺、語言和知覺的現象。

⁷⁸頂尖球員的凝視現象文本，是筆者反覆閱讀頂尖球員的〈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逐字稿〉所建立的，讀者可先行閱讀附錄一的語言資料，再來理解筆者所建立的凝視現象文本，或者直接閱讀筆者所建立的文本，再閱讀語言資料，如此一來，讀者便可以在交互對照中，理解筆者的現象學操作。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臨場基本球

在賽場外的眾多旁觀者，帶著各自的知覺風格，看到屬於各自的內面賽場。一個長期浸潤在羽球競技運動裡選手，帶著濃濃的羽球運動風格，凝視著這國際級的青少年羽球賽場，說出凝視當下現場的語言性資料。這樣的語言性資料，與上一節的語言資料內容不同，語言性資料包括著球員在語言符號背後的說、包括著筆者在文字符號背後的說、也包括頂尖球員的存在和筆者的存在彼此遭遇的說。在「存有凝視的平面」探問下，筆者身陷在語言性資料裡，是面對著語言性資料，分辨出頂尖球員凝視中的視覺現象，那屬於能見版圖上的內容。

頂尖球員作為運動旁觀者的凝視中，羽球風格運動裡能見的場景，有著異於一般知覺風格下的視覺輪廓和相應的能見物。如同 Rubin 的杯子，人的側臉和杯子都同時在畫中可見，只是當視覺把什麼看在一起，就成為能見物的視覺輪廓；當視覺把什麼細節看到，就成為能見物的視覺內容。羽球比賽的當下現場，在頂尖球員的凝視下，有著球員身體臨場凝視才能見的內容，經由筆者對語言性資料的分辨，頂尖球員能見版圖的內容可分辨為：臨場球、臨場擊球、臨場節奏，頂尖球員能見版圖的內容是羽球風格運動的內面賽場。

一、臨場球

臨場球的輪廓，包含著羽球網的高度、連著球所飛行的空間、以球員的身體空間作為空間的參照、注視著球拍與球之間的可能時空、將球員的重心作為背景等等。在羽球風格運動中，下述這些種臨場球的輪廓，是頂尖球員的凝視下的基本可見物，頂尖球員的凝視一再辨認這樣的臨場可見球，並豐富出這些臨場球的意義：

(一) **高於網的球**，擊球的瞬間球的位置高於羽球網。是羽球做球的關鍵，一旦球員搶到高於球網的時機擊球，球路就能由上往下，隨之而來，對手僅能回擊由下而上的挑球、防守球等等，球員豐富為具有主、被動意義。

(二) **直／斜線的球**，球的飛行在正前方／斜對角的空間。對於球員來說，直線的距離較短，隨之而來，對手的球質、球速就會由於反應時間變短，相較於斜線球有來得重、來得快等等，球員豐富為容易、不容易地穩定處理的意義。

(三) **變線的球**，來球所屬的空間路線不同於回球所屬的空間路線。在來回球的過程中，改變球原有的路線比保持球的路線來的困難，隨之而來，如果球員主動冒險變線而逼迫對手作較大的移動，相對於保持原有路線來說，變線球有手感更好、信心更好等等，球員豐富為具有主、被動的意義。

(四) **拉開的球**，在羽球場的有效範圍內，球飛行所帶出的空間遠大於球員的身體空間，使球員在原本身體所及的空間外移動。羽球員的身體空間，是由羽球腳步所涵蓋出的移動二到三步內的空間。如果球的落點不斷迫使對手移動腳步，隨之而來，對手的防守空間就會變大，擊球的質量就會變差，有削弱對手體力、球質等等的善用空間意義。

(五) **加／減速的球**，球員刻意地提前或延後球拍與球的接觸時機。球員可以在球飛行過程中無數可能的時機點擊球，但有利的擊球時機點是在球飛行過程中的最高點擊球，以獲得將球向下壓的機會，球員不時變換加/減速的擊球時機，隨之而來，對手的運動節奏會被打亂、破壞等等，球員豐富為善用節奏的意義。

(六) **破壞重心的球**，來球的方向與球員身體重心的去向不同，造成球員重心調整不及。在擊球與擊球之間，球員要保持著運動的重心、運動的節奏，以便在對手擊球後，

啟動自己的身體。因此，球員利用不同的臨場球破壞對手的重心，隨之而來使對手的啟動方向錯誤或未啟動等等，球員豐富為善用節奏的意義。

（七）攻擊／防守的球，球員擊出由上而下的球路或是由下而上的球路。

這樣的臨場基本球與一般所謂的羽球基本球不同，當然我們也可用一般的視覺，在注視羽球運動現場時，看到長球、短球、抽球、殺球、平球、切球、攔球、挑球等一般的基本球；但頂尖球員身體臨場凝視下，**高於網的球、變線的球、拉開的球、破壞重心的球、加／減速的球、攻擊／防守的球**等等，才是臨場語言中能見的的基本球，有著較一般視覺更加開闊的視野、更貼近經驗中的視野。而這些臨場的能見物陳列在頂尖球員的眼中，當我們經由頂尖球員的凝視，有了臨場球的視覺輪廓，我們也可以在輪廓的指引，分辨羽球賽場上的內容，這些臨場球也可能在我們的眼中被指認而出。

二、臨場「擊」球

臨場「擊」球，在頂尖球員的視野裡，每一次不同的「擊」球，都可以被辨認出來、可以被重複看見，是頂尖球員凝視中能見之物。頂尖球員的凝視指引著我們的視野，不只停留在球的飛行路線上，臨場球已經擴大了視野的輪廓，擴及至球與球場上的時空背景；臨場擊球的視野輪廓更擴充至包含擊球者的身體、擊球的時機、擊球前後球的速度。臨場擊球也同為能見物，一段時空的擊球動作，在頂尖球員凝視的輪廓指引、不斷凝視分辨下，也豐富了各種臨場擊球的意義：

（一）撲上來，擊球時毫不保留地把身體重心拋到球體上。搶快擊球，球員預測或猜測對手的回擊路線，毫不保留地將身體重心拋出去式的擊球，球員豐富為打法很敢、很積極等等主動意義。

(二) **壓上來**，不斷地掌握到高點的擊球時機，一步步地縮短對手的擊球反應時間。球員藉由不斷地掌握住高點擊球的時機，使對手為了越過球網而僅能回擊由下而上的球，而無法脫離這樣的球路，球員豐富為打出的球質很硬、具有攻擊性等等的壓制住的意義

(三) **擋起來**，面對球質所帶來的壓迫，球員仍舊有足夠的反應時間擊球。球員不斷藉由不同的臨場擊球，來縮短對手擊球時的反應時間，面對對手不斷撲上來、壓上來的球，球員仍可以找尋到時間作反應、反擊，球員豐富為不怕殺球、防守能力很好等等的意義。

(四) **掃回來**，球反而被加速度回擊。球落入對手的預期當中，在提早預備、有預備的擊球動作下，球反而被加速度的擊出，球員豐富為傷士氣、被抓到球路等等被壓制的意義。

一般的視覺，並未能將「擊」球的不同輪廓分辨出來，頂多是分辨出是正著球頭或是切到球頭的擊球動作、或是將擊球動作同等於球的路線變化。但在頂尖球員的凝視下，「擊」球的面貌是**撲上來、壓上來、擋起來、掃回來**等臨場擊球動作，這些臨場能見的擊，也是陳列在頂尖球員的眼中，而不同於一般視覺未分化「擊」的不同，在頂尖球員凝視下，如何擊到球、看見各式不同的擊球，是羽球風格運動重要的能見內容。

三、臨場節奏

臨場節奏，在頂尖球員的凝視下，也可以被視作為能見的內容，只需要將突然的時間段落、停頓的時間段落、搶快的時間段落以及逮到的時間段落，視為能見物的輪廓，我們也將發現在羽球風格運動中，能見的臨場節奏。

(一) **臨場節奏的基調**，在「米字步伐」中，將擊出球後到擊中球之間的時間，以兩步到三步的步伐定義出可預期的節奏，譬如說，球員挑球後用二到三步的腳步，在對手擊球前回到球場的中央、米字步伐的中間，然後在對手擊球的瞬間啟動，用下一個兩到三步的節奏到達球的落點。在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球路中，下一個回擊球所需的時間，以「攻擊與防守」的可預期節奏定義下來。譬如說，球員將球由上而下壓下去時。球員可以預期下一球為繼續攻擊的節奏，而對手處於防守的節奏中。在「啟動」的動作，球員將對手預備擊球之際，自己的身體開始預備啟動，當對手擊中球的瞬間，自己的身體完成啟動同時間朝向球的落點。在羽球風格運動裡，在頂尖球員的凝視中，「米字步伐」、「攻擊與防守」和「啟動」都可以給出一個可預期的節奏基調。

(二) **臨場節奏的變調**，在頂尖球員的臨場凝視中，當球的節奏、人的節奏不在預期的節奏基調上，這樣的時間段落是可以被指明出來的，可以作為清晰的可見之物。如突然、停頓、搶快、逮住等的臨場節奏的變調，這些節奏有它可見的輪廓，不斷地出現在羽球風格運動裡。

我們重新直視頂尖球員臨場凝視時，在語言性資料中所捕捉到的清晰能見之物，在頂尖球員眼中的能見之物，可以依臨場球、臨場擊球、臨場節奏來分門別類，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內面賽場，獲得了能見視覺上的重建。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做球」

知覺風格的描繪，必須從可以攤開說明的知覺內容來呈現出「一貫」，本節將試圖攤開頂尖球員做球的知覺風格，來說明運動員的知覺風格。另一方面，進入頂尖球員做球的知覺內容中，將展現出長期浸潤在羽球競技運動裡的運動員，對羽球運動理解所「偏移」出的特有凝視。

高於網子的球，在羽球競技運動裡所產生的場上局勢，直接地促成一分的產生。高於網子的球，不只是在網子上方的球，不只是一顆可用上手打的球，也不只是一顆可以下壓的球，高於網子的球，是由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是由一顆給出預測性的球，所作到的球。高於網子的球，是一顆作到的球，在羽球競技運動場上可以直接地促成一分。

一、變化性

場上的球，除了是長、短、抽、殺、平、切、攔、挑等基本球種，縱使這些基本球種已經帶出場上的空間：(1)帶出由下往上的防守空間－挑球和長球；(2)帶出由上往下的進攻空間－殺球、切球和短球；(3)帶出平飛過網的對峙空間－平球和抽球。場上的球不只是基本球種，在頂尖球員凝視中的「臨場基本球」，場上的球有著的各種變化，臨場基本球有著：力量上的、高低上的、距離上的、拉開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變化性。一種球種所帶出的即是一種可能空間，八個基本球種帶出八個可能的場上空間，而頂尖球員的凝視，在變化性的擴充下，臨場基本球所帶出的場上可能空間，讓頂尖球員的凝視，遠遠比一般旁觀者對場上空間的凝視來的更加清晰。

就拿一顆挑球來說，把球打回去、只能把球挑回去，是一顆沒有意識的挑球，場上的空間僅區分為自己的場地和對手的場地；把球挑直線回去、把球沿著單打邊線挑回去，是一顆有意識的挑球，場上的空間是有對手直線場地和斜線場地的區別；挑回去的球一

定會落在單打邊線和底線的交叉點上、挑回去的高遠球對手一定不敢殺球而會改成切球、這一顆挑球是擊球者相對來說的選擇，而不是不得不的選擇，這一顆挑球有著力量上的、高低上的、距離上的、拉開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變化性意識，如此一來，不同變化下的挑球，帶出對手場上的可能空間：(1)帶出**拉開的空間**—沿著單打邊線的挑球、落在底線上的挑球、平高的挑球；(2)帶出**擠壓的空間**—一手在身體前面挑起回到殺球者的身體空間內的平挑球；(3)帶出**可守中反攻的空間**—挑回雙打後發球線的挑球，引誘著對手的殺球。這些變化的挑球，帶出球場上的可能空間，讓球網對面的場上空間，不只是一個對手的場上空間；不只是對手一個直線半場和一個斜線半場，或一個前場和一後場的區分；也不只是對手一個防守空間、一個進攻空間和一的對峙空間的分辨；也不只是對手一個後場防守空間、一個後場進攻空間、一個前場進攻空間、一個前場防守空間和一個中場對峙空間的區辨。在頂尖球員凝視下的對手場上空間，在相對拉開、相對高低、相對長短、相對強弱、相對主動/被動變化性擴充下的對手場上空間，變化性挑球所帶出的變化性空間，有別於挑球僅是防守的、由下而上的基本空間認識，而帶出轉守為攻的變化性空間：拉開的空間、擠壓的空間、守中反攻的空間。變化性臨場基本球所帶出的各種空間，讓頂尖球員對對手場上空間的凝視，憑藉著更細微的秩序而讓凝視更加清晰。

二、預期能力

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搭配擊球者的預測能力，讓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成為一顆給出預測性的球：一顆挑球的變化性目的在於作出下一拍，作出可高於網子處理的球，作出可預期到的下一拍，作出可高於網子處理的球，作出一顆高於網子的球。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測能力，成為一顆給出預測性的球。當預測性的球成真，成為擊球者準備下所面臨到的來球，此時，擊球者早已經在球高於網子的時機預備處理球。擊球者利用是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利用著這一顆同時也給出預測性的球，作出下一拍：可在高於球網位置處理球的下一拍。

場上的球種，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測能力，球在給出變化性的同時，也給出了可預期性：基本球種的變化，帶出對手場上的空間，同時也帶出了可預期的己方場上空間。譬如說，長球、挑球的基本球，帶出對手的進攻空間，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期能力，同時也給出己方可預測的防守空間；平球、抽球的基本球，帶出對手的對峙空間，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期能力，同時也給出己方可預測的對峙空間。而頂尖球員凝視下的臨場基本球，搭配著運動員的預期能力，臨場基本球在給出變化性的同時，在**看重心、看出手位置、看站位和看習慣**的預期性擴充下，給出變化性的球也同時給出更加細微的可預測性：(1)**看重心**，譬如說看對手的重心已經拉起準備上前撲球，擊球者一顆選擇落在底線上的挑球，將可以給出對手將停頓在往反方向重新啟動的移動，這一顆變化性的挑高遠球，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測能力，同時也給出己方可上前抓質量差的回球的可預測性，擊球者作出了一顆可高於子處理的球。(2)**看出手位置**，譬如說看對手在後場的擊球已經被拉開，擊球者一顆選擇性的、沿著另一條邊線的平高挑球，將可以給出對手來不及用上手處理而將以下手出手的回擊，這一顆變化性的平高挑球，搭配著擊球者預測能力，同時將給出己方可上前抓由下而上的回擊球的可預測性，擊球者作出了一顆可高於子處理的球。(3)**看站位**，譬如說看對手在後場全力殺球，對手的重心完全加壓在球上而導致站位不穩，擊球者一顆選擇性的快速平挑球，回擠到殺球者已破壞重心的身體空間內，將可以給出對手被球速擠到的被動回擊，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測能力，同時也給出己方可上前抓質量差的回球的可預測性，擊球者作出了一顆可高於子處理的球。(4)**看習慣**，譬如說看對手在後場面臨挑球時的習慣性處理是回擊殺球，而對手面臨到深遠的挑球時便會矛盾一是習慣性的殺球處理或依這深遠的挑球改打切球過渡，擊球者一顆選擇落在底線上的挑球，將可以給出對手猶豫後改打切球的習慣，這一顆變化性的挑高遠球，搭配著擊球者的預測能力，同時也給出己方可上前抓質量差的回球的可預測性，擊球者作出了一顆可高於子處理的球。

高於網子的球，是由一顆給出變化性的球，是由一顆給出預測性的球，所作到的球。頂尖球員的臨場凝視，臨場基本球的變化性搭配著預期能力，下一拍是被作出來的一顆

球，羽球場上的凝視內容，做球知覺風格下的羽球場上，是由有意識的手、有意識的球、有意識的下一拍，而被知覺成頂尖球員凝視的場上內容。



第三節 運動語言指出的「緊張/舒張存在」

頂尖球員面對著運動現場所說出的語言，我們將其視為臨場的語言，是運動風格的身體凝視而出的語言資料，有別於筆者的凝視、有別於其他旁觀者的凝視，頂尖球員運動風格的身體有其特殊性。這樣的臨場語言，勾勒出頂尖球員臨場能見的場景，是語言性資料的第一層內容，語言勾勒出視覺現象的內容。

我們再度直視著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語言性資料，頂尖球員所有的說，都不只是說出語言資料本身，語言資料本身的說，也說出了隱而在後的內容：頂尖球員臨場的存在，透過語言不斷的描述；而頂尖球員所有的說，也回指向這個臨場的存在。語言資料是為了說出存在，語言性資料給出了說者/聽者一個隱而在後的存在感。這種藉由語言給出的語言存在，本來是頂尖球員說不上來的大地存在，卻被語言說了上來，語言有意無意地回應存在，有意無意地捕捉這個存在，而說成了語言的存在，說成了語言性中的存在感。頂尖球員的臨場語言，在作為符號/作為依靠的語言之間，在有意無意的說明之間，在語言的遮蔽與揭露之間，烘托著一種存在感，烘托出語言性裡的「緊縮/舒張的存在」。

一、緊縮/舒張的這個存在

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用運動風格的身體投身進入羽球比賽的觀賽當下現場。在羽球運動風格裡，頂尖球員所身陷的小寫存在，頂尖球員所存在出的羽球賽場，在語言四面八方的說明之下，筆者辨認出頂尖球員所使用的三種主要詞彙，這三組頂尖球員臨場的詞彙，描述出羽球賽場上「緊縮/舒張的存在」。在本節對語言性的描繪中，我們重新閱讀語言資料，從頂尖球員語言性資料所給出的存在感，回頭理解頂尖球員的語言資料。我們將發現語言資料是由三組詞彙烘托出、交織出隱而在後的，頂尖球員「緊縮/舒張的存在」。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襯著「緊縮/舒張的存在」存在而吐露出未成形語言：身體動作的「快」、擊球瞬間的「快」，「快」不斷回應著「這個存在」的呼喚；如同「敢」

這語意，很「敢」上網、很有「膽勢」的上去抓、很「敢」打第二時間，也直接回應著「這個存在」所召喚的語言；「啟動」這一個語言吐露出這個存在裡的根本內容物：（來不及啟動）的球一直壓上來、（沒辦法再啟動）而停頓了下來、快速啟動撲上去；「急」這個草擬的語言、這被召喚出來的語言，也表明著「這個存在」：球都已經掉下來了（低於最高擊球點）還搶快、球員一直想要進攻就是急了。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身陷在羽球運動風格裡的存在召喚著語言，臨場語言中的「這個存在」，由快、敢、啟動、急等等，這一組臨場未成形的語言直接回應存在而點亮著這個存在。

在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而說出的臨場語言裡，語言捕捉出的存有，不是將大地的存有以語言翻譯出來——畢竟大地的存有只給出如同「撞了一下的知道」，而語言藉由語言的捕捉、編織，語言世界中自有一種對「這個存在」描述而生的語言存在。頂尖球員身陷而處的存在，「這著存在」在語言的捕捉下，呈顯出「緊縮／舒張的存在」。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語言，有著第二組用來呈顯出語言存有中的「緊縮／舒張」，不斷脫口而出：自己的球很弱、對方的球很硬、對方的球很穩、有點怕怕的出手，打的很被動等等，都不斷用語言編織著一種緊縮的存在、語言中的緊縮存有；同時，也不斷脫口而出：引誘對手、變化著出拍時機、出手很有信心、打起來很主動等等舒張存在的描繪，是描繪著語言中的舒張存有。

語言可以建構出語言，語言可以長出語言的大樹，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臨場所用的語言，將「這個存在」——有關於語言中的「緊縮／舒張的存在」，用枝繁葉茂的語言符號不斷擴充，頂尖球員語言中的第三組詞彙：「被壓制到」、「精神不集中」、「不積極」與「壓制住」、「手法好」、「有策略」、「積極」、「精神集中」、「能調整」、「會化解」等等的再建構的語言，呈顯出羽球風格運動中的種種說明。

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身在獨有的小寫存有裡，在羽球賽場裡，以「緊縮／舒張而存在」。「這個存在感」，頂尖球員用未成形的一組詞彙，面臨存在、回應存在、點亮這個存在；

「這個存在感」，頂尖球員用語言性來烘托出「緊縮／舒張的存在」，是一組的描繪語言的再烘托這存在的整體；「這個存在感」，頂尖球員也使用建構的語言，用語言來建構語言、語言交織出「緊縮／舒張」的語言性存在。頂尖球員語言性資料所說出/給出的「緊縮／舒張的存在」，是透過語言從四面八方描繪、不同刻度語言的描繪，在語言資料背後，給出頂尖球員隱而在後的存在感。

羽球風格運動裡的存在，凹陷的緊縮貼著凸出的舒張，合給出這臨場的存在感。凹陷與凸出的臨界線，是由於內部興起的壓力，而推擠出凹與凸的雙邊態勢，臨場可見的場景，設置出種種的落差，讓內部興起一股壓力的巨浪，在臨界線推擠出凹陷的緊縮感和凸出的舒張感，羽球風格運動的存在感由此而生。譬如說，球員用臨場球、臨場擊球、臨場節奏設置出一個落差：球員用一個箭步撲了上去，製造出一個由上而下的攻擊球，對手停頓了下來。這樣一個設置，使對手誤入這個落差而興起一股壓力的巨浪，凹陷與凸出的臨界線因而產生，頂尖球員的臨場語言朝著雙方球員緊縮和舒張的存在。

臨場語言沿著這個內部的一股壓力而給出語言，語言說出來的，照亮了臨界線的一邊，也遮蔽了另一邊，此時語言的雙重性，正好覆蓋了「這個存在」。臨場場景所設置的落差，是這一股壓力巨浪的深處，這來自羽球風格運動深處的壓力，推擠出凹陷與凸出的緊縮與舒張，卻在語言的雙重性覆蓋下，語言不斷抵達「這個存在」，緊縮／舒張的存在感是被語言烘托出來、也是被語言揭露出來的存在。

於是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語言，從大地存有裡、興起壓力巨浪處發軔，用臨場的語言落實出語言存有中。臨場語言不斷攀爬出種種的緊縮，與種種舒張的存在。臨場語言所點亮的緊縮存有，譬如：

U 韓國是有試著要改變，可是問題是你要有辦法化解對方的攻勢，對手一直壓上來，他們現在要想辦法化解。

U 不過還是誰主動誰的贏面大。現在是南韓想要這樣做，南韓卻沒有主動去處理球，球還是容易被抓，因為球一起來人家就抓，因為你角度打不開⁷⁹。

對手一直壓上來，球員想要從這緊縮的存有中逃開，但卻一直無法化解對方的攻勢。球員逃不開這緊縮的存有，而對手卻擁有相對舒張的存有，球一起來就抓，越抓，此實的存在感就越舒張，臨場語言所點亮的舒張存有，譬如：

U 因為落地得分，基本上誰先攻擊就有機會得分。所以通常在打的過程，我會希望作的球是作由上往下的球。因為有網子的高度，球由上往下，基本上我是主動，基本上我的變化性就會更多。如果你是由下，也只能往上，你只有在力量上，在高、低或是距離上做一個變化，你沒有辦法有更多的角度，你少了一個往下的角度。而且現在中國的球硬，我如果在上面一定會想要壓，想要壓制女生。我壓你，你球一定就會上，你球上我就攻。

U 南韓的男生的攻擊不是硬攻下來，他有可能會切或球的質量沒有那麼好，大陸的女生就衝上來了，就是打法很積極。而且大陸的女生也是很敢，她就是要上來、要抓你那個球⁸⁰。

⁷⁹見附錄一〈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⁸⁰見附錄一〈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一、臨場凝視文本的建立

筆者建立頂尖球員臨場凝視文本的用意是，藉由詳實描繪「另一位」運動旁觀者的凝視－如同本論文第參章以詳實描繪建立起的筆者凝視文本，本章則以一位長期浸潤在羽球競技運動裡的頂尖球員凝視，來呈顯運動風格凝視下所呈顯的另一種內面賽場。另一方面，筆者將頂尖球員臨場凝視下的語言性資料，在筆者的介入下，如同第參章筆者建立在場凝視文本的邏輯，以「存有凝視的平面」重新審視並以視覺、語言和知覺的面向，建立起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文本。筆者是刻意藉由不同運動風格凝視下的版本，藉由不同版本來呈顯出，凝視內容在不同面相上的實質差別，來呈顯出運動風格凝視下的內面賽場，在視覺、語言和知覺面相上的深度。

二、臨場凝視文本的誕生

頂尖球員所提供的語言性資料，是運動員所生成的原初性資料，是臨場凝視最初而無法或缺的原初性資料，是筆者無法穿上的運動員雙眼所能見的內容。臨場凝視文本的誕生，則是筆者直接參與、反覆面對頂尖球員的語言性資料，所生成的說明。筆者面對頂尖球員的語言資料，不只停留在頂尖球員所吐露而出的能見內容，筆者企圖掌握的是頂尖球員所洩漏的能見視覺的運作。筆者對運動員「能見」視覺現象的運作進行澄清：頂尖球員臨場凝視的語言性資料，源自於臨場基本球的視覺指認、緊縮/舒張存在的詮釋描述和做球的知覺風格。筆者試圖將頂尖球員臨場凝視語言性資料裡四處散落的隻字片語，在筆者澄清出的能見運作說明下，重新歸類、重新說明頂尖球員的臨場凝視文本。

（一）臨場基本球

頂尖球員面對羽球賽場上的說，看似是生成性的語言性資料，一句和一句的語言符號，讀者追不上語言誕生之際的能見計算，只能在頂尖球員能見內容逐漸落實出來之後，獲得對運動員凝視的理解。而筆者試圖去掌握頂尖球員生成語言性資料的能見計算邏輯：用七種臨場球、四種臨場擊球和三種臨場節奏來計算羽球運動世界，在臨場基本球的能見計算邏輯擊下，重新理解原初性的語言資料。頂尖球員能見的內容，運動員語言性資料裡的視覺現象，可以收束在臨場基本球的說明裡。在筆者所澄清出的運動員能見運作的臨場球說明裡，筆者獲得了凝視內部賽場的另一種秩序，筆者獲得了新的凝視輪廓，在能見計算的理解下，獲得了秩序所給出的依靠。

（二）緊縮/舒張的存在

頂尖球員所說出的，不只是語言資料，也同時說出了在語言背後所指認的存在，說出了頂尖球員運動風格的存在立場。在頂尖球員的語言裡，一種「緊縮/舒張的存在」不斷被來回描繪：未成形的語言、成形的語言、再建構的說明，都不斷指認著「緊縮/舒張的存在」。筆者將頂尖球員語言所直接描繪的存在、間接描繪的存在和在語言世界裡的存在區分開來。

（三）做球的知覺風格

頂尖球員凝視語言資料裡，不斷產生的能見內容，源自頂尖球員的知覺風格。頂尖球員尚未澄清的知覺風格，在運動員的語言中洩露而出，筆者對做球的輪廓、做球的細節不斷追問，豐富出頂尖球員語言中的變化性和預測能力。筆者刻意以詳實的說明，落實頂尖球員虛無飄渺的知覺風格；不斷分辨各種的輪廓，以澄清出做球的知覺風格。

第五章 教練球員的凝視現象⁸¹

凝視羽球比賽，在筆者凝視的經驗中，有時可以輕易地認出「還不太會打、失誤的、多拍的、發力的、變速的、有空間的」等場景來指出場上的賽況。但，有時凝視不同層級的比賽，筆者的凝視卻失去指明、失去說明場上賽況的能力。面對每一分都混雜著多拍、發力、變速、有空間層級的比賽，筆者在第參章所描繪的在場凝視卻失去了可以分辨賽場的凝視輪廓，以致於在多拍來回的比賽層級中，在場凝視卻無話可說。

在多拍來回的選手比賽中，教練仍舊在說話。這意味著屬於教練的臨場凝視，在選手的比賽中仍舊可以認出、說出視覺的輪廓，仍舊可以分辨出筆者所不能再分辨的眼前畫面。因此，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現象、知覺風格和詮釋現象，我們可以藉由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復原出來。

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給出一種「場上球路」的視覺現象，是教練球員語言中未明說，但由筆者所分辨出來的視覺現象。其次，我們在畫面先行的臨賽凝視語言裡，分辨出教練球員凝視時所有的知覺風格——那一貫作用在視覺、語言裡的知覺風格。最後，在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這語言說出的是原本無話可說的畫面、語言沒說出的是原本無聲的視框對話、語言沒說出的是原本不出聲的身體應答。

⁸¹教練球員的凝視現象文本，是筆者反覆閱讀教練球員的〈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和〈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追問逐字稿〉所建立的，讀者可先行閱讀附錄二、三的語言資料，再來理解筆者所建立的凝視現象文本，或者直接閱讀筆者所建立的文本，再閱讀語言資料，如此一來，讀者便可以在交互對照中，再次理解筆者的現象學操作。



第一節 運動視覺下的肉質球場

當球無法回擊過網，在筆者在場的凝視裡，看到的是產生這一分的場景：是不太會打而無法將球回擊過網、是失誤使球無法回擊過網、是無法進行多拍的準備而回擊掛網、是球與球之間有速度的變化使得回擊掛網、是球路的搭配、是球的路線帶出了空間，使得球無法成功回擊過網。

而在選手的臨場凝視裡，看到的基本球是高於網的球、變線的球、拉開的球、破壞重心的球、加／減速的球、攻擊／防守的球等等，所看到的「擊」球面貌是撲上來、壓上來、擋起來、掃回來等臨場擊球動作，看到的比賽節奏是突然的時間段落、停頓的時間段落、搶快的時間段落以及逮到的時間段落。

而當場上的羽球賽進入了多拍的階段，當球無法回擊過網時觀賽者又必須即時給予指導的臨賽凝視，超越筆者在場凝視所能框限的現象——當球無法回擊時，筆者的在場凝視無話可說。此時，另一種來自臨賽教練的凝視輪廓，讓原本筆者眼前所不能分辨的現象，有了語言的說明。

教練球員凝視，凝視到的視覺現象是無法具體指出的「場上球路」、是看不見的「場上空間」。球賽的段落，不再是一分的產生。教練球員凝視時常說「輸贏沒有關係喔！跟上比較重要！」、「被擠到要硬一點喔」，那在一分與一分之間的、在拍與拍之間的不具體內容、那在球與身體間的不具體空間，那超脫在一分輸贏之外的不具體視覺內容，卻是教練球員凝視的具體視覺現象。教練球員凝視裡要選手跟上的是什麼？選手身體空間又受到了怎樣的擠壓？我們在具體的羽球賽場上所看不見的視覺現象輪廓，卻在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現象裡——在另一層羽球賽場的肉裡，教練眼裡的「場上球路」、「場上空間」卻歷歷在目。教練球員凝視所指出了視覺輪廓，我們將可以在肉質的羽球場上，瞥

見跟上/跟不上的「場上球路」、瞥見擠壓/被擠壓的「場上空間」，看見場間的球路、看見圍繞在身體間的空間。

一、看見場上球路

看見場上球路，看見的不是具體的賽事內容，而是賽事的肉，由同情想像和同情期待所凝視出的肉——一種超脫在具體內容之外的同質性，由同質的肉所組成。贏不是贏、輸不是輸，而是跟上場上球路的一分是贏、跟不上場上球路的一分是輸。

（一）跟好「場上球路」

表面上，球路是由選手 A 擊出的一球，然後由對手 B 擊出的一球，再換選手 A 所擊出的球，之後是選手 B 的擊球，這樣由 A、B 選手輪流擊球後，所共同總結出的一套球路。但實際上，在教練視覺現象裡的場上球路，是由「同情想像」的知覺方式，而知覺出的場上球路。

「注意她都會放小球喔！放完她會再放喔！要注意喔！來！一個一個來！深呼吸，調整。一個一個來！深呼吸，做好調整再發。想一想，她會打哪一個球」⁸²

場上選手發出高遠球的那一刻起，那一顆球就已經成為選手間、選手與教練間，我們在這裡稱為是場上人的「場上的球」，而不再說是誰打的高遠球、也不是說是誰將要接的高遠球，而是一顆擊球者跟接球者、一顆選手與教練或一顆場上人所共同注視著的高遠球。高遠球的出現，不只是將要接球者的視覺內容，也是擊球者的視覺內容：球是我打出的高遠球，也是對手即將要接的高遠球，而不僅僅是我打到的球、我打出的高遠球而已。場上的人用同情想像來知覺，球場上的每一球都是被同情想像知覺著：我知覺

⁸²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著我打出的球，下一拍我想像知覺的對手即將要打到的球——對手也同情想像著，羽球賽場上的球路才會浮現出來，而如果僅（能）用當下知覺的方式來知覺，羽球賽場上便是一顆、一顆的球，來到接球者的眼前、離開擊球者的眼前的一顆球而已。而實際上，場上的人會看到自己打出的球、會想像出對手面對自己所打出的球，這樣「場上的球」會帶出一條條意識上的路線。

一顆場上球，即將在下一拍“開”出什麼球來，是場上選手雙方關注的焦點。為什麼我們不說，選手關注著下一拍即將“打”出什麼球，而用“開”出什麼球，這是因為場上選手是運作著「同情期望」的知覺。

表面上，球路是由選手 A 擊出的一球，然後由對手 B 擊出的一球，如此加總而成的一套球路。但實際上，在教練視覺現象裡的場上球路，是由「同情期望」的知覺方式，而知覺出的場上球路，是場上球。

面對一顆「場上球」，如一顆「同情想像」的高遠球，選手彼此都期望著即將開出來的下一拍、下一球。而對於這一顆即將開出來的球，選手雙方有著看似各自、實則相似的「期望」：選手 A 注視著高遠球，期望著開出斜線切球、也同時期望著開出直線高遠球、期望著開出直線切球；選手 B 也注視著這高遠球，期望著開出直線切球、也同時期望著開出直線高遠球、期望著開出斜線切球。共同注視的高遠球的敵對雙方，卻有著看似各自、實則相似的期望。場上的球進入了無人稱的領域：擊球的一方，在擊球前有著私立的期望，在無人稱的領域裡，開出了一顆斜線切球，一顆期望中的斜線切球；而接球的一方，“在開出球前也有著私立的期望”，開出了一顆斜線切球，也是一顆在選手 B 期望中的斜線切球。

“一顆開出來的斜線切球”，對於敵對的雙方來說，都不是一顆突如其來、在期望之外的球。而是既符合選手 A、也符合選手 B 期望的球，是兩位敵對的選手所共同期望

的場上球。縱使，這顆斜線切球是選手 A 期望的 A，而不是 A'或 A''，是選手 B 期望的 B''，而不是 B 或 B'。這顆開出來的球的斜線切球，都是一顆屬於場上、屬於選手彼此期望意識圈裡、屬於場上的球路。

選手在期望的意識圈裡，注視著開出來的球，同時，選手也知道對手也相同在期望的意識圈裡—來自選手平時的訓練而建立起的、擴大出的期望意識圈。當場上選手開始進入比賽，選手對於對手所擁有的期望意識圈並不顯得驚訝—沒能建立起期望意識圈的羽球菜鳥會驚訝，「對手怎麼都知道我要打哪裡」。選手與選手之間，並不驚訝於對手怎麼知道自己的球打向哪裡，而是選手雙方知道對手有在期望、有在準備，「場上球」成為了一顆「在自己期望意識圈裡的球」，一顆同時也「在對手期望意識圈裡的球」，在「敵對雙方有點共謀又有點在期望中猜測」的場中球路。

因此，場上球路不只是表面上一顆一顆的來/去球，而是一條條透過想像的知覺，包含著球的來去、包含著擊球者/接球者同情想像而成的一條條球路。場上球路也不只是一顆又一顆被“打”出去的球，而是一顆又一顆在期望中“開”出的球。選手彼此面對著一顆帶著球路的場上球，透過同情期望的知覺、期望著可能開出的球路，“開”出在期望的選項內的下一球、下一拍。場上球路，是在選手看似各自、實則相似的期望意識圈裡。

「一顆開出的小球，一顆小球之後開出一個直線挑球，一顆挑球之後開出一顆直線高遠球，一顆高遠球之後開出一顆直線小球，一顆直線小球之後開出一顆直線小球，一顆小球之後，一顆撲球。」

在這場上的球路裡，每一個開出的球都有可能開出其它球質的球，但不論是哪一種球質，只要仍舊是在期望的意識圈裡，沒有突如其來的、在期望意識圈之外的球路，這

就是場上球路，是教練臨場凝視裡，指導選手要跟上的、要跟好的、要準備多拍的「場上球路」。

「對呀!要有多拍準備喔!跑起來就對了」

「好球喔!跟好!每一個球跟好比較重要!加油」

「好球喔!加油!腳跑起來比較重要!不用想那麼多!就跑起來!加油」

「對呀!要有多拍準備喔!跑起來就對了」

「好球!加油」

「來喔!跟好喔!加油」⁸³

（二）抓/被抓到「場上球路」

場中人是用著同情想像的、同情期望的知覺方式，才得以看見場上的球路。場中人說「妳放嘛!她放，妳要抓!」在場中人的視覺現象裡，是一顆開/（放）出來的小球，然後是一顆再開/（放）出來的小球，和一顆撲/（抓）球。混和了對自己球的知覺、對對手面對自己球的想像和對對手即將開出球的期望，混和出一種專屬於場上人的羽球意識。場上人以羽球意識看出一專屬於意識內部的賽場，場中人說「妳放嘛!她放，妳要抓!」

或許有人會說，「我怎麼知道她會放?」「她有可能會挑，可是我怎麼知道她要挑哪邊」。無法混和出羽球意識的場外人，是無法看見場上球路的現象，而僅有以羽球意識凝視羽球賽場的人，會看見在期望中開出的下一拍、會看見有你有我的場上球路。所以場上人說，「妳放嘛!她放，妳要抓!」，而不是僅僅說「妳放嘛!」或僅僅說「她放」，而是說著一套看似是各自的、實則是相似的場上球路，揭露了場上人凝視的內部。

⁸³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當開出的球，超出了期望意識圈裡的内容，選手落回了以判斷作為知覺的意識——在判斷之後處理球：一顆高於預期質量的球、或是一顆超出期望之外的球路，一顆開出來的球在預期之外、選手僅能用判斷來處理球的那一刻，選手就跟不上、跟不好場上球路。

期望意識圈較小的選手，可能跟到了自己期望中的高遠球，但卻沒能期望出相應的高遠球球速，而跟不上場上球路；可能跟到了前幾次對手的出拍，但某一球的球路忽然開在期望之外。超出預期的球一開出來，選手即離開了原本的羽球意識，改以當下的判斷來處理球。跟不上、跟不好場上球路時，自己期望意識圈裡的期望内容減少，因此，下一拍的擊球，能開出的多變性也減少，或者直接若入在判斷裡擊球——球僅是被擊了回去；相對來說，對手預備擊球時，期望的可能性也相對減少，但卻大大增加的對手鎖定期望選項的可能性，場上人看見跟不上的場上球路。

場上人的羽球意識，有時也會僵化，面對球的處理，沒有放在期望意識圈裡，而僅僅是放在判斷的意識圈裡：把球打出去、把球打成高遠球，沒有進入期望的意識圈、沒有在各種的期望選項中開出下一拍，而僅僅是球來就打，總是打出同一種球路，以致於打出的這一拍、這一球，被場上人在期望的意識圈裡完全鎖定，場上人看見抓到的場上球路。

場上人的羽球意識，有時也會跟丟，弄丟了對對手面對球時的想像、弄丟了自己對球的期望。選手在某時某刻亂掉了，像是羽球菜鳥般僅僅是把球回去，而沒有想像對手會如何面對這一球。亂掉了的選手，沒有對這一球的下一拍產生任何想像，以致於下一拍的來球，突然地來到意識圈裡，亂掉了的選手突然嚇了一跳。場上人會在自己的羽球意識圈裡，看見亂掉了的選手、退出羽球意識圈裡的選手，踉蹌。

「這被抓到了！不會勾對角嗎？對不對！跟你說要對角，都沒有勾！是不是！或是推後面啊！自己要克服！」

「她已經抓到你會攻拉!你要變長球啊!或是削小球阿!是不是!不要急!打穩」

「妳放嘛! 她放，妳要抓!沒有抓!知道嗎」

「注意小球!放完小球不用怕她會推!她會 outside 啊」⁸⁴



⁸⁴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二、看見場上空間

當球無法回擊過網。就擊球者的感受來說，會感覺到球速很快、球與自己的距離太遠、球的落點出乎意料，以致於感覺到自己揮拍太慢、預備的時間過短、揮拍的路徑與球的路線不符，最後，球無法回擊過網。而這樣看似是私己的身體感受，在教練球員凝視裡，卻有著可以確實分辨現象的視覺輪廓：

教練用拍頭朝上/朝下的具體現象，來替代對主動/被動身體空間的說明。表面上是自己無法成功將球回擊過網，而在教練的視覺凝視裡，拍頭朝上/朝下是讓身體處在主/被動的身勢裡，場上的空間因此產生主/被動的局勢。另一方面，教練用轉身向後/身體前面的具體現象，來指出主動/被動身體空間。表面上是自己無法成功將球回擊過網，而在教練的視覺凝視裡，是轉身向後而讓身體處在主/被動的身勢裡，場上的空間因此產生主/被動的局勢。

（一）拍頭朝上所產生的身體空間

身體空間有了變化，臨賽凝視的教練注意到了局勢隨之而來的變化。教練球員凝視注意到了自己選手拍頭朝下處理球，而對手則是拍頭在上的處理，局勢產生了變化，場上的主被/動的質地裡有了變化。這一團主/被動質地的場上空間，不一定是出現在球場的前面、也不一定是在球場的後面、不一定是在球場的左邊、也部一定是在球場的右邊。不是絕對的球場位置就會造成身體空間的主被/動，而是身體(球拍頭)羽球的接觸時，當拍頭朝下與球接觸時，身體的空間——一種身體被動的質地，身體被誘出的被動力量出現；而當拍頭朝上羽球接觸時，身體的空間——另一種身體主動的質地，身體則是迸發出力量來。與此同時，場上的空間也以這一種/被動的質地呈顯，主動的身勢帶出了場上主動的局勢，而另一方的身體，在這一被動的局勢裡，以被動的身勢、以拍頭朝下的身勢處理球。之後，才是進入進攻/防守的隊形裡。

藉由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輪廓，筆者才得以注意到進攻隊形與防守隊形的深層意涵。筆者對於進攻/防守對型的理解，是當球挑起(挑球)、高起(高遠球)時，擊球的一方以防守的隊形應戰下一球的開出—下一球開出的通常是攻擊球；而接球的一方，面對著挑起、高起的球以進攻隊形來應戰是符合雙方期待的場上球站位。但在凝視選手實際比賽的走位中，A1 將球「推」向後場，這一顆原本在筆者凝視裡的「挑」向後場，在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輪廓裡，又被仔細的分辨為是將球「推」向後場而不是「挑」向後場，被分辨為是拍頭朝上的推向後場，而不是拍頭朝下的挑向後場。隨後，筆者和教練對於局勢的解讀也所不同。

教練球員凝視將拍頭朝上的身勢裡讀成產生場上的進攻局勢，而筆者將所有打向後場的球路視為相同而未有分別的挑球，將挑向後場的球路解釋為防守隊形的徵象。因此，當場上的選手 A1 以拍頭朝上的處理，將球推向後場並向前站位以便期待抓球的契機時，筆者的在場凝視，對於如此的走位是不得其解的、是誤解為此組雙打的特殊走位。而對於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輪廓來說，這樣的走位是在經常不過的視覺現象、是選手在多拍的比賽中應有的、合理的期望走位。果不其然，拍頭朝上的身勢，造成了對手被動的身勢，下一拍開出的球在選手 A1 的期望裡，A1 向前走位所期望的正是對手在被動身勢裡不得不的唯二處理。對手下一拍不敢開出被動的平抽球，只能在僅有的選項中開出一顆猛力抽高到後場的防守球，A2 有了絕佳的攻擊機會。而，倘若場上的選手對於局勢的理解，如同筆者以單純的球路良解釋佔位，這一顆推向後場的球，筆者會退回防守的位置來預期一顆攻擊的球，而原本處於在被動身勢的對手，便能輕易的逃過被動的局面，有更多的選擇開出下一球，因為筆者錯誤的預期局勢，而未加封鎖對手在被動身勢裡唯二僅有的開球選項。

（二）轉身向後所產生的身體空間

表面上，是無法將球成功回擊，而在教練球員凝視的眼裡，是身體進入了主/被動的身體空間，是由於身體正面/轉身向後，身體(拍面)處理的是在背後的身體空間裡的球。換句話說，主/被動的局勢不是客觀的絕對位置，而是身體空間裡一身勢所帶出的主/動力量。

教練球員凝視時說：「長殺跟削攻都可以喔！」正當筆者欲追問什麼是長殺？什麼是削殺？追問著長攻與削殺的球路組合/破壞著什麼時？教練球員指出那看不見的被動身勢。原來，教練球員凝視注視著那被動的身勢——那在肉質場上、那在主/被動質地上的可見身勢。原來，那長殺讓對手轉身向後，對手在背後的身體空間處理球，而有別於一般的殺球，來到的是正面的身體空間。在轉身向後、在背後的身體空間裡，身體(拍面)的力量是被誘而出的、被擠壓而出。有別於在正面的身體空間裡，在正面的身勢裡所蹦出的力量。

當筆者在場凝視選手面對長殺球而開出質量較差的高遠球時，在筆者的眼中，並沒有認出殺球的落點與身體間的關係。沒有認出這一顆長殺的落點，是有意的開在對手必須轉身、或是必須繞頭擊球的位置。這一顆長殺的落點，是一顆遠離身體又必須轉身向後處理的殺球。而不是接近身體、在身體正面上方/下方可以處理到的球。這一顆長殺的落點，有意地闖進接球者背後的身體空間裡——那接球者極力避免進入的身體空間。這一顆長殺的落點，有意地迫使接球者進入被動地身勢裡處理球、有意地使場上進入主/被動局勢的空間裡。

藉由教練球員凝視的視覺輪廓，筆者才得以注意到殺球的深層意涵。筆者對於殺球的理解是球的落點越銳利越能使接球者發生失誤，而過於平的角度，接球者不須移動身體，在防守的身勢裡較平的殺球接球者較容易處理。筆者對於殺球所帶出的球路，僅能在視覺上分辨出較銳利/較平的殺球球路。因此，筆者在多拍來回層級的比賽，筆者的在

場凝視輪廓，卻無法密合於對場上現象的凝視。當 A 的殺球和 B 的防守，進入了多拍來回的階段，「平的」「銳的」殺球不能是產生一分的主要輪廓——殺球不會直接得分、防守也不會直接失分。筆者在場凝視無法可說，只能追問為什麼這一球 A 能殺得一分？為什麼 A1 的殺球不能產生一分？到底破壞了什麼才能產生一分？

原來，在多拍來回的層級中，有意地讓球闖入背後的身體空間，會產生主/被動地身勢，會帶出主/被動的局勢。教練球員凝視，將環繞在身體的空間，那身勢造成的空間分辨出來。那身體(拍面)與球接觸的位置，那接觸點在身體的正面——不論是在上/在下的正面身勢，是多拍來回層級選手身體空間中的主動身勢。在正面的身勢裡，主動的力量是迸發出來的。而那身體羽球的接觸點，是在身體的後面，在身體轉身向後的身勢裡，這轉身向後處理的身勢，所能帶出的力量是被誘發而出的、是擠壓出來的，身體是被動的身勢。

原來，轉身向後的身勢，帶出的是擠壓而出的身體力量。筆者在場凝視所追問的為什麼 A 殺會得分，A1 殺球就不會得分？為什麼 A1 總是抓不到，A 就抓的到？這一系列看似是不同賽況的情境，在教練臨場凝視的輪廓裡，教練看著羽球的肉質賽場，凝視著主/被動的身勢，都是同一種輪廓：那(迫)使身體進入主/被動身勢的球，讓場上進入主/被動的局勢。那(迫)使身體進入主/被動身勢的球、球路、球質，那對身勢的判讀、理解和操弄的選手意識，是教練球員凝視時——注視在那肉質的羽球場上，所凝視的線條。

對任何層級的任何選手來說，拍頭朝上的身勢、正面的身勢所帶出的力量，比起拍頭朝下的身勢、背面的身勢——所帶出的力量，都會有迸發/擠壓而出的力量區辨，這是主/被動身勢的力量，隨後，才產生主/被動的局勢、才產生主/被動的隊型。



第二節 運動知覺始於「守中反攻」

教練用「守中反攻」的風格來凝視羽球比賽，防守、進攻和守中反攻都是羽球比賽的**基調**，攻守失序是**變調**，有意地採取守中反攻是**主調**，本章的教練是在這樣的知覺系統中，凝視的羽球比賽。

競技運動選手的教練，在臨賽凝視的知覺裡，對比賽中的進攻局勢、防守局勢、守中反攻的局勢或攻中帶守的局勢，都是作為場上的基本局勢：進攻不帶有絕對主動、防守也不是絕對被避免的局勢、守中反攻或者攻中帶守也不是比賽中的特殊局勢，是羽球比賽中的基本內容——比賽在**局勢間的轉換**是競技羽球比賽的基本內容。因此，教練對於局勢的認識、對於局勢的概念，早已沒入不再用語言分辨的默會知道裡，教練的凝視不需要藉由說，來感覺到自己對這些認識的掌握。教練凝視的語言裡，早已不再分辨會打/不會打、直線/斜線、失誤/多拍等等的現象，教練凝視的語言，不以掌握這些秩序作為教練存在的證明——這些秩序對於教練在教練的語言凝視下，是「基本」的內容。因此，教練球員凝視，僅用「要打基本」「要打簡單」來說明羽球選手在局勢轉換間的進攻概念、防守概念和攻守轉換所需的**基本**，是要求著在應有概念下「穩定地表現」，譬如說，非受迫性的球，沒有球質差的失誤空間；壓迫性的球，也不是被動還擊的理由；局勢間轉換的球，沒有概念錯誤的空間，教練球員所有的擊和回擊，要在應有的概念下穩定地表現。

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說出來的視覺現象是「亂掉」，教練的知覺是對於選手在比賽中「進入基本」或著「失去基本」的現象進行語言上的分辨。教練的凝視語言，藉由說出分辨：教練藉由掌握到選手進入秩序和失去秩序的的差別，用語言的辨認來感覺到自己對場上現象的掌握。譬如說，教練說「亂掉了」，在筆者追問中，教練指出了亂源，當前排選手在不對的時機作攔球的動作時、當接發球員沒有在接發球的時機準備好接發

球的動作時、在非受迫性擊球產生失誤時，教練的知覺朝向這些現象，將這些現象被知覺為「失去基本」的內容，教練凝視的語言說「亂掉了!又亂掉了」。

在比賽中，在局勢的轉換中，教練的知覺有意地朝向「守中反攻」的契機。教練知覺到女子選手的爆發力不足、知覺到女子選手在進攻後身體重心的破壞、知覺到女子選手防守動作的發力技巧、知覺到在局勢轉換間守中反攻的機會。教練凝視語言裡，「守中反攻」的知覺風格，不斷朝向對「基本的秩序」和「失去基本秩序」的掌握，也不斷朝向在「基本秩序」抓到守中反攻的契機。在「守中反攻的知覺」描繪下，我們將更能理解教練球員凝視的可能內容。



第三節 運動語言在追問中的聲響

面對選手的比賽，筆者在場凝視可以使用的語言消失了。筆者凝視著眼前畫面，卻陷入了無話可說的深淵。面對共同凝視的羽球比賽，教練卻還能說話，在教練眼中的畫面，還有語言在誕生。筆者將教練臨場凝視的語言，以逐字稿的方式攤平，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成了文字，卻失去了語言的聲響：在逐字稿的文字中，沒有隱藏著那想像中的天大秘密，教練苦笑說：「我說的沒有比較特別！」還餘音繞樑。原來，語言發出的聲響，不是在作為文字的那一刻，而是語言隨著畫面誕生的那一刻；原來，語言發出的聲響，不是在作為文字的那一刻，而是語言碰撞下立場產生的那一刻。

一、回到語言誕生之處~視框的對話

如果我們以文字復原眼中畫面，文字所帶出的是看是平淡無奇、千篇一律、了無新意的字眼、詞語，沒有豐富的畫面，我們無法以文字裡復原出畫面。但是，我們卻可以在文字誕生之處、在畫面先行之處，從而感受到語言給出的依靠感。也就是說，在教練球員的現場，畫面先行，語言從而誕生。那一字、一句的吐露，是將眼前畫面重新深描—說什麼、怎麼說，語言誕生之處，教練球員凝視的依靠乍現。

譬如說，閱讀教練球員凝視的逐字稿，教練說「長殺跟削攻都可以喔」。當語言成為文字，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成為逐字稿，攤平在眼前的文字沒有語言的力量。也許我們還是可以在文字中獲得訊息的傳遞，譬如我們追問什麼是長殺？什麼是削攻？或者我們可以解讀這段文字，理解為殺球還能細細分辨為長殺，而不僅僅是殺球，削球不僅僅是削，而能分辨為以攻擊為目標的削攻。如果我們只是將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攤平成逐字稿來閱讀，文字沒有語言正在說話的力量：

1' 25 來歐!長殺跟削攻齣!長殺跟削攻喔!加油

1' 30 對啊!好球⁸⁵

但當我們將教練球員凝視的文字，放回臨賽凝視的畫面裡、放回文字作為語言的誕生之處。語言的誕生，是將眼中畫面破出線條，深描為場景。當我再看一次臨賽畫面的重播「喔!下一球原來就是長殺跟削攻組合出的球路，而且直接拿下這一分」。原本無話可說的場面，原本在我現場凝視之後、在我重看的影帶四次之後、在我先行閱讀了教練球員凝視的文字稿之後，這一段的畫面在我的凝視裡仍舊是不分線條，是無話說的場面。直到我將文字放回誕生之處、放回畫面裡，這時語言發出了巨大聲響：原來選手的下一球-那一段原本我無話可說的場面，正是教練口中的長殺和削攻的展示。我們根本不須提問，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在下一球中被選手的身體組合出來。我們僅需要把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放回畫面裡，如此一來，原本逐字稿裡的文字在說話，面對著我原本無話可說的場面發出語言的聲響。

語言的聲響，在凝視呈現無話可說時，特別響亮。面對相同的眼前畫面，教練球員凝視說出了語言、語言勾勒著相應的凝視視框。語言不再只是作為符號，而是直指著現象、同時也直指著凝視的視框。臨賽凝視怎麼說、說什麼，都直接撼動著筆者的在場凝視、直接撼動著筆者的存在，因此，我們在畫面先行之處-語言誕生之處，在視框的對話下，聆聽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

(一) **被確認的場面**，譬如說，教練球員凝視時說「發球發高一點」，教練球員凝視時的視框移到球的質量上。面對這個現場畫面，我也會說「發球發高一點」，我心裡認為上一球是對方判斷底線失誤一誤判為出界，但球確實發的過長，球點確實有出界的可能，我與教練凝視的視框在對話，是同情共感的確認場面。

⁸⁵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4' 50 耶!好球!就是這樣齣!你就慢慢打，不要被她加速嚇到!加速，她想贏啊!是
不是

5' 00 再一個!不用怕!再一個就好!沒事!照著發，往上發，發高一點⁸⁶

(二)被想像的場面，譬如說，教練球員凝視時說「抽了就上啊！」教練球員凝視是面對著想像的場面而說話，教練球員的視框，看到的不只是實際的場上現象，也說出了想像中的場上現象。而教練面對著比賽賽場凝視而出的內容，與筆者當下的凝視視框不同，視框的對話下，想像的場面被分辨出來。原來教練的凝視視框，不只在實際的羽球賽場上，也在想像的賽場上，有著筆者未能主動的經驗基礎。

1' 25 來歐!長殺跟削攻齣!長殺跟削攻喔!加油

1' 30 對啊!好球

1:09' 50 ○○○! ○○○!抽了，上啊

1:10' 06 對啊!你剛剛那個太保守了!抽了就上了啊!不是嗎?齣!把那個 敢抽的
打出來啊齣!加油!輸沒關係!氣勢打出來阿!加油⁸⁷

(三)隱形的場面，譬如說，教練球員凝視時說「剛剛那個長球不夠長，慢一點打沒有關係，但長球要夠長，就是球要打到位，就是反削也可以啊!」這一球在我的視框裡我會給出相似的語言嗎？是的，這一球我確實會說最後是長球打的不夠長，但「慢一點打」是什麼意思？但「就是反削也可以啊!」是什麼意思？這時我又回到了畫面中，在相同的畫面裡調整視框。在多拍的來回中，我仍舊無法確認是哪一拍慢了一點打、哪一拍有反削的可能性，那反削的可能路線我也無法想像出來。

⁸⁶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⁸⁷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2' 21 (防守!快)

2' 24 不要急!不要急

2' 28 剛剛那個長球不夠長喔!齁!慢一點打沒關係!但是長球要夠長喔!就是球要打到位，就是反削也可以阿

2' 41 知道嗎?來!我講太多了嗎?不會齁!好!加油⁸⁸

(四)身體應答的場面，其實選手會回應教練的臨賽凝視。當教練看到上一拍選手擊球出界時，臨賽說了一句「outside 要怎麼辦?」，在下一拍，選手旋即在同樣面臨長球時，開出殺球，並且贏下這一分。如同先前一個曾引用的例子，教練球員時說「長殺和削攻都可以喔!」選手在下一拍即以長球和削攻的組合，拿到下一分。進入選手的視框、教練球員沒說的視框，就我的身體技術來說，很多拍我不會開出與選手相同的球，所以視框原本是受限的。但如果視框越了過去，選手能開出的球被所收集、歸納，因此，當選手再度開出那些球時，我可以不再那麼驚訝。選手一直再回應教練，也獲得分數，如果沒有配合著畫面，畫面沒有配合著凝視的語言，我們沒有看到在語言之外的回應，選手所採取的身體回應。

9' 09 ○○!球不夠長!○○!球不夠長!要不就高一點

9' 23 若 outside 要怎麼樣?

9' 45 沒關係⁸⁹

我們將語言一層一層的細細品味。我們將羽球賽場上的語言，僅僅保留住教練直視著羽球賽場、臨賽凝視而生的語言。而捨棄掉教練在賽前或賽後、在想像賽視或回憶賽

⁸⁸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⁸⁹見附錄二〈教育盃中等學校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事所使用的語言－那不是直視賽場而使用的語言。我們僅保留在語言進入作為符號之前，為現象而誕生的原初語言－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

我們將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攤平成逐字稿，不再逐字稿理歸納現象，不用歸納的方式復原教練凝賽凝視的所見。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逐字稿裡的文字放回畫面裡，將文字放回其誕生之處，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面對著場上的現象說話。眼前的賽場，是進入多拍來回層級的羽球賽場，是筆者雖在場凝視卻無話可說的賽場。當我們將教練凝賽凝視的語言，放進筆者無話可說的賽場上，此時，臨賽凝視的視框衝破了無話可說的視框。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所描繪出的視框，一字一句動筆者的存在－怎麼說、說什麼是一種存在的展示。



二、進入到語言沒有明說之處~一再的追問

我們也不僅僅回到語言誕生之處，在畫面先行之處聆聽語言的聲響，雖然在筆者無話可說的賽場上，聽見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是巨大的聲響。我們繼續仔細地聆聽語言，當我們追問、一再追問那原初為現象而生的語言，進入語言沒有明說之處，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春之處，一再地追問下，教練球員凝視的賽場儼然而生：我們在語言碰撞下所直指的現象中、在語言所暗示出的現象中，看見肉質羽球賽場。

（一）明說出的具體賽場/暗示出的肉質賽場

在攤平的逐字稿裡，被文字明說出的羽球賽場，可以經由對文字的歸納整理而成具體的羽球賽場。但在追問之後一對著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伴隨著對現場的錄影畫面，一個經由聆聽語言、經由語言暗示而現前的肉質賽場現身。

在聆聽、追問之下，筆者將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所暗示出的賽場，以看見肉質的羽球賽場撰寫作為教練視覺現象的內容。教練球員凝視可見的賽場是有著場上球路、場上空間的肉質賽場。這樣的賽場不分彼此，是同一塊質地的賽場：球是場上的球，空間是場上的空間。當球在場上，不再分為是對手要擊的球或是自己要擊的球，球同時在比賽選手雙方的眼裡—球是分出為即將攻擊/即將防守的球，而非我的球或是對手的球；球在意識上，是分出為即將開出球路的球，而非僅僅只有一條球路。球即將開出的所有可能性，同時在比賽選手雙方的眼裡。球所具有的“開”—那不確定性同時在選手雙方的眼裡；球所具有的所有可能性—那確定的可能性也同時在選手雙方的眼裡。而僅僅是做為各自所將面對的球、球路，而是一個場上，是同一個質地的肉質球路。場上的空間，也不是在物裡空間上絕對的位置，也不是彼此的位置，而是同時在比賽選手雙方眼裡的場上空間。空間是分為拍頭朝上/朝下的身體空間、是正面/轉身向後的身體空間，而非僅

僅是彼/此各自的身體空間或物理空間，是同一個主被動的空間，是同一個質地的肉質空間。

（二）語言攤平/碰撞下的現象

在攤平的逐字稿裡，筆者對教練球員語言資料所描繪出的羽球賽場，有著筆者理解下的認識。而這樣的認識，在筆者追問細節時，一再地追問下筆者赫然發現，語言所描繪的現象——筆者對於語言資料所產生的認識，與在進一步追問後的認識，有著理解介入下的所造成區別：筆者在中性的語言中誤會了教練立場。

逐字稿無法脫離教練的理解而攤平出來，一再追問下的語言，語言來回地碰撞：筆者在逐字稿裡對「這一球要硬一點」獲得的理解是要打強硬的球路，譬如在接殺球時，選擇以挑回底線的強硬球路來回擊，而不是選擇擋成小球的軟弱球路；而在追問下，在語言的碰撞中，筆者赫然發現在看似中性的逐字稿裡理解，筆者所獲得的認識，在遠離了教練的立場下，單純在逐字稿裡理解，也遠離了教練語言所欲表達的現象：原來，逐字稿本來就不是中性的符號，緊貼著立場的語言，才能描繪著現象本身。

（三）「輪廓—細節」的澄清/「細節—輪廓」的建立

在筆者與教練的追問對談中，筆者追著細節而問：筆者在教練球員語言的資料裡獲得了現象的輪廓，在進一步的追問裡，是為了獲得細節的描繪。但在追問的對話裡，是「輪廓—細節」的澄清、也是「細節—輪廓」的建立。譬如說，在筆者有意的追問下，教練不斷描繪、不斷說明，從而將原本不說的、說不清楚的理解輪廓，在一再地描繪、說明下，補足了細節，澄清了教練的理解輪廓。另一方面，追問的對話裡，筆者和教練的立場不斷碰撞，筆者有意的追問，所建立起的輪廓是反方向的造作，是筆者介入下的輪廓，是介入下的建立。在筆者有意追問下的細節，並不是教練原本所注視的內容，筆

者所追問的細節、所欲建立的描繪，並不是教練眼中的主要內容，而是筆者眼中的主要內容，對話的語言逐字稿裡雖未明說，但立場上的碰撞給出矛盾。

（四）對話的深淵

對細節不斷地追問，對話從一個筆者尚未澄清的領域、從一個教練尚未明說的領域，進入到一個立場不斷碰撞、細節不斷明說的領域。在筆者說不出細節時，追問的對話讓細節不斷澄清而出。但有時，對話會進入深淵，進入無話可說的深淵：沒有更細緻的說明，可以澄清模糊；有時對話則進入沈默無語裡：沒有細緻的說明，來澄清模糊。



第四節 關注著正在關注的我

一、臨賽凝視文本的建立

筆者建立教練球員凝視文本的用意是，藉由詳實描繪「另一位」運動旁觀者的凝視——如同本論文第參章和第肆章已建立起的兩個文本，本章則以一位長期浸潤在羽球競技運動裡的投身教練工作，在比賽現場的凝視，來呈顯運動風格凝視下所呈顯的另一種內面賽場。另一方面，筆者將教練球員凝視下的語言性資料，在筆者的介入下，如同第參章和第肆章，筆者建立凝視文本的邏輯，以「存有凝視的平面」重新審視並以視覺、語言和知覺的面向，建立起教練球員凝視的文本。筆者是刻意藉由不同運動風格凝視下的版本，藉由不同版本來呈顯出，凝視內容在不同面相上的實質差別，來呈顯出運動風格凝視下的內面賽場，在視覺、語言和知覺面相上的深度。

二、凝場凝視文本的誕生

臨場凝視文本的誕生，即是筆者直接參與、反覆面對教練球員的語言性資料，所生成的說明。筆者面對教練球員的語言資料，不只停留在運動員所吐露而出的能見內容，筆者企圖掌握的是教練球員所洩漏的能見運作。教練球員對羽球世界能見運作下的產物，生成的是一句句無可替代的語言性資料，是運動員吐露而出的凝視內容。筆者對教練球員「能見」視覺現象進行澄清：教練球員凝視的語言性資料源自於運動視覺下的肉質球場、「守中反攻」的知覺風格和運動語言在追問中的聲響。筆者試圖將教練球員臨場凝視語言性資料裡四處散落的隻字片語，在筆者澄清出的分辨下，重新歸類、重新說明教練球員的臨賽凝視文本。

（一）運動視覺下的肉質球場

教練球員面對羽球賽場上的說，看似是生成性的語言性資料，一句和一句的語言符號，讀者追不上語言誕生之際的能見視覺，只能在教練球員能見視覺內容逐漸落實出來之後，獲得對運動員凝視的理解。而筆者試圖去掌握教練球員生成語言性資料的能見運作：用三種場上球路的處境、兩種場上的身體空間和四種身體空間的處境來說明，在肉質球場的視覺現象下，重新理解原初性的語言資料。教練球員能見視覺現象的內容，教練球員語言性資料裡的視覺現象，可以收束在筆者對肉質球場的說明裡；另一方面，在筆者所澄清出的教練球員能見運作的肉質球場說明裡，筆者獲得了凝視內部賽場的另一種秩序，筆者獲得了新的凝視輪廓，在能見視覺現象的理解下，獲得了秩序所給出的依靠。

（二）「守中反攻」的知覺風格

教練球員凝視語言資料裡，不斷產生的能見內容，背後的意識作用源自教練球員的知覺風格。教練球員尚未澄清的知覺風格，在運動員的語言中洩露而出，筆者對「守中反攻」的知覺輪廓、對基本秩序的細節不斷追問，豐富出教練球員語言中的基本和守中反攻。筆者刻意以詳實的說明，落實教練球員虛無飄渺的知覺風格；不斷分辨各種的輪廓，以澄清出「守中反攻」的知覺風格。

（三）運動語言在追問中的聲響

教練球員對羽球賽場的認識，不只是語言資料的內容，說出的凝視現象只是教練球員認識的冰山一角，筆者透過不斷描述說出來的凝視現象後，進入到一再的追問，追問視覺現象的內容、追問知覺現象的內容，在追問中，詮釋現象的內容也呈顯出來，凝視者的立場語言的碰撞中現身，在語言生成處現身

第陸章 結論

筆者藉由對實務上的凝視經驗，以現象學描繪的方式，建立起凝視現象裡的視覺現象、知覺現象和詮釋現象的意識作用內容。呈現出豐富的意識作用內容，是本論文的主要結果，這些具體的凝視現象內容，不只是呈現了不同運動員凝視現象裡的實際內容，同時，筆者操作了現象學在運動主體經驗上的實務描繪，也展示了以現象學作為基礎所擘畫出的意識領域。豐富的凝視現象，是理論幫助實務的成果，而當豐富的凝視現象呈現時，實務反而說明了理論：凝視現象的內容，說明了主體經驗的「意識領域」、「現象學基礎」和「意識作用」。

一、運動主體經驗的意識領域

「我坐在板凳上，羽球場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向球場，不論身旁是否有人，我心底低咕著“是這樣子打喔!”我仔細思考，在心底裡和腦海裡，說上一遍我所看到的場上秩序。忽然間，有人叫我裁判剛剛那一球失分是誰的問題，我收回了原本飄散的意識，正色地說明在雙打跑位下的位置，裁判了那原本不在注意裡的，或是在注意裡的內容，但我知道說出來的失分癥結，不是那一球之所以失分的最終說明，因為我心裡頭還有著低咕。」

筆者藉由現象學的思考，為自己所說出的凝視經驗加上意識的引號：

第一個加上的意識引號是「知覺意識的發軔處」，在這裡，事物吸引注意，注意和事物共鳴，在我看到之前—我抬起頭無意識地看，然後注意到，這裡即是知覺意識的發軔處，在這裡沒有語言。

『我坐在板凳上，羽球場上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二個加上的意識引號是「意識相關物」，在這裡，我的知覺意識作用在事物上，我用「做球」的知覺作用著、用「守中反攻」的知覺作用著，「做球」知覺下的意識相關物、「守中反攻」知覺下的意識相關物，不斷產生。在這裡，語言意識提供出語言性，在我掌握到秩序之前，或之後，我都用語言性整理著秩序—意識相關物在心底和腦海裡不斷出現。

『我看向球場，不論身旁是否有人，我心底低咕著“是這樣子打喔!”我仔細思考，在心底裡和腦海裡，說上一遍我所看到的場上秩序。』

第三個加上的意識引號是「視覺現象」，知覺作用不再飄浮不定、不再懷疑不定的發散，知覺作用的意識相關物就是視覺現象。在這裡，語言意識提供了召喚、點亮和依靠的語言性，我裁判了知覺現象和視覺現象的因果關係。

『忽然間，有人叫我裁判剛剛那一球失分是誰的問題，我收回了原本飄散的意識，正色地說明在雙打跑位下的位置，裁判了那原本不在注意裡的，或是在注意裡的內容，但我知道說出來的失分癥結，不是那一球之所以失分的最終說明，因為我心裡頭還有著低咕。』

第四個加上的意識引號是「詮釋現象」，凝視經驗不是視覺現象的內容、也不是知覺現象的內容，而是語言媒介下的意識內容。說出來的凝視現象，不是凝視現象的意識內容本身，而是說出來的意識內容。

「『我坐在板凳上，羽球場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向球場，不論身旁是否有人，我心底低咕著“是這樣子打喔!”我仔細思考，在心底裡和腦海裡，說上一遍我所看到的場上秩序』。『忽然間，有人叫我裁判剛剛那一球失分是誰的問題，我收回了原本飄散的意識，正色地說明在雙打跑位下的位置，裁判了那原本不在注意裡的，或是在注意裡

的內容，但我知道說出來的失分癥結，不是那一球之所以失分的最終說明，因為我心裡頭還有著低咕』」

上述的凝視經驗，往往只經歷了物理時間的短短數秒鐘，在實證主義的思考下，上述的凝視經驗是私人的經驗，有太多個人“意見”、“觀點”和“立場”；又或者這短短的數秒主體經驗，不足以建立「客觀」的內容，在實證主義的思考下，凝視者得繼續說下去、看下去，運動凝視經驗的知識起點，不能從凝視者認識開始。但上述的凝視經驗，即是現象學探究的對象，運作有效的認識，即是嚴格運動知識的內容，意識領域裡的意識內容，即是運動凝視經驗的認識起點。

二、運動主體經驗領域的現象學基礎

凝視現象作為主體經驗的研究對象是建立在現象學的基礎上。現象學對意識本質的說明，讓筆者在探究凝視現象時，分辨出意識領域的本質架構：「知覺意識的發軔處」、「意識相關物」、「視覺現象」和「詮釋現象」。現象學在凝視現象中架構出意識領域的本質，使得本探究並不需要離開看似片段、私己的凝視經驗，相反的，探究不曾離開凝視經驗，而是對意識引號的內容，以一再描繪出實務上的內容作為對意識本質的說明。現象學的基礎，確實讓運動凝視現象停留在運作有效的內容上，而現象學對意識本質的架構，讓運動凝視現象的描繪，是在本質結構中充實出內容，如此一來，運動凝視現象有了本質的說明，意識本質架構有了實務現象的說明，本論文探究的結果，也回應了現象學在運動領域實務應用的成果。

三、主體經驗的意識作用內容

本論文的探究起點，不是在凝視經驗之後的知識，而是凝視經驗的認識本身，實務上的認識，如同筆者的所說出的凝視經驗，探究是透過現象學思考所加上的三個意識引號，延展出主體經驗的意識領域。本論文對凝視現象的說明，是藉由一再描繪實務上的意識作用內容，意識本質的引號沒有取代了意識作用的內容，運動員凝視現象是由意識內容的一再描繪、凝視現象的差異和豐富皆是由意識的內容來呈現，如此一來，本論文探究的結果，對「凝視現象」的意識作用以實務上的內容作為回應：

（一）運動員的視覺現象

一場羽球雙打的賽事，「一分的產生」是凝視者共享的內容，在運動員意識作用下是「**場景的產生**」。一般以揮拍落空、回擊不過網來理解每「一分的產生」，這是用客體面上的視覺內容來理解，而在運動員的意識作用下，「一分的產生」是以失誤、多拍、變速、配球、空間等場景來理解，這些是運動員主觀面上的視覺現象。而一般以「**基本球**」來理解球種，而在運動員意識作用下則是以「**臨場基本球**」，有臨場球、臨場擊球、臨場節奏的視覺現象來理解：一般以長、短、抽、殺、平、切、攔、挑球來理解基本球種，而在運動員的意識作用裡，是以高於網的球、直/斜線的球、變線的球、拉開的球、加/減的球、破壞重心的球、攻擊/防守的球來理解場上的基本球路；對於一般所謂的「擊」球，運動員用撲上來、壓上來、擋起來、掃回來的臨場「擊」球來理解；對於場上的節奏，運動員的視覺現象裡則有著基調和變調。「**物理的場上時空**」，在運動員意識作用下是「**肉質的球場**」，是敵我不分的場上球路和場上空間。一般以攻擊、防守、守中反攻等來理解場上球路，在運動員的意識作用下，場上球路早已敵我不分、攻防都是基本內容，跟好/跟不好、抓/被抓到的場上球路才是對敵我的區辨；一般以前後、左右的空間來理解場上空間，在運動員的意識作用下，場上空間是圍繞著身體空間，圍繞出拍頭朝上所產生的身體空間和轉身向後所產生的身體空間。

一場羽球雙打的賽事，「一分的產生」、「基本球」和「物理的場上時空」，是凝視所共享內容，是運動員凝視的外面現場，而運動員凝視的內面現場，「場景的產生」、「臨場基本球」、「肉質球場」則是運動員意識作用下的視覺現象內容，是私己的現場。這樣對視覺現象說明—掌握羽球運動員的意識作用，可以運作在不同的運動項目裡，羽球運動員的視覺現象，是「運動家凝視中的視覺現象」的一種面貌。

（二）運動員的知覺現象

運動員面對羽球比賽現場所提供的凝視內容，視覺現象內容上看似繁雜、語言使用看似相當不同，但運動員的凝視內容，實則是知覺運作下的內容，是由運動員的風格知覺驅動下的凝視內容。運動員用「預示—預視」的知覺風格來凝視羽球比賽，沒有預視的身體、有預視的身體、有預示—預視的身體，是運動員知覺的一貫系統，驅使出相應的凝視內容。運動員用「做球」的知覺風格來凝視羽球比賽，用變化性作出一顆高於網子的球，用預測能力處理到一顆高於網子的球，也是一種知覺的系統，相應的凝視內容便可以獲得理解。運動員用「守中反攻」的風格來凝視羽球比賽，防守、進攻和守中反攻都是羽球比賽的基調，攻守失序是變調，有意地採取守中反攻是主調，在這個知覺系統中，凝視的相應內容可以獲得理解。對知覺風格的說明—羽球運動員的風格作用，可以運作在其它運動項目裡，羽球運動員的風格知覺，是「運動家凝視中的知覺風格」的一種面貌。

（三）運動員的詮釋現象

運動員所提供的凝視，是用語言將在「大地的凝視」說出來，這是對在語言的表達層面提問，在語言的表達中理解到是運動員的視覺現象。本篇論文在「存有凝視的平面」上思考語言，運動員所提供的不只是表達層面上的視覺現象，在人和語言的原初關係裡一人存在就先行「有」處，運動員提供的凝視資料是「語言的凝視」。語言表達層面和

存有層面的區分在於：人不得不用語言將大地的凝視說出來，人是**依靠著**語言而感覺存在。運動員語言的凝視裡，「場景」「臨場基本球」和「肉質球場」的視覺現象，是運動員語言作用下的內容：是**點亮、命名的詮釋現象**。運動員語言的凝視裡，用三組語言烘托出的「緊縮－舒張的存在」，也是語言作用的內容：是**將大地的凝視說成語言的凝視的詮釋作用**。運動員的語言凝視，在筆者的追問下，在語言和視覺的對話下，語言的凝視發出了聲響：是**碰撞的詮釋現象**。對詮釋現象的說明－掌握羽球運動員的詮釋作用，可以運作在不同運動員的語言裡，羽球運動員的詮釋現象，「運動家凝視中的詮釋現象」的一種面貌。



參考書目

Amedeo Giorgi.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8.2 (New York, 1997): 235-261。

艾莉絲·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著，《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何定照譯)，臺北，2006。

余德慧著，《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心靈工坊，2001。

吳永仁，〈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的敘說與範疇勾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2009。

周育萍，〈一段運動生命與經驗的剪輯〉，《運動技藝：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臺北，2007)：106。

林如瀚，〈眼動儀在運動視覺控置研究的取向與發展〉，《中華體育季刊》，25(3) (臺北，2011)：478-485。

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著，《邏輯研究 (Logische Untersuchungen(Erster Band)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倪梁康譯)，臺北：時報出版，1994。

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純粹現象學通論(Ideen zu einer reinen phanomenologie und pha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徐國慶，〈不同年齡層桌球運動員動體視力能力、手眼協調與聲光反映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碩士論文，2012。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著，《走向語言之途》(孫周興譯)，臺北：時報文化，1993。

涂國誠，〈羽球基本步伐及應用步伐的分析〉，《中華體育季刊》，13(2)：52-53。

索科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著，《現象學十四講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李維倫譯)，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4。

張世聰、劉雅甄、劉妍秀，〈軟式網球不同技能水準選手的運動視覺比較〉，《體育學報》，46：3（臺北，2013）：231-239。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眼與心（*Eye and Mind*）》（龔卓軍譯）臺北：典藏，2007。

陳俊汕，〈不同羽球發球方式、視覺前線索與技能水準對預期羽球落點的影響〉，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1994。

湯鳴遠、陳志強、張智惠，〈排球助跑起跳攔網者負重的運動學陳列：視知覺與判斷〉，《中華體育季刊》，14(3)（臺北，2012）：310-317。

舒茲（A.Schutz）著，《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盧嵐蘭譯），臺北：九大，1991。

黃貴樹，〈羽球啟動步伐之運動生物力學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8。

溫卓謀，〈羽運動員知覺預期能力與訓練策略之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0。

劉一民，〈體育研究可能的典範轉移〉，《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臺北，2005）：67-82。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追問〉，《運動文化研究》，14（臺北，2010）：07-33。

劉一民著，〈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的周旋〉，《運動文化研究》，18（臺北，2011）：7-39。

劉一民，〈運動技術重建經驗的發生現象學探討〉，《運動文化研究》，21（臺北，2012）：7-36。

劉佩柔，〈不同技能水準跳遠選手在助跑階段視覺凝視的差異〉，花蓮：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論文，2012。

嚴雅婷、劉有德，〈從步態的性別辨識探討訊息來源〉，《體育學報》，41：3（臺北，2008）：29-42。

蘇宥甯，〈排球防守中騰空開跳步動作之應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2008。

龔卓軍，〈生病詮釋現象學〉，《生死學研究》，創刊號（嘉義，2003）：57-75。

龔卓軍，〈身體感與時間性〉，《身體部屬－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2006）。

龔卓軍，〈旋進的身體影像〉，《眼與心（*Eye and Mind*）》，（臺北，2007），17-59。





附 錄

附錄一〈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共 同 觀 賽 者：Chen 與筆者

觀賽方式：現場觀賽

熱身

我 熱身的時候你在看什麼？

U 看他們熱身的方式，看他們男女生的打法。譬如說，攻擊性、靈活度好不好之類的。

我 熱身的方式是指，「一切一挑這種球路」，還是？

U 我是看他們怎麼處理球。

U 但這也只是初步的預測，也要看他們整體的執行力好不好。

我 譬如說，你現在看熱身的時候，你看哪一組？

U 我現在看中國那一組，因為中國的女孩看起來有強度，看起來比較穩。混雙中，女生是首要關鍵，混雙輸贏大部分是看女生。

我 你現在還在看女生嗎

U 我都會看，我現在在看男生。

我 看誰殺球比較強嗎？

U 沒有，我在看靈活度和變化性。因為混雙殺球強不一定會贏，而是要看男生在配球方面靈活度、預測能力好不好。

我 那待會你看到場上有展現靈活度的時候跟我講、你看到對的預測能力時，也跟我講。

U 有時候決賽一冠亞軍賽不見得精彩好看。因為是單淘汰，所以有些隊會是在八強時就遇到了，我覺得比較好看會是半準決賽，以過去的經驗來說。

U 青少年跟成人的賽事還是有點不同，差在變化性、強度和穩定度。

我 待會你可以在場上指出變化性嗎？

第一局

U 韓國那女生現在看起來似乎防守能力不錯，但是就是主動出手的信心程度沒有那麼高。

我 你這樣就看出來摟！

U 我目前看到的是這樣，韓國女生他不太怕男生的殺球，在混雙中男生的殺球通常是找女生。

U 所以說大陸的打法會選擇打硬，韓國會選擇打軟、打變化。

我 但是殺女生，女生也會知道是要殺她呀！

U 一定的阿！就是要看你女生擋不擋的起來！

我 是擋不擋的起來？還是擋到後，擋去哪裡？

U 女生通常會是擋去對角，因為直線球會比較強，對角球線比較安全一點，因為對角球線比較長。

U 像剛剛那個動作就是在調整（綁鞋帶），在想要怎麼重新組織戰術。

U 混雙就是做球

我 所以說，韓國有在改變戰術了嗎？

U 韓國是有試著要改變，可是問題是你要有辦法化解對方的攻勢，對手一直壓上來，他們現在要想辦法化解。

U 通常女孩子在混雙都抓對角球。女孩子站前排，通常基本上都以都抓對角為主，因為對角鎖住的角度比較大，直線球太快了不好抓。

我 抓對角的意思是說：「當女生的男生在後面攻擊時，女生守在對角」？

U 沒有。一般我們在說抓對角，是當在平球對峙的時候，大家都在做球，這時女孩子會抓對角。因為男孩子一般會偷平抽，因為前排距離小、速度快，所以女孩子會抓對角。這時男孩子偷平抽，女孩子已經站對角，她藉力打直線，很容易就得分了。如果女孩子不抓的話，這時候男生幾乎就在打全場了。

我 看到這邊，你會覺得可以預測結果了嗎？

U 不一定。我覺得一局通常要 13 分以上才會比較看得出結果。因為落地得分很難說，狀況一不好就翻盤了。

我 我現在看不出來裡面還有什麼戰術，我只看到韓國擋不住中國的殺球。韓國接不好，中國就撲上來了。

U 因為落地得分，基本上誰先攻擊就有機會得分。所以通常在打的過程，我會希望作的球是作由上往下的球。因為有網子的高度，球由上往下，基本上我是主動，

基本上我的變化性就會更多。如果你是由下，也只能往上，你只有在力量上，在高、低或是距離上做一個變化，你沒有辦法有更多的角度，你少了一個往下的角度。而且現在中國的球硬，我如果在上面一定會想要壓，想要壓制女生。我壓你，你球一定就會上，你球上我就攻。

U 韓國剛剛做球方式以短、以快為主。現在打法可能又改了，他要把他拉開打，把球拉開，去減少中國男孩子的攻擊性。現在看起來有那個趨勢，因為球拉開你不好攻，類似把球拉得很旁邊。

U 不過還是誰主動誰的贏面大。現在是南韓想要這樣做，南韓卻沒有主動去處理球，球還是容易被抓，因為球一起來人家就抓，因為你角度打不開。

我 沒有主動去處理球的意思是？

U 假設說你接發球的時候，你要上去作半場球，你要把球往下放的時候，你如果上去是低於網子，你沒有主動回球，你的球還是低。一般來說，我們在抓球的過程，看你球低網子的時候，我就會拉高我的重心，準備去抓，我是主動的、你是被動的。

U 我的看法是，以強度來說還是中國比較好。以我的看法，如果南韓要脫困，他自己本身的控球要稍微有自信點。就是自己要能控制高度和速度，就是說雖然主動了，但出手的確定性要更有自信。

我 所以你覺得是沒自信，才會界外一點或失誤？

U 太緊張啊！或是經驗啊！比如說當我遇到這個國家或這個人，我的信心度會不夠。

我 像剛剛他就比較快，我的意思是說他在比較早的時間出手。

U 對壓！中國的打法就是以強硬為主。說實在的，現在也沒有人比中國更強硬了！

U 所以誰主動誰的得分機率就高，就是誰高於網子在控球。

U 妳剛剛有看到這個嗎？就是剛剛南韓得分的幾球？

我 我剛剛是看到南韓的男生在殺女孩子的時候，都還猶豫。都是先切再殺，沒有直接選擇殺。

U 那是因為有時候是對方站的很穩，他殺不死。第二個有可能就是自己站得沒有很穩，不敢輕易出手，因為出手被掃回來，很傷。所以他有可能是戰術上的一個搭配，是看當時我站的位置或是對方打的位置，對方有可能打得很深遠，我不敢直接殺。第三個有可能是戰術上的變化，當他這一顆球站得不是很穩、不是很確定，我可能只是做一個下殺球，等他上來，我大概預測他會打什麼，他上來那一刻，我要逮住機會去打他哪一個點。

第二局

我 我看不出什麼是做球？要怎麼讓人家挑起來，我看不太到。

U 你只要在上面處理球，最簡單的是我下壓，因為對方要過網，基本上對方就會上拉。第二個我只要出手時讓對方停頓一下，基本上對方就會是在低於網子的地方處理球，基本上就很有可能會往上挑。所以大家就是在搶那個機會，你如果讓我作到就是換我攻擊，那如果你沒有機會作到我就繼續攻擊，就是我還是在主動。

我 像剛剛南韓那女的為什麼要回高球？

U 她擔心啊！她擔心一扣被抓啊！她一扣被抓，她沒來得及回來，球就已經被對方處理到某個位置。

U 那南韓的女生比較沒有突擊的球，所謂的突擊球是說，南韓的女生站後排，她沒有像中國的女生有一攻就上前的能力，這樣可以製造男孩子可以去後面攻擊。那南韓的女生她只會切或扣或拉，她沒有一個突然變線的能力，她沒有利用比較有質量的扣殺後偷溜上去，她比較沒有這個能力。

我 所以你反而覺得南韓女生的問題比較是在後場處理球而不是前場的處理球？

U 她後場問題更大，她在後場其實沒有很大的機會作到。她在前排其實還 ok。只是說當她到後面的時候，在那一顆球的來回，基本上不太會得分，可是大陸那個女生她可以。

我 大陸那個女生感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到前面，像剛剛那一球她用平擋也是弄到南韓的男生。

U 對啊！她也就是用這種方式，而且很主動。可是南韓那女生就會習慣、比較沒有信心地回長球。你一回長球，對方一定就找女生，人家對手也是就在等她回長球。

我 像這一球，是不是南韓的女孩子沒有去抓？

U 那個球不好抓。大陸的打法比較積極，也就是大陸的女生一看對方的攻擊不見了，她就上。

我 攻擊不見了是什麼意思？

U 南韓的男生的攻擊不是硬攻下來，他有可能會切或球的質量沒有那麼好，大陸的女生就衝上來了，就是打法很積極。而且大陸的女生也是很敢，她就是要上來、要抓你那個球。

我 這一局會什麼打得比較拉鋸？

U 其實南韓現在的打法也比較積極了。那大陸的失誤率也比較高一點，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場地的問題，像是風向，可能這一邊比較不好打。

我 我看不出來南韓現在哪裡比較積極耶？但大陸失誤變多我看得出來。

U 主動球變多了。有可能是大陸處理不好，讓南韓有機會在網上的高度去處理球。大陸失誤一顆就等於兩分的差距。你看大陸現在處理的球都會浮起來。

我 像剛剛男生一直殺，但另一個男生卻一直選擇回直線，不選擇斜線，你覺得是為什麼？

U 第一個是因為回直線會是殺球方的繞頭拍，不好攻擊。另一個最主要的是，你要讓你的女生在對角位置。基本上，混雙，男生會讓球保持在女生的對角，如果我們是被動的話，我們兩個會讓球保持在男生的直線、女生的對角。因為直線球很快，對方攻擊，女孩子很難守，所以大部分女孩子在挑球的時候都會挑對角，縱使女孩子挑直線，也是一挑就馬上換到對角。

我 所以縱使直線會讓對手移動更多，女孩子也不挑直線嗎？

U 沒有，有時候你要看是什麼策略。像剛剛防守的男生就是在引誘，一直引誘對方過來，也就是在我的直線，用繞頭拍的方式殺球，瞬間我突然就變拍。我知道對手都跳接、站主動，問題是，我在瞬間、我將挑球的幅度再拉高一點，因為對手的能力有限，你一再跳也是會有極限不可能再跳得更高，你就被我調到了。調到了，你的質量就不好。

我 你點頭是因為看到什麼？

U 沒有，我只是在想再拉個五分比賽就確定了。

我 所以現在的局勢是看，誰的球比較小？

U 現在大家想辦法在做球，因為剛剛那個南韓的女生打得不錯，只是大陸那個女生膽勢更夠，就直接抓了。有時候是出奇不意，你可能很久沒打這個角度了，瞬間來一個，對方沒注意機會就來了。

U 網前搶網的技巧很重要。

我 其實我看不到搶網搶得好不好，我只看到小球打來打去。

U 你只要讓對方起高球、或是妳讓球下墜，那就是網前作得很好，因為網前就是盡量去做球。

我 像是開始進入殺球時就是做球完成了嗎？

U 對啊!只要對方一挑起來，就成功了，就是作到球了。如果像是這種勢均力敵的比賽，一定是這樣，誰作到就差不多贏了。但是社會組的比賽就不一定，球一直交給你殺，是因為你對他沒有什麼威脅性，反正給你殺也殺不死我，就是不需要做球，一直讓你跑，但是像這種競技的，就是比做球而已。

我 像剛剛那個挑球，還不算完全被動、還有一點主動性？

U 沒有，有時候是策略性的。因為剛剛對方是平壓嘛！對方平壓後重心會上來網前，我那個打高打到後場，是為了要去抓你的重心，而不是因為對手作到球。因為你壓上來，如果我跟你對峙平球，我就要去化解。

我 像你這樣子看他們，他們有算累嗎?兩邊有算打起嗎?

U 因為我們這樣子看這場比賽，我們看得出來大陸有一定的優勢。大陸今天的打法比較積極、比較有優勢。因為是大陸在壓制、大陸在打、大陸打起來的硬度比較好。

U 硬度是指壓制能力好，這樣是半場打人家的全場。



附錄二〈教育盃中等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女子單打

共同觀賽者：Zheng 與筆者

觀賽方式：現場觀賽

第一局

- ' 12 沒關係!沒關係!你還有本錢，輸也沒關係
- ' 19 耶!好球，加油!輸都沒關係，打好每一球比較重要!齁!加油
- ' 33 沒有準備喔
- ' 38 發小球!發小球!繼續發小球喔!不要先跑!放輕鬆
- 1' 25 來歐!長殺跟削攻齁!長殺跟削攻喔!加油
- 1' 30 對啊!好球
- 1' 58 耶!好球，對歐!你比她年輕，有本錢ㄝ!你怕什麼，是不是，又比她輕
- 2' 21 (防守!快)
- 2' 24 不要急!不要急
- 2' 28 剛剛那個長球不夠長喔!齁!慢一點打沒關係!但是長球要夠長喔!就是球要打到位，就是反削也可以阿
- 2' 41 知道嗎?來!我講太多了嗎?不會齁!好!加油
- 3' 00 對啊!好球!加油
- 3' 03 你就照你的方式打!齁!到位再打!打穩
- 3' 21 這個很危險喔!是不是!這個球態度沒有問題，球點打不好!被擠到一定要硬一點!知道嘛!齁!被擠到不能軟!以攻為主喔!攻為主喔
- 3' 50 好球喔!如果會 outside!殺球就對了!加油
- 4' 21 耶!好球!對!聰明!就是打你來得及打的球就對了!她也會失誤，不要想那麼多，打完就跟，就對了!加油!加油喔
- 4' 35 敢發小球喔!注意她會壓喔
- 4' 50 耶!好球!就是這樣齁!你就慢慢打，不要被她加速嚇到!加速，她想贏啊!是不是
- 5' 00 再一個!不用怕!再一個就好!沒事!照著發，往上發，發高一點
- 5' 20 跑太慢了!你自己切，跑這麼慢!
- 5' 29 好球喔!漂亮!對啊!好球，自己要跑快一點，知道嗎

6' 09 平常心!平常心!齣，平常心!加油

21 分

你自己心態要掌握好，你就跟著、跟著。我覺得就像剛剛，你不要想要加速什麼。我覺得幾個關鍵，主動得時候你敢變，長殺、削殺，對不對!被動的時候不能軟，被動的時候擠到，什麼叫被動的時候?你覺得你被壓迫了!就是你覺得你可能不知道要打哪邊的時候，你就不要急，打長球回去，或是反壓都可以，我覺得你絕對有那個能力的。知道嗎?然後要對自己有信心，就這樣子而已，我要看到你的牙齒，好不好?阿發球敢打，你就是一顆兩顆咬她，就是跟著跟著還她。



第二局

ㄗ! 這太軟了! 她加速你, 怎麼可以軟? 應該是撥, 撥也是有意識的啊!

7' 48 (有了!) 好球喔! 加油(鼓掌)! 對!

7' 56 一個一個來喔! 堅持你的打法! 加油

8' 07 好球喔! 加油

8' 10 她一定會急, 不要理她齁! 一個一個來, 從發球開始

8' 24 好球! 漂亮

8' 57 對角太多摟

9' 09 ○○! 球不夠長! ○○! 球不夠長! 要不就高一點

9' 23 若 outside 要怎麼樣?

9' 45 沒關係

9' 50 好球! 漂亮

11' 07 加油! 加油喔

11' 21 對角太多了! 引到直線多一點! 被動再對角! 主動直線多一點! 被動才對角

11' 41 好球喔! 對啊! 加油! ○○○! 你要敢打! 輸贏沒關係阿! 主動直線多一點! 被動對角! 不能軟啊! 知道嗎? 加油! 撐住阿

11 分

(未錄音)

12' 28 ○○○! 這一局贏起來就不用打三局了ㄗ! 你這麼喜歡打三局阿

13' 13 沒關係! 調整一下! 沒關係! 調整一下! 沒事齁! 加油

14' 14 對啊! 好球! 打基本功就好了! 知道嗎? 不用想太多! 她前, 你就後面! 她後面, 你就前面! 知道嗎? 讓她跑最遠的距離!

14' 30 好球! 加油

15' 02 她攻擊, 你太被動了! 她攻擊就知道你會放小球啊! 知道嗎? 拉出去

15' 15 好球! 對啊

15' 23 還有機會ㄟ! 知道嗎? 不要傻傻的被打就對了! 知道嗎? 硬一點! 加油

15' 39 來! 沒關係! 攻一個! 攻一個! 太守了

15' 54 要攻!要攻啦!殺幾個!要敢打!要殺才敢打

16' 13 對啊!好球!漂亮

16' 20 要有攻才有!知道嗎?

16' 25 注意發完球她會下壓喔

16' 30 ○○○!可以發小球!發小球!不要退那麼快!不要上前那麼快!注意她，跟剛剛那個球一樣

16' 45 對啊!好球喔

16' 51 再一個小球! 再一個小球!她如果上前，推後面!打簡單的就好了!簡單一點

17' 01 (哎呀!太保守了)

17' 10 你沒有試啊!怎麼不攻?是不是!不要嚇自己，以攻為主

17' 21 (再來)

17' 26 很多個摟!是不是!○○○!過了就有，否則就反削嘛!不要讓她攻嘛!是不是

17' 40 對啊!沒有人怪你啊!是不是!要有信心一點!就不要讓她殺就好了嘛!對不對

18' 08 放完要上去推! ○○○! 放完要上去推呀!知道嗎?放完要去抓，知道嗎?太被動了

18' 35 (攻)

18' 40 還有機會喔!注意她攻擊喔

18' 55 還有機會喔!發球要好好發，沒事的!就是這樣打!加油!要喊聲喔!要喊聲喔

19' 19 (有了!in!哎呀!)回到基本功齣，加油!打基本一點，不用想這麼多!齣

21 分 敗
(未錄音)

第三局

- 19' 45 好球喔!對啊
- 19' 50 這一個如果可以拉出去，更漂亮!是不是!加油
- 20' 20 ○○!這個反殺!反殺哪邊?對角!一定要打啦!會打才會贏!敢打才會贏!來
- 20' 23 耶!好球!敢打才會贏!知道嗎? ○○○!要聽話!加油!來!靠你瞓!加油
- 20' 44 耶!是不是!有拉了才變對角小球，知道嗎?不是不給你打對角齣，要變!加油!
- 21' 05 ㄟ!如果球換掉要換球喔!球有沒有壞?球壞了吧!對啊!那是剛剛它削到，知道嗎?所以應該是 outside，是因為球壞掉，知道嗎?頭腦要清楚一點，要敢打!加油! ○○!
- 21' 15 要敢打，知道嗎?○○!我覺得你很棒喔!你要加油喔齣!要有信心喔
- 21' 45 主動多什麼?殺長一點，不用怕!
- 22' 05 (喔喔)太緊張了!太緊張了!加油!加油!不要垂頭喪氣的!加油!沒事!沒事
- 22' 44 耶!好球喔!漂亮!對啊!呼吸調整好，一個一個來，沒事!加油○○!加油喔
- 23' 08 放小球啊!她現在會攻了，多放!知道嗎?放完要抓
- 23' 50 來呦!準備太慢摟!她現在都會加速，準備太慢摟!這麼被攻也不用怕，知道嗎?被攻也不用怕，要攻對了
- 24' 09 好球喔!漂亮
- 24' 50 多放啊!她一直攻，你要多放啊!是不是，換你攻啊
- 25' 14 跟她玩!跟她玩

11 分

怎麼樣?她突然加速不好守嗎?還是?好吧!那你自己調整一下吧!知道嗎?如果想法就敢打一點，知道嗎?

- 26' 24 還有機會喔!不要放棄喔
- 26' 39 好球喔!加油
- 27' 20 ○○!加油喔!沒關係
- 29' 07 還有機會喔齣!加油
- 29' 25 好球喔!加油喔!
- 30' 00 好球喔!

30' 11 ○○○!做球來攻啊!太守了

30' 35 這沒有什麼!你自己防守太慢了!很多球了!不能放啊!咬住

30' 58 (快)

31' 08 不能沒信心喔!知道嗎?腳沒有動起來!腳要動起來!腳要動起來

31' 28 第一個不能殺球啊!第一個殺球，她不會怕啊!要調一下，再殺!不是嗎

31' 37 好球喔!加油

31' 41 還有機會!都不要放!知道嗎?你要打你可以來的及的球!腳動起來!加油!有機會喔!咬住喔

32' 00 ○○○!可以發小球啊!是不是?又暈掉啦!知道嗎?來!

32' 14 對啊!好球!要敢打!敢打才有!輸贏沒關係!腳要動起來!敢打沒關係!加油

32' 29 15!15!還有機會，不要放!剛剛也是這樣

32' 46 都是自己失誤ㄝ!沒有讓人家打死啊!這失誤不應該ㄝ!



〈教育盃中等羽球錦標賽逐字稿〉

女子雙打

共同觀賽者：Zheng 與我

觀賽方式：現場觀賽

第一局

- 35' 53 還是要打簡單喔!打基本啊!有沒有向前?是不是
- 36' 09 對啊!打基本啊!沒什麼是不是?她們也失誤好多喔!好不好!打基本,打穩
- 36' 42 好球!加油!對啊!○○○!好球喔!□□□!打基本就好了!好不好
- 37' 00 out!outside 了!你要比
- 38' 10 (outside ㄗ!outside ㄗ)有打到嗎?來!專注一點
- 38' 38 □□□!打到暈到了喔!又亂掉了
- 39' 31 ○○○!球要整理一下喔!你們打到亂掉啦!球outside 你們要自己去爭啊!沒有人可以幫你們去爭知道嗎
- 39' 50 好球喔!加油!我不是在罵你啊!你要清醒一點
- 40' 11 好球喔!加油
- 40' 18 要硬一點啊!贏才有!知道嗎
- 40' 28 (outside!诶)欸!out 诶!是 outside ㄗ!不能這樣吧!兩個了ㄗ

11 分

我不是要罵你!就算罵你也是對的!為什麼?因為我要贏啊!都不幫你自己,誰可以幫你!不是嗎?對不對!加油!把該打的節奏打出來!不是兩個人亂砍!亂攻!我覺得兩個人搭配起來不錯,也是會贏啊!怎麼贏?就是要打出來啊!兩個人的配合,球打點!不一定要硬打!打穩的嘛!是不是!有沒有問題?齁!加油

- 41' 30 賊一點! ○○○!賊一點知道嗎
- 41' 59 贏才是什麼!輸都沒有
- 42' 36 ○○○!沒有關係喔!差一點點!差一點點!不能被拉住喔!腳要動起來

43' 08 那個不是你的了!那是○○○的，不是你的!知道嗎?加油!注意長球!注意長球!
準備快一點!

43' 15 好球!對啊!好球

43' 33 □□□!剛剛那個攔網沒有意義!知道嗎?舉太高了!時機錯了

43' 50 好球!知道嗎?就是這樣!不是不能攔，時機要抓對!加油! ○○○!手還可以嗎?
就照這個節奏!很好!知道嗎

44' 15 好球!漂亮喔!加油!堅持喔!好球喔!

44' 28 (還有!還有!嗯!對)

44' 33 耶!好球!漂亮喔!加油!對!○○○!好球喔!加油!18 比 13!敢打才有!敢打才有

44' 50 好球喔!漂亮喔!加油!

45' 06 (拉拉拉) 好球喔!漂亮喔!堅持喔!20 分

45' 24 耶!好球

21 分 勝

有什麼問題嗎?沒有。可能這邊，這邊是順風還是逆風?這邊是順風嗎?順風?
你們再稍為抓一下!但是，我感覺那邊打過來的長球，很多會 outside 喔!稍微判斷一下!我感覺那邊是順風，這邊是逆風。就長球這個部分，自己再稍為判斷一下!
然後要敢打!知道嗎?我感覺這樣的搭配也很好，要有信心

第二局

- 46' 52 耶!好球!加油
- 47' 15 加油!
- 47' 42 這邊長球可能順風!看一下!看一下!有耐心
- 48' 0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要懊惱! ○○○!抓得好喔!注意長球!
- 48' 20 來喔!風要體會一下喔
- 48' 35 (in)!好球!水喔!加油!後面要注意 outside!後面要注意 outside!
- 48' 45 (唉啊)
- 46' 52 耶!好球!加油
- 47' 15 加油!
- 48' 58 (防守!防守!有了)
- 49' 07 不行這樣喔!對角帶出去!知道嗎?注意長球喔!
- 49' 18 耶!好球!對啊!好球!加油!信心要打出來!知道嗎?加油
- 49' 35 耶!好球!加油!要到位喔! Outside 也要到位喔! 齁!□□□!注意防守快一點喔!
第三拍接球快一點喔! 第三拍接球快一點喔!
- 49' 58 (ㄗ ㄈ ㄌ)
- 50' 05 要不要擦地啊?要不要擦地!有沒有需要!
- 50' 56 ○○○!手還好嗎?加油
- 51' 00 耶!好球!加油!
- 51' 15 沒關係!好球!加油!來!加油
- 51' 29 (壓反拍!)
- 51' 34 (水!)
- 51' 38 耶!好球!加油!來啲!很好喔!照著自己的節奏就好了!自己的節奏!發球敢發!
發球敢發!照著自己的節奏!第三拍接快一點
- 51' 57 (水!)
- 51' 59 (有了!)
- 52' 00 耶!好球!加油!對啊!□□□, 很好喔!加油!好!就聽○○○的話, 就對了!齁!
加油!打穩喔!加油
- 52' 14 (防守!防守)

52' 28 反拍拉出去!要啦!先拉!齣!加油!沒關係!沒關係!注意發接發!注意發接發!
52' 28 (outside了!outside了!) outside了!敏感一點啦!要敢猜，敢打
52' 55 沒關係!守一個!守一個!不要失志啊!守一個!守一個!

11 分

還好嗎?我覺得你用這個節奏打的很好啊!後面是自己失誤比較多!我覺得是發接發該攻沒有攻!該放掉沒有放掉!知道嗎?放掉，氣勢又不一樣!知道嗎?著要是在比前三拍發接發，知道嗎?敢打!前三拍，敢打就不一樣了!知道嗎?剛剛 outside，放掉，她剛剛已經跌的那麼辛苦了!是不是!咬住啊!來

54' 21 ㄟ!你們都是要讓我打三局的嗎?我很緊張ㄝ!加油
54' 30 唉啊!是不是!兩三個了ㄝ!知道嗎?加油!要敢打就對了!知道嗎?加油!注意長球 outside 喔
55' 11 球可能要稍為折一下!○○○!球太會飛了!齣!拿球要稍微折一下
55' 17 好球! ○○○，你有聽到嗎?
55' 35 直線會 outside 喔
56' 15 □□!腳要動起來喔!我覺得你手沒問題，是腳要動起來! 我覺得你手沒問題，是腳要動起來!加油

21 分 敗

我覺得剛剛○○○講到一個關鍵，就是你是不是希望她撥了上前啊! 你是不是希望她撥了上前啊?阿我是比較希望，有機會往後場攻啊!撥、抽了上前，但是，我是覺得雙打主要是打，你們倆搭配的!你懂我意思嗎?如果她真得是要你打，撥了向前，你就撥向前!就像剛剛開始第一局一樣，你就撥了向前，去抓球。她在後面控球這樣也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嗎?不一定要執著聽我的話，重點是兩個人要把那個默契跟搭配打起來比較重要!阿那邊比較不好打齣?是怎樣不好打?也沒有，還是覺得自己打不好?好，那就自己把握第三局，還有機會知道嗎?加油

第三局

- 58' 50 □□□!腳要動起來喔!她們都會發長球喔!加油
- 59' 05 我不是剛講而已!阿你腳要跑啊你!不是亂跳啊!知道嗎?不是剛講而已，削對角也可以啊
- 59' 25 腳要動起來啊，像跳舞一樣!你是腳，不是手
- 1:02' 09 打亂瞓!打亂摟!是打沒有信心了
- 1:02' 25 對啊!齁!打急了!不要急啊
- 1:02' 40 打急了!照著你們的節奏!不要跟著急!村也可以
- 1:02' 57 這個有沒有 outside?
- 1:03' 02 不是笨笨的!是要去猜!賊一點
- 1:03' 28 ○○○!你保護的範圍要再大一點喔! ○○○!你保護的範圍要再大一點喔!
- 1:03' 42 (喔喔)

11 分

你沒力摟!你們亂的原點是什麼啊?不知道怎麼打是不是?她們也沒有變，是一樣的呀!是你們不耐打，耐打一點啊!她們也沒有特別加速、特別攻，沒有啊!是你們自己就失誤掉了!好好打還有機會，知道嗎?被攻死就算了!但我覺得不會被攻死，耐打一點!知道嗎?

- 1:05' 20 不用跟著她們急啊!加油
- 1:06' 13 ○○○!保護的範圍要再大一點喔!齁!加油
- 1:06' 30 不要急著攻!
- 1:06' 45 不用急著攻齁!加油
- 1:08' 32 沒關係喔!還有機會喔!追到摟!再多追幾個!都還有機會
- 1:08' 50 好球喔!加油!再多追幾個!都還有機會!放軟一點喔，球就拉出去、彈出去沒關係
- 1:09' 09 好球喔!加油!知道嗎?放開一點啦!
- 1:09' 20 ○○○!加油喔!保護的範圍要大一點喔!你保護的範圍要大一點喔!

1:09' 41 加油耶!加油

1:09' 50 ○○○! ○○○!抽了，上啊

1:10' 06 對啊!你剛剛那個太保守了!抽了就上了啊!不是嗎?齣!把那個敢抽的打出來
啊齣!加油!輸沒關係!氣勢打出來阿!加油

1:10' 24 發接發被吃到啦!來!她會吃你歐!來

1:10' 45 ㄗ!好球!加油!對啊!還有機會喔齣!○○○!加油喔!□□□!加油喔

1:10' 58 發接發注意第三拍!

1:11' 08 沒關係!沒關係!還有機會!還有機會!○○○!加油! ○○○!撐住喔

1:11' 49 沒關係!打帶跑!打了就要跟了!○○○，你有怎樣嗎?□□□!咬幾個!加油ㄗ!
她會吃你喔!就給她吃沒關係，用方法啊

1:12' 16 對啊!你自己的範圍要大一點喔!知道嗎?還好嗎?



附錄三〈教育盃中等羽球錦標賽追問逐字稿〉

共同觀賽者：Zheng 與我

觀賽方式：錄影重播

第四球

我：就剛剛這一球 她挑

C：她推球上前抓球

我：可是你說她推球 她不是挑球嗎

C：她有組織進攻啦

我：什麼意思

C：就是她有組織球，想做球讓後面攻擊

我：可是她這一顆，我們平常不是說挑了就要退後嗎

C：恩!但她剛剛那一顆是挑嗎?拍頭上前吧!拍頭由上朝下吧!她打球的時候，你可以再把畫面調前面一點嗎?

我：歐!你說這樣子(動作)!所以你說這不是挑

C：她可能只是要組織，因為她出手的時候，她太慢!其實我剛剛在看的時候，心裡面都在想說，她其實就是沒信心

...

C：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怕，怕了就會急

我：所以你剛剛看到的都是怕跟急

C：對對對對，就是沒有信心

我：比如說怎樣叫做怕跟急，是球路不對嗎?還是球質不夠?

C：球質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打不夠遠推不夠快

C：是不是她不夠清楚自己的定位啊?就是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球出來。然後人家殺她就會一直死，這樣。

我：所以人家殺她不會死，是因為她知道人家要殺，這樣對不對

C：對啊!其實人家就是一一定會攻她，所以她應該要更放鬆去防守。好，我們繼續

我：可是剛剛那一球還沒解決ㄝ

我：剛剛你說她那一球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不算是純粹的挑，是算在做球

C：恩!只是她要打的時候她猶豫，所以慢一拍，所以球掉下來了。然後她又不知道要幹嘛，所以她才會帶出去，由下往上球才會高起來。其實她原本要，她原本打完球覺得順了，她準備要做球、要向前抓球了

我：那個做球，是指小球也算做球、推後面也算?

C：推後面也算，只要過去的時候球頭往下

我：只要過去的時候球頭往下就叫做球

C：恩!

我：所以她只要作到球，譬如說挑了原本要回到防守位置，但她作到球就可以變攻擊位置嗎?

C：恩!對對對對

我：可以這樣說?

C：可以這樣說!

我：就是說有作到球、有壓到對方的話..

C：她其實敢上就可以上，像陳文欣她不管什麼球她就要上啊!

我：所以平常我們說...

C：高球回來防守

我：高球回來防守，所以，她如果有作到球，就是球頭有往下，就會變成進攻隊型

C：有時候也要看默契，但其實好像也是以進攻為主

我：以進攻為主的意思是說，有作到球就要做這件事

C：對對對對

我：這件事情是第一次聽說，還是你們本來就會了

C：本來就會啦!這算基本的

我：但是你知道嗎?這是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C：真的喔

我：恩!沒有關係，我有收穫就是了

C：沒有啊!我也有收穫，就是我把它講出來了啊

我：可是你本來就會講了啊!所以你平常會跟學生講嗎?

C：不會世!我覺得很厲害的是我平常不會講這個，做球向前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那誰要教啊?你沒教我怎麼知道

C：對齣

我：所以你不教，你在這個階段沒教喔

C：就是我不想講那麼死，就是我可能會說做球向前，但是我覺得這時候學生本來就應該要會了啊！我會跟她們講的是相對關係，我會講的是就是你球過去是高的，你球拍頭就要下去準備防守，如果球是低的，你的球拍就要拿起來準備攻擊。這樣太難了

我：不會，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那你跟她們說推球向前，她們是原來不知道，還是沒有這麼有意識

C：沒有那麼有意識

第五球

我：接著第五球你就會說要打基本，我是要問你說

C：什麼叫做打基本

我：對！你下一句是說還是要打簡單啊！要打基本啊！有沒有向前，所以說等一下的畫面是有人沒有向前，不然你不會講這樣

C：我可能這時候想說的是，做球來攻啦

C：就是她一直沒有做球來攻

C：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打太保守了

我：你感覺她們打得太防守了，那為什麼她們會打的太防守？就是因為沒有做球來攻？沒有做球來攻的原因是什麼？

C：就是會怕啊！

我：她沒有在最快得時間來處理球，沒有讓球頭往下！可以這麼說嗎？

C：她猶豫了、沒有信心

我：所以球都已經掉下來了，如果不是我說的意思，你要說喔！

C：嗯……

我：所以妳真正希望她怎樣？快一點

C：贏球

我：對！那每一分要怎樣

C：打穩

我：可是她剛剛沒有打不穩啊！她只是沒有做球來攻啊…

C：好，我們繼續下一題

我：哈哈哈哈，但是你下一句要說的是我的問題ㄝ，就是你等一下會說要她們打基本，你剛剛看到她們沒有打基本還是怎樣？

(靜默)

我：這一局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叫她們打基本，第二個是你說她們亂掉，我想知道基本跟亂掉了是哪裡發生了什麼問題？

C：亂掉了是節奏亂掉了，因為球沒有整理好，球慢掉了

我：球慢掉了是什麼意思？我們看一下畫面好了

C：這一球我說什麼？

我：妳沒有說話！不爽，要說一下為什麼不爽嗎？哈哈哈哈

C：要說一下為什麼不爽嗎？

C：她為什麼上前？

我：啊！她為什麼上前

C：喔！你說她挑了為什麼要上前！

C：然後要抓球，腳不應該是這麼抓！應該是人要出來抓，她怎麼是躲中間

我：站出來抓是什麼意思

C：應該是你推那邊妳應該要抓直線啊

我：她到底推這一條線啊...

C：她到底可不可以進也是一個問題！她這個球不應該這樣打

我：因為她那一個，應該還是要保持在防守的位置，因為她那一個又沒有特別的作到球。她不應該上前，上前了也不應該這樣站

C：對啊！所以她亂掉了

我：對啊！這我看得出來，如果我說錯了妳要跟我講喔

C：恩

我：但是，剛剛有一球○○○她剛剛有一球，雖然沒有明顯的往下但她也沒有去抓

C：應該是說她比較會掌控局面

我：所以○○○她推了沒有向前抓也是可以的

C：可以阿

我：所以推了不一定要向前抓

C：要看狀況！推了不一定要向前抓要看狀況，妳要趕快回來。雙打很好玩的地方是，是要打默契。其實雙打不好講，妳不會覺得嗎？

我：對啊!就是有時候她做這個事情可以，另一個人做這個事情卻不可以。

C：因為她沒有辦法再回防，因為雙打是在打團體啊!打默契!我覺得她們有一個關鍵的點是：你打過去，妳有沒有辦法再自己守比較重要。

我：沒有辦法再自己守的意思是什麼?就是挑得不好、推得不好嗎?

C：就作得不好!因為雙打不就是在打默契、再打補位嗎?

我：其實我聽不太懂

C：真的喔!

我：可以再講細一點嗎?

C：不想

我：哈哈哈哈

C：這樣講太抽象了齁!什麼叫作「好的雙打手」...就是球路有合吧!你知道你的對手下一拍要打哪裡，你要抓哪邊!

我：可是這一組女雙是不是有設定要讓那個□□多抓前面，然後○○是要多打後面，所以變得說就算○○抓到球也不一定要上去抓，可以這樣說嗎?還是沒有?

C：沒有ㄝ，其實我覺得○○打後面也是很吃虧，因為她比較矮

我：殺下來的球比較不銳

C：嗯嗯!所以還好，所以我們繼續。你是不是還在想什麼叫打基本對不對?就是不要想太多，我所謂的打基本是不要想太多

我：恩

C：就是我想塑造的就是，你就是先把球打穩不要想太多。那會不會學生就被我這樣誤導了。以為是打穩然後不要進攻

我：恩，我不知道學生，因為我跟學生程度不一樣。但是以我來聽的話，我會想說其實我剛剛看起來沒有不穩，但是有一點跑錯位置，譬如說我剛剛說的那一球，就這樣子。但你就會一直叫她們說打基本，我就在想她們有一直再打變化嗎?不然你為什麼要一直叫她們打基本。是球速出得太快呢?還是怎樣?你覺得她們沒有在基本的節奏上?

C：我覺得她們打自己失誤太多

我：自己失誤太多

C：因為我在比賽前跟她們講說，你們女雙其實也不一定要硬攻或是怎樣，就是你要先把球打穩，打穩別人自己會失誤。我就跟她們說自己要打穩，就像你剛剛看後面這個人，是不是有一個推球向前，然後她有一個反拍沒有處理好，然後對方也是失誤。

我：恩

C：我覺得女雙就是我想要塑造的就是你先把球打穩，被人家攻死也都沒有關係，這也是我們的風格。有時候這跟風格也是有點關係，恩，又講到別的地方去了對不對。

我：沒關係啊!反正，都會有辦法整理一下

我：那我剛剛問你的一件事，就是你說打穩、打穩，球殺下來接不到，就是打不穩嗎?

C：一定接得到，為什麼接不到?

我：所以沒有接到就是打不穩嗎?為什麼會打不穩?是因為她們沒有預期到那一顆球?

C：她們怕

我：她們怕球速很快，所以接不到?

C：恩

我：所以接不到

我：那打穩是什麼意思?不要怕?

C：就把球打過去啊!不管打哪邊，就把球先打過去啊!送到後場去

我：你說打穩意思就是說，至少把每一球先接起來，送到後場去

C：對

我：然後就一直持續把球打到對方後場去

C：但是我跟她們講，打後場就讓她們殺啊!然後，當然她要是重殺，你就先回後場嘛!然後，人家殺過來質量不好的時候，你可以推球上球或是反抽上前，就是你的防守是為了下一拍進攻，不是一直這樣子殺、這樣子殺。

我：不是一直防一直防

C：嗯嗯嗯!因為我覺得她們現在問題是攻，攻不死就算了。可是她們防守沒辦法拉多拍。

我：所以，照理說選手面對殺下來的球，照理說都殺不死

C：對啊

我：那怎樣才應該死啊?怎樣的死才該死啊?

C：男生打女生吧!

我：阿是怎樣?力量速度差太多喔?

C：我覺得其實都救得到ㄝ!就看你有沒有防守做好

我：阿作不好的人都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會怕?還是防守的技巧不好?還是已經無關技巧了?

C：我覺得無關技巧了ㄝ!反正上去已經是一個心態的問題了!因為我連無敵反拍都跟她們講了!

C：無敵反拍都跟她們講了!

C：對啊!就是什麼球都可以用反拍去打啊!去處理球!除非是那種真得肉包球啦!前場那種撲球!否則其實我都覺得有機會

C：所以所有的球都應該被防守得起來

C：恩!是在後場攻擊喔

我：所以在後場攻擊都應該守得起來，那守不起來就是...沒有打穩

C：對!沒有打穩!

我：為什麼不是說太爛或是什麼?會說不穩?

C：因為我們的風格是以守為攻啊!!就我們的打法就是這樣

我：可能是因為我對這個穩字，會覺得說是失誤就是不穩。阿你現在得穩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C：否則你覺得我的穩是什麼意思

我：你的穩意思好像有點說，你每一顆球都應該要打到，如果你沒打到就是你沒有準備好，還是怎樣

C：因為我覺得對方也好像沒有很強，她們對方也很緊張。你看剛剛那種半場的球她們都會失誤。其實對方也有點緊張。所以其實女生就是打穩就是有機會會贏

我：會不會有人問你，老師為什麼是說打穩

C：那否則應該要說什麼

我：會說，老師那你教我怎樣才能把每一顆球都打回去。她殺球很快啊!我不知道她會殺正拍還是反拍啊?

C：那個殺球很慢好不好!反正我就是跟她們講，她在左邊殺球你就是拉右邊!因為沒有人那麼笨在後場會全力殺，因為連簡玉景在後場殺球都會輕扣了，她有重心站好才會用力扣

我：你剛剛說，她在左邊殺球你會往右邊拉

C：抽右邊，讓她在後場左右跑!女雙沒有辦法連續左右攻擊，沒有那麼厲害的人。除了簡預警之外，女生這樣子很難!我就把我的經驗跟她們講了，但她們就是會怕

我：她們到底怕什麼

C：怕輸吧

我：會不會怕對方球速太快?或者不知道對方要殺哪裡?全部人在防守時都準備反拍嗎?還是會準備正拍?就是因為如果我不知道對手會殺正拍還是反拍，左邊還是右邊

C：就是你就抓一邊就好了啊!

我：阿如果是另外一邊勒

C：就說反拍有無敵反拍啊

C：就是任何的球都可以用反拍打

C：就是你球拍對著球啦!

我：好想看你的無敵反拍喔!

* * * * *

我：繼續下去。繼續下去是要問你說她們亂掉了。你幫我看什麼叫作亂掉了

C：好啊

我：像這一球為什麼

C：為什麼向前

我：對啊

C：因為她就亂跑啊!因為她們兩個搭配有點問題啊

我：嗯!她剛剛那一球是亂跑齣!就是她到底看到什麼亂跑齣!

C：沒有看到什麼

我：沒有看到什麼，她就莫名其妙往前跑齣

C：因為對方那個高的她是甲組，然後其他人都是乙組，其實它們都會怕她。學姊，你看得出來哪一個是甲組的嗎

我：看不出來。所以她們就會怕她，她要殺的時候她們就會怕是嗎

C：就是她要做什麼事的時候大家都會怕她

我：這一個歐

C：恩

...

C：所以她們就是這樣子亂掉

我：怎樣亂掉

C：就是你就照原本的風格，原本的節奏打就好了

我：現在已經有亂了嗎

C：還沒，這邊亂了嗎

我：我看起來是還沒，要等一下你才會說亂掉了

C：喔!有!等一下!畫面暫停一下!，她的亂可能意思是說，她剛剛抓球怎麼沒有...我們

抓球...你再把畫面往前一點倒轉

C：她抓球怎麼會是這樣子抓!人家還沒有出手，她球拍就已經拿起來了!然後她沒有攻擊!這個叫做主動失誤，其實就不應該主動失誤

我：這一球有失誤嗎

C：有啊!對方切球主動掛網

我：當然她剛剛就莫名其妙跑到前面，然後把球拍拿這麼高

C：然後，她切球不應該主動失誤

我：你說對方喔

C：這一個啦!這一個是剛剛我們失誤

我：喔!

C：這一個啦!我覺得亂源開始，有嗎?

我：哈哈哈哈哈，亂源是她先主動失誤一顆，然後，她莫名其妙跑上前應該也沒有影響到她吧

C：有可能有影響

我：覺得她怎麼亂跑，這樣?

C：恩恩

C：你看對方也沒有很好

我：也會失誤，這樣

C：恩恩

我：所以你看失誤，你也都不會講話。你失誤的得分，你也都不會講話

C：阿你看!你發完小球，人家放小球，你怎麼都沒有準備?是不是亂掉了

C：就是她們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把人家攻死或是什麼。只是讓人家這樣子穩穩的打，穩穩的打。然後對方也會失誤，然後你看，自己也會這樣子主動失誤。

我：喔!這樣子就是亂源。我瞭解你的意思了

C：那你看這樣

我：這也是亂源

C：對啊!我覺得這樣就開始亂啦

我：恩，我瞭解。就是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就是亂

C：對!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风格。就是你就穩穩的打，不要主動失誤

我：對就是這裡，你就說亂掉了



C：對!就是這裡，你看亂掉了!就急著想攻吧

我：就急著想攻嗎?還是想推漂亮一點的?

C：有可能，推漂亮一點的球嗎?我覺得是沒有耐心!其實女生打球要有耐心

C：你看!自己拉球失誤

我：我看一下上一球，上一球我有想問你的!

我：喔!我知道了!我現在知道你說亂掉了的意思了!其實我以前不知道，現在你講我才知道，所以齣

C：她那第一個齣!學姊你暫停。她剛剛那個球，我的看法是你的腳步沒有到。你腳步亂掉，你真的不好挑你是不是就摸一個小球，不應該自己這樣失誤。就是她們的心態比較重要

C：就是我在給她們下戰術的時候，我是不是應該要跟她們講，你就是要慢慢打，跟人家多拍不用怕。我應該要給她們這樣的信心對不對?否則她們想想一下就把對方攻死了!

我：喔!

C：就一球就想把對方攻死，這樣的想法很麻煩

我：喔!

C：好!繼續



* * * * *

我：ㄗ!這一球她殺，對方接回來的小球，是她(隊友)的嗎?

C：你再把畫面到轉前面一點

我：就是○○○扣了一個嘛!然後○○○去摸，本來就是○○○的嗎?這是基本的跑位嗎?

C：就是□□□沒有動啊

我：所以本來是□□□的嗎

C：就是啊!就□□□很慢

我：我就是想確認這一球。這一球是□□□的，然後她沒去抓

C：對啊!就她沒有去抓，所以○○○就去啦!阿這一球，是不是○○○攻擊，□□□就應該上去抓!

我：對啊!對

C：你看，她出手怎麼沒有思考

我：沒有思考？

C：對啊！就出手就ㄉ一ㄣ`ㄉ一ㄣ`，出手應該要思考。慢跟柔的球點，你剛剛有感覺到她有思考嗎？就是沒有思考過，沒有高度也沒有長度。

我：沒有高度沒有長度，看得出來。

* * * * *

我：等一下你後面會有一句話是說，要硬一點，你可以幫我解釋一下什麼是硬一點嗎

C：我覺得那個硬不是打球硬，是心態要硬一點。就不能人家一殺你，就亂掉了，人家一殺你就軟掉了。

我：ㄝ，阿人家知道你硬一點的意思嗎

C：對啊！也可能不知道

我：不是啊！我是說真的。就譬如說，你跟你的選手，在之前練習就有說過這句話了吧？你應該常用吧？她們應該很熟悉吧

C：沒有啦！就選手她自己的風格，你不覺得她就是人家殺一殺就軟掉了，沒有那種防守堅硬的感覺

C：所以選手會不會以為是要她們的手再硬一點，其實我是希望她們的心再硬一點

我：有可能！我不確定。因為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如果你跟別的選手說硬一點，她會不會知道那是什麼？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你們的共通術語還是什麼？

C：不是ㄝ

我：是你自己講的

C：是我自己講的，太軟了

我：所以那個軟也不是指手腕的軟

C：硬指心的硬，軟是指手腕要軟一點

我：所以你看，硬是指心的硬、軟是指手的軟

C：是是是

C：所以你才會說，要硬一點贏才有。所以是心要堅硬一點，才會贏，我知道了！

* * * * *

我：這一球啊！我覺得出現了很多次。就是前排的人，她會抓這個中場的球去殺。然後這一個選手呢，她會常常去抓，但是抓不到時機，會被妳念說，這不是你的球。或

者是她常常會從這裡出來打，這個中場的時機到底是怎樣的時機可以打這一顆球，前排的人要來中場殺？

C：前排的人應該是要，在後排攻擊時，以抓攻擊邊為主。

我：攻擊邊是什麼意思

C：我會叫她們多攻直線，然後前排就抓直線。但是，過你頭的球，你就不要跑出來抓！但是現在很好玩的是，另一個教練會教她們跑出來抓。

我：但是現在問題是，像剛剛那一球□□□是在這邊攻，那這一邊(斜線中場)、這一球，是看默契嗎？還是看狀況？

C：看狀況

我：可是我發現，○○○在前排得時候都抓的到這一顆(斜線中場)來攻擊。這一顆是應該要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會抓這一顆攻擊？

我：現在我是說，像這一球齣，都是挑的話，就是這一個在殺嘛！那這一個前排的選手忽然有抓到這一顆球(斜線中場)，你們平常是怎麼教的？

C：為什麼要抓那一顆球？

C：應該是說平球過去不要攔，高球過去才要攔

我：平球過去是什麼意思？

C：對方如果掃平的過來很難抓，然後高的可以抓

我：抓是什麼意思

C：把她擋下來。可是其實對角...好，學姊繼續

我：我的問題是，○○○這一顆球已經很多次了，她們兩個這一球在這一個位置上

C：因為□□□太慢了，

我：所以這一球真正是陳怡婷要去打

C：對對對

我：是喔！是□□□要去打。那○○○怎麼知道□□□沒來，她感覺到她沒來？

C：因為陳怡婷會讓她

我：所以陳怡婷會讓她。讓如果是正常的跑法呢？應該是後面的來抓

C：恩恩，因為是連續攻擊啊

我：因為連續攻擊，什麼意思

C：就是你攻擊你不是要站著後面，就是你前面就是前面，你後面就是後面。

我：所以說這前排跑出來不是她厲害，而是後面的沒有過來

C：恩！對啊！她沒有來

C：但是其實雙打會有一個主控者

我：就主控者想怎樣，隊友就要去另外一邊

C：對對對

第三球

我：好，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個，你說不要被拉住了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這兩三球啊！你等一下就會說不要被拉住

C：我有說嗎

我：所以可能也沒有什麼意義！

C：對

我：所以沒事

C：沒事

* * * 師大 * * *

我：ㄝ，其實這句話我瞭解了ㄝ。

C：你瞭解什麼

我：因為我以前不知道推後面也要變前後

C：就推球要向前

我：現在我瞭解了

我：所以這一球給○○○殺完就好了

C：對啊！連續攻擊

我：這個選手不應該沒事跳起來攻擊，對嗎

C：恩恩

我：等一下這一球很好笑喔！你會說注意長球

C：因為她會表她啊！所以她發小球對不對

我：沒有！她發長球

C：她還是死掉對不對

我：對！阿你怎麼知道她會發長球啊

C：因為她會怕她(發球者)啊

我：那她會吃○○○嗎

C：比較不會

我：那你講了，你到底是想讓她吃她!還是不想讓她吃她

C：我想要讓她反制她啊!就是已經讓你知道它要發長球了，就是要你反殺她啊!但你還是被她吃了!有時候就是會感覺到對方要忽然發長球了，跟對方習性有關係吧

我：所以你剛剛那句話是確實講給自己人聽的，不是講給對方聽的

C：不是啦!還可以講給對方聽?

我：對啊!你講發長球，對方就想我偏不發勒

* * * * *

我：然後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她等下會出來攔，然後有攔到。你就會跟她說，不是不能攔，是時機要抓對?

我：你會先說她時機錯了，時機錯了應該是要說她的動作不太對，是吧

C：應該是說她的 tempo 不太對，應該說，如果你真的要抓，她要挑得時候你要跳起來。如果你要抓球，你是不是要站起來抓、跳起來抓!但是她沒有，她只是站在那裡

我：瞭解。然後待會她就會對了!你就說時機對了

C：嗯!因為她腳有出來!你不覺得有時候是腳有沒有踩好。我最近跟她們講，你不管怎樣，你要打球的時候，你一定要左腳踩住，右腳才抬起來!

我：抬起來喔

C：恩恩

我：這樣會比較

C：穩啊!因為羽球是同手同腳啊!上手的時候!你看她，左腳有沒有踩穩。當然是跳起來攔截不一樣啦!你看她有沒有左腳踩住，再打，這樣才是穩的打法啊

我：那你感覺她剛剛的時機對了是

C：她有敢出來抓啦

我：敢出來抓的意思是說

C：就別人出手，球來你才跑啊!不是亂跑

我：不是亂跑

C：就判斷對方要打出來的時機和要打出來的方位

我：判斷打和方位是正確的，就是時機對了

C：對，就很基本啊！就你不要亂跑就對了。再一個是心態的問題啊，你就是要打多拍啊

* * * * *

我：那個，你有時候防守會說要彈，彈是什麼意思？

C：喔！彈是彈後面拉

我：那彈如果換一個字，選手她們是打怎樣，所以你要她們改用彈的

C：我覺得彈這個字很漂亮

我：那學生沒有彈出去，那她們都怎樣

C：它們都拉出去

我：那她們不會彈跟拉，那會怎樣

C：她們可能會拉阿！大動作！但我覺得彈是，你最後的動作是要有差別，人家攻擊來你會有推平的嘛！跟擋小的！跟彈出去！是最後的差別，最後反彈出去的差別！

我：所以一般學生都不太會彈嗎

C：我覺得都不太會，會拉不太會彈啊

我：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有些人只會拉不會彈，彈跟拉的差別是動作的大小？

C：對！然後還有就是，你通常靜止的時候，人家可能就會往前衝了。就是我所謂的彈，就是人家往前衝的時候，你要有反彈的能力。

我：瞬間！更瞬間

C：對！更瞬間！就是先引誘她上前，在瞬間彈出去

我：好想看你的無敵反拍喔

C：無敵反拍就是守的時候就是用反拍，不要想說要抽回去，就頂回去就是了。

* * * * *

我：像是你說抽了，上。是怎樣，這也是一個基本的球路嗎？

C：就有抽到啊

我：有抽到是指有抽了變攻擊嗎？

C：通常抽是指對角，是指抽了過人，已經是知道對方空檔的地方。我那時候會說抽了

就上，是因為人家殺球質量不好，你抽了平球就直接上前了。

我：阿是抽直線平球還是對角

C：通常是抽對角

我：阿這樣不會被中間那個攔到嗎

C：不會啊!應該說是速度很快!直線也可以拉!就是有點類似你抓到人家的攻擊

我：然後抽完你不要留在原地你要上去抓了!

C：對對對!你要上去抓了

我：像是這一球，是你們的嗎?還是基本的

我：後半段這一邊，你會一直說抽了上

C：因為另一個隊友已經亂掉了，會一直亂跑、然後不知道自己該打哪一邊，自己該打什麼球

我：啊!為什麼這時候就要叫○○○抽了上

C：因為要更積極啊，要贏就要更積極啊

我：如果對有沒有亂掉就不需要抽了上嗎

C：也是要抽了上。應該是說要更組織進攻啦!因為已經沒有得分能力了

我：像這一球好了，是不是○○○不應該

C：對啊○○○退掉啦

我：對!這樣我好像有點聽懂你的語言了

C：什麼語言?

我：就是我有時候會覺得，這一球已經做到你說得拍頭由上而下，為什麼她卻又往後退，難道是特殊的跑法或是什麼嗎?如果你跟我講一句她跑錯了!那我就知道我看的沒有問題了。我之前會以為說，也許這是你們特殊的跑法

C：沒有啦，像下一球何郁真有感覺到就會上去，另一個隊友就不會

我：就是她有感覺到作到球就會上去抓

C：恩恩

我：你會不會覺得我在乎的点

C：太 detail 了，不是 keypoint

我：所以抽了上，你們大部份都會抽斜對角，但要繞過前面那了人不容易，所以你要

C：有點高度、有速度。現在就是你殺直線前排就會抓直線，連貫攻擊，所以對角那邊是空檔。

我：連貫攻擊是指，你在直線殺，前排就會過來直線一點，所以你殺一球，前拍殺一球較作連貫攻擊，還是你一直連續殺叫連貫攻擊

C：我殺一球然後前排會幫忙直線，但不是整個站出來

我：就是偏一點

C：對!就是偏一點，因為你會擋到後面的人啊

我：所以你的連續攻擊意思是說你攻一球前排封一球，就叫連續攻擊

C：對

我：但為什麼剛剛我們前面說，前排不用抓斜線中場，現在要?

C：因為現在是殺對角，所以殺對角的時候前排也要幫忙補這一顆(斜線中場)

我：可是前面我們不是說要由後排來

C：但是後排動也沒動，所以前排就先打了





附錄四〈高中籃球甲級聯賽觀賽逐字稿〉

女子組複賽 白隊 VS. 綠隊

共同觀賽者：M 與我

觀賽方式：電視轉播

2014/02/09

第一節

M (綠隊)第一節就全場壓迫(防守)。結果就被破！第一節就做全場，有兩個可能，第一是板凳深度夠，第二是體能好。

M 運氣這麼差。

M 綠隊先打切，讓白隊縮小再打外線。切了送中距離，等白隊更縮再投外線。(你看縱使白隊)沒有上來防守，綠隊還是切。

M (綠隊的全場壓迫)看來白隊沒有嚇到。白隊破了(全場壓迫)，就是一條龍上籃，白隊全場(壓迫)沒有協防。

M 綠隊的戰術相對積極。白隊的防守遇到切就縮，綠隊投幾顆中距離後，白隊就不敢縮，綠隊看你不縮，就自己上(籃)或賺犯規。

M 換人的頻率，綠隊已經換了三次、四次，綠隊展現了板凳深度。

M (我會想)看看綠隊身材不佳的情況下，會怎麼打白隊。綠隊的身材沒有特別的。

M 你有看出白隊的打法了嗎？白隊只要把球送進去就好，綠隊要一直切才能(送)進去。你看白隊從哪邊把球送進去？白隊都打 High-Low，白隊打組織時，都是打 High-Low，人少時才會切進去。你要先看傳球的路徑是怎麼送進去的。

M 綠隊靠人把球帶進去，白隊是球送進去，綠隊是打自己的傳導球風。

M (我通常不聽教練喊暫停時在說什麼)我是看球員上來跑什麼。

M 白隊會切是因為綠隊不協防，另一方面白隊比較高，(會切是因為)我身材都比對手好了，為什麼不切。

M 我現在搞不清楚綠隊的教練現在(防守)的重點擺在哪裡？綠隊現在一對一的防守都跟得太外面，身材又比人差、又不協防。防守者都在跟人，失去了跟球的關係。防守者應該要根據球的位置來防守人，防守者不知道球在哪裡，就會不知道怎麼協防。

M 白隊身材好，一切入(對手)就會犯規。

M 白隊的第一顆外線喔！



第二節

- M 綠隊的 16 分都是切進的，如果我是白隊教練，我會試著守(區域)2-3，或 3-2。白隊高，防守要抓重點，先看(綠隊)有沒有外線，如果有(外線)，一個人(守)上就好，其它人縮回來守內線，這樣關門(防守)更好關。
- M 沒有籃板，這麼高還沒有籃板。
- M (我)看球會有情緒，球評卻還可以對話，我就不行。
- M 這是白隊攻擊的戰術，在練習時已經練好了。在罰球線時要先看 4、5 號球員，4、5 號(機會)沒有了，再自己切、或自己投。所以白隊有第一攻擊和第二攻擊。
- M 你看她(防守者 1)為什麼會犯規？你看她(防守者 2)連腳跨進來都沒有，她(防守者 2)連協防關門動作都沒有，害她隊友(防守者 1)被吃掉。如果我是教練我罵哪一個？
- M 我看球的切入點不太一樣，我自己抓的點，通常是發生問題的重點，看起來不明顯，是(問題發生)的第二層、第三層影響。像上一球的犯規，主播會說(防守者 1)沒有踩在進攻的路線上，所以造成犯規。如果我看我會說，是(防守者 2)沒有協防，才會造成(防守者 1)的犯規。
- M 15 號來協防了，但沒有站好。
- M 這樣看起來，綠隊的企圖心比白隊高，白隊失誤也高，所以這(結果)還不好說喔！
- M (白隊)12 號下去後，白隊才得兩分。白隊身材好，籃板卻很差。
- M 還不給！是要幹嘛！剛剛那個(隊友已經)下去(到底線的位置了)，就應該先給。
- M 綠隊有機會了！綠隊已經抓到(防守)開後門的方法了。綠隊就是站在前，讓妳(白隊)傳，讓妳傳球的路線更長。防守者不動，讓妳傳進來，球一傳進來，防守者不管進攻者(在哪)，就沿著球線抄，白隊的氣就被打下來了。
- M 白隊的 2-3(區域防守)守得很差，綠隊都很容易就把球送中(間)，尤其綠隊身高這麼矮。而且區域(防守)，球一旦被送(到)中(間)就破(解)了。白隊的防守，一兩顆球(的傳導)就被送中，(綠隊)就很好側應。所以白隊的防守沒有預測。沒有預測傳球路徑、沒有預測位置。白隊的防守要知道，綠隊會用中間來破區域，白隊應該要用一兩個人，先把中間(的位置)站好。就算綠隊有人要進來，也不要讓她接球，這是一種位置上的預測。另一種是，我知道妳不投籃了、也停球了，只能傳球了我就去預測妳要傳哪裡。
- M 白隊防守連位置也不佔，球也不對(位)，白隊(的防守)在亂跑。
- M (白隊球員)腦袋很硬，打起來不靈活，(防守)關門關一半，(防守)站在半路上。既

然都跨出來關門了，就不要管自己(防守)的人，先把這一顆球守著再說。

M 沒有籃板！因為沒有卡位，(差)12 分，半場而已。

M 基本上，鋒線(的防守)會來不及協防，底線的(防守者)會知道自己是(防守)最後一線。



第三節

- M 綠隊可以維持這壓迫防守，不讓對手瞄籃、不讓對手看到傳球的空檔，要讓對手忙著下球、讓對手看不到空檔可以傳球。逼你下球，我去逼讓你下球，我也信任我的隊友會來協防，鋒線(的防守)會很趕上去逼。如果我去逼就被得分，(被得分)算在我身上，我就不逼了，反正(放)外線(投進)的機率比切入低。
- M 如果我是白隊的教練，就會找我們的優勢，要把球送進去。綠隊一直逼白隊下球，(讓白隊)一送進去就失誤。我是白隊的教練我會要她們一顆一顆穩穩送進去，沒有得分也要(要到)犯規。被逼的要有耐心，跟她踩腳步，不能馬上下球。
- M 白隊沒有籃板，(如果我是教練會)要規定她們，對手投完籃不准去拿籃板，先找妳的人(卡位)。
- M 你現在靠什麼領先，不能放掉。
- M 白隊太消極了，她們作的動作都是沒有意義的。
- M (白隊)防守都慢一拍，然後犯規也沒犯在重點上。你看她都已經在投籃了，勢必就會進，妳犯規讓她 And 1，這(犯規動作)要幹嘛。你要麼就放掉，好好攻一顆。(白隊)現在就把力量花在這(樣的犯規動作上)。
- M (白隊)現在進攻沒有耐性，第一個是比分落後她緊張，然後人家一上來她就下球。你看她每一顆人家一撲，她就下球。如果是我，人家一撲，我就先踩腳步。
- M 高中球員本來就這樣，尤其是女生，你看她平常練習都很正常。可是一正式比賽，一些有的沒的就會出現。
- M 遠距離(投籃)的能力都要有。
- M 你看身材又比人家矮，中間還讓人家隨便傳。如果像這一顆球你要守哪裡？如果綠隊現在都是切-傳，你現在要守哪裡？你的重點是什麼？
- M 如果你是教練，你看到被切得那一人，就是守不住，你現在要怎麼辦？
- M 你要守上，不讓她看，要讓她下球。用綠隊的(防守)方法來守綠隊。我守不住切沒有關係，但我讓你傳不進去，讓你空跑。
- M 綠隊不好、不厲害，是白隊太爛。(白隊)她自己的優勢她自己搞不清楚。白隊每一個鋒線都比綠隊高，又有 4、5 號，白隊剛開始 High-Low 打這麼好，為什麼之後不打了？綠隊只是改變了防守。改變了你下球跟傳球得時間而已，白隊就什麼也都不會打了。
- M 現在差 20 分，我說在這 5 分鐘之內，白隊沒有把差距拉回來，這場球賽就沒有了，這是氣勢。

- M 你看這顆球要不要送？早該送了。你為什麼還在那邊踩腳步？她沒膽子送球。
- M 練協防要練(對)切的、要練(對)空切的，最基本是要練(與)球(有)對應關係的防守。
- M 這還不拿籃板，還不拿，你看。
- M 你看綠隊，她的犯規都不是(犯在)重點，對方都已經出手了，你還摸她幹嘛？
- M 她都已經側身了，側身代表你們倆
- M 我已經放棄了。白隊現在都不防守，沒有防守重點，對有在她守不住的時候有幫她嗎？
- M 綠隊的擋人比白隊好，綠隊的籃板比白隊多。
- M 男教練去帶女生，真的有時候沒那麼細心。你看白隊，綠隊投籃後有沒有一直在綠隊前面？沒有啊！所以綠隊可以一直播到球、拿到球，白隊沒有 box-out 的動作。
- M 有一派的說法是籃板球決定勝負。
- M 差了 20 分了。
- M (白隊)身材比綠隊好，但藍底都不會進。
- M 快給拉！再不給就失誤了，能給的時間也過了。
- M 最後一分鐘才醒了。
- M 如果教練有做功課，教練會知道對手在發邊線、在發底線有什麼隊型。但如果我是教練的話，沒關係！縱使我只有一套(發球的)方法，可是我的變化就在我的攻擊點(選擇)上。通常人家對我作功課，人家通常抓不到我的重點在哪，我有第一時間、第二時間或第三時間(的攻擊)。
- M 白隊醒了勒！白色抓到(抄球)得時間差了，白隊開竅了。
- M 教練生氣了，裁判沒有吹犯規。

第四節

- M 這腦袋不好，防守沒有重點。如果你知道，你就製造一個帶球撞人。(製造一個進攻犯規)自己要先保護自己，就是你要舉起來給裁判看，我已經佔好了，是她(進攻者)來撞我的，這動作(先站好)很重要。
- M 我以前有一度演戲(製造對手的進攻犯規)演得很著迷。我就知道(怎麼演)，演到

對方的教練都說可以不要再演戲了嗎？就是我知道那規則，就是垂直面是不能被侵犯的，不管是進攻者還是防守者的。我演到，就是我們在籃底，我們都打籃底，我是防守者、你是進攻者，你會晃，我們兩個人之間得時間差已經差不多了。你會晃，可是我的手會靠近，當你晃，地二次要投籃的時候，我就後倒，裁判會吹。教練就會喊，我只有晃而以，我沒有撞她。可是我知道，我從垂直變成後仰得時候，裁判就會吹。我有一度很著迷，每演一次就賺到一次(對方的進攻犯規)。

M 我有時候打人家拐子，但裁判會吹對方犯規。對方的教練以前也是選手，她看得出來我在演，她會罵裁判，我們被打還被吹犯規。

M (白隊)得時間差都被抓到。

M 怎麼投怎麼進，已經差 23 分了。(教練)該叫暫停了！(場上沒叫)

M 這一球不該傳，你已經 2 打 1 了，你還傳，那這一波快攻就已經失效了。防守者站在(兩個)進攻者中間，你(進攻者 1)還傳給她(進攻者 2)那防守著跟兩個進攻者的距離一樣，那你還傳，所以她們的快攻太慢了。

M (白隊)她們的路線現在都亂了，有一度大家都不想攻，沒人接球。有一度大家都想攻，大家都來接球。

M 給了拉！整個攻擊時間只有 24 秒。她一個人 hold 秒，又沒有攻擊性。如果用比例來分配，又要有第一時間、第二時間的攻擊。花 10 秒自己運(球)，又花 5 秒到第一攻擊，再花 5 秒到第二攻擊，時間是很緊的。後為不該把球控在自己手上。

M 你看這時候應該給了，你的鋒線已經來到這，你為什麼不先給？

M 她剛剛拿到球落地位置已經在罰球線，她為什麼不自己投？為什麼還要把球送出來？會送出來就是沒信心。

M 她(白隊)那麼高不(去)要位，一直想幫別人擋。但籃下那一圈都是空的，她不去要球反而在幫忙別人擋，這就是在做傻事。

M 她們(白隊)給球都很隨便，只要一被包，就想給球。根本就不去考慮隊友的位置，只是把球砸在地上，就當自己把球傳出去了。球員心態真的很難教就在這，傳球不是把球傳出去而已，你要送好球給別人接。

M 其實跟女生隊或男生隊(教練的)講話不一樣，你要考慮到她們的心理層面。男生比較會對自己的錯誤有感，女生比較情緒化。女生會歸因到生理期，有的沒的之類。男生只要教練的溝通技術很強，教練跟選手說為什麼我們會輸，輸在哪裡，只要讓男生認同，這樣男生在調整都很快。但女生有很多情緒不好處理。

M 像白隊今天一開始打 High-Low 領先，後來第二節突然被守住，她們不知道該怎

麼辦。如果我是教練，我就會去討論，為什麼我們第一節很順，地二節卻打不出來？你要先引導她們，為什麼我們很有優勢的東西變成劣勢，而且沒有辦法發揮？這時候如果你的溝通技術不良的話，球員就會覺得是隊友沒有送球，不是自己沒有卡位。然後送球的會覺得，我有送球啊！是你(隊友)自己沒有接好才失誤的。這時教練要怎麼去引導？

- M 要處理女生，就是你不能讓她先有她自己的想法。你要堅持你看到的事情。你要告訴她們，你們為什麼會從領先到落後？那改變會是什麼？
- M 不過白隊的教練也是老教練，搞不好今天輸球會是好事。因為老教練不會讓她的選手贏得太早，她會一直壓著她們。所以，她(教練)能控制的部分就是她的調度或者是戰術運用。會故意調成 3 個學姊搭 2 個學妹，就是不是球隊最佳的狀態



